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聊斋志异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前 言

《聊斋志异》是一部用传奇手法写成的“鬼狐史”。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书中的许多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该书作者蒲松龄，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相交替的时代：他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辞世。动荡不堪的社会，触目惊心的现实，使这位出身于书香世家、聪明绝顶又敏感浪漫的文人，在广泛搜罗创作素材的基础上，呕心沥血，写成这部奇特的盖世之作——《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所记叙的事件无不奇奇怪怪，每一个故事又都是那么引人入胜，有时让人读得毛骨悚然。作者借写鬼、写狐、写那些似乎不是现实中能够发生的事，来鞭挞、揭露、讽刺人类社会中的残忍、野蛮、丑恶，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歌颂、抒发作者对人类社会所寄予的美好理想、美好情感，以及人世间的善良、美好和真情。

提到鬼怪，小读者们也许会被书中的故事吓得不敢独自呆在黑暗中；也许会问：这世上是不是真的有鬼？其实，不用多解释你们也知道，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鬼。但是，当有的人做了坏事、恶事，却逃脱惩罚时，正直的人就希望他们最终将会受到惩罚。于是，就有了这个超现实的力量——鬼、神。与此同时，作者所希望的美好事物，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当时的现实中难以见到，或者不能公开地歌颂，就只能让它们发生在超现实的社会里，发生在人与鬼、人与狐精之间。

我们从《聊斋志异》中精选出 80 多个比较能够引起少年朋友兴趣的故事，并把它们从文言文改写成白话文。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少年朋友对该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期激发少年朋友的读书兴趣。但是，如果你们要想真正读懂《聊斋志异》，那么就应该认真学好古汉语。有朝一日，当你们自己有能力去读蒲松龄的原著时，你们将会发现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美妙境界。

爱迪生说过一句话：“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心灵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它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蒲松龄以他敏锐的心感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并以生花妙笔将这些感受传达给了读者。少年朋友们，我们相信你们读完作品后，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到种种惊奇和愉悦！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译文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对原文中不适于少年朋友阅读的内容作了删节，个别篇目的情节稍有变动。译文中的不精当之处，祈读者朋友指正。

编者

聊斋志异

小官人

有个老太史，白天躺在书斋里看书，忽然看见一支小小的仪仗队从堂屋角落里走出来。仪仗队的马只有青蛙大小，人只有手指头大小。这支由几十个小人组成的小仪仗队，显示出威风的阵势。他们簇拥着轿子上的一位官员，堂而皇之地朝大门外走去。那位官员头戴黑色纱帽，身着绣衣，坐在轿子里摇头晃脑，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情。老太史看到这里，已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道说小人国与大人国的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吗？正当老太史怀疑自己看错了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小人，急匆匆返回屋里，拿起一只只有拳头大的毡包，径直走到老太史床前，口中说道：“我家主人有一份薄礼，敬献太史。”说完后，他端正地站在老太史对面，但并未把礼物拿出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笑着说：“这点小东西，想来对太史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赏赐给我。”老太史对他点了点头，小人便很高兴地拿着东西走了。此后，老太史再也没有看到那些小人。他越想越觉得遗憾，只怪自己当时心里有些慌张，没有向小人打听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也没有问问那位小官人姓甚名谁，在小人国里供的什么职。

祝翁

话说济阳祝村有个祝老头，活到五十多岁后，有一年，得重病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于是，家人只好忍着悲伤给他料理后事。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

当祝老头的家人进房料理丧服时，忽然听见死去的老头子在大声呼叫。家人赶忙一齐跑到灵堂，只见老头子已经复活了。大家又吃惊，又高兴，纷纷上前慰问。祝老头对老太婆说：“我刚去那边，发誓不再回来。但走了几里路以后，转念一想，把你这副老骨头扔在儿女们手里，一切都得仰仗他们，也没有多少乐趣，不如你跟我一起走。所以，我又返回来了，想带你一起走。”大家都以为他是刚刚苏醒过来说胡话，根本不相信。但祝老头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老太婆对他说：“这样倒也挺好。只是我现在还活生生的，怎么一下子能死呢？”祝老头摆摆手说：“这个并不难。家里的日常事务，快去作些安排。”老太婆笑着不肯走，老头又催促她，她这才走到门外，站了一会儿又进来了，哄他说：“我已经安排妥当了。”老头叫她快去梳妆打扮一下，老太婆不愿去，老头催得更紧了。老太婆不忍心违背他，只好到里屋换衣打扮了一番。她再出来时，媳妇女儿都在一旁偷偷地笑。老头把头移到枕头上，用手拍着叫老太婆躺到他旁边。老太婆说：“儿女们都在跟前，我俩一起躺着睡，这像什么样子？”老头用手捶打着床说：“一起死有什么好笑的？”儿女们见老头发脾气，都劝老太婆迁就老头，照他的意图去做。老太婆听从儿女们的劝告，和祝老头并排笔直地躺着。见此情景，家人又都笑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只见老太婆脸上的笑容忽然收敛，两眼也慢慢闭上了，好久都没有声息，好像睡熟了一样。大家靠近一看，发现老太婆的肌肤已经冰冷，呼吸也早已停止。看看老头子，他也成了僵尸。家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双重打击，又惊异又悲伤。

遵化署狐

遵化署中有很多狐狸，到后来，群狐竟然占据了一幢楼，以楼为家。而且，它们还经常出来害人，人们驱赶，结果这些狐狸变本加厉，害人更甚。连署中官僚也拿它们没办法，只得杀猪宰羊，向狐狸祈祷，而不敢跟狐狸作对。

有一年，诸城一位姓丘的到遵化作官。丘公知道这一情况后很愤怒。老狐对脾性刚烈的丘公也畏惧三分，于是，它化作一个老太婆，对丘公的家人说：“请禀告丘大人，不要彼此结仇。给我二天时间，我将携带家小离开这里。”丘公听说以后，当时没有明确表态。

第二天，丘公阅兵完毕，下令队伍不要解散，让士兵把各营的大炮都搬到衙门，把那幢被狐占据的楼包围起来。一声令下，千炮齐发，顷刻之间，几丈高的楼房即被摧为平地，那些狐的皮肉毛血，像雨点一样从空中掉下来。只见浓尘毒雾之中，有一缕白烟冲向天空，众人定眼一看，发现那是未死的一只狐逃走了。从此以后，衙门中总算平安无事了。

两年后，丘公派遣一个能干的仆从带着银两进京活动，谋求升官。但关系没有打通，贿赂不成，就将银两暂时寄藏在一个班役家里。这期间，忽然有一个老头子向朝廷喊冤，诉说他的妻子儿女遭人杀害，并揭发丘某克扣军粮，向京官行贿，银两现藏在某某家，可以验证。官差奉旨押告发人前去查验，他们在班役家细细查找，却什么银两也没发现。这时，那老头用一只脚点地，官差明白了他的意思，一挖地，果然发现银子，银子上还刻有“某郡解”字样。过了一会儿，官差找老头子，发现他已不见了。官差又根据他上告时通报的地址姓名去查找，结

果发现，根本没这个人。由于人赃俱在，丘某被处罚，他这时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告发他的老头子就是两年前从衙门大楼里逃走的那只老狐。

夜叉国

交州有个姓徐的人，常年漂洋过海做生意。有一次，他的船在海中行驶时，忽然被一阵狂风卷走了。等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已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深山密林里。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在这里生活吗？他希望这里有人居住，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找到朋友，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于是，他用缆绳把船系牢，背着剩下的一点干粮以及一些日用品上了岸。

他蹒跚着进了山。刚进山，便看见两边悬崖上有许多洞口，它们远望像蜂窝一样，而且，洞里隐隐约约有人的声音。他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往山上走。到了一个洞口，他站在洞外向里偷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洞里有两个夜叉，他们的牙齿像刀戟，眼睛好像灯笼。他们正用手爪撕鹿肉吃。见此情景，徐吓得魂不附体，慌忙往山下跑。但为时已晚，因为夜叉已经发现了他，并轻而易举地把他抓进洞里。徐听这两个夜叉说话，就像听鸟鲁的叫声，一点儿也听不懂。两个夜叉抢着撕破他的衣服，看起来是要把他当食物吃掉。徐吓得浑身颤抖，但脑子还算清醒，他迅速拿出袋中的干粮和牛肉脯，递给他们吃。想不到，两个夜叉吃得津津有味。吃完那些东西，他们又来翻徐的袋子，徐摇摇手，表示早已没有了。夜叉很生气，又把徐抓住。徐哀求说：“放开我，放开我吧。我的船上有锅灶，可以烹煮东西吃。”但夜叉根本听不懂他的话，仍然发怒。徐又给他们打手势，夜叉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跟着他一起到船上，把炊具拿进洞穴。

有了炊具，徐又是找柴薪，又是烧火。他将夜叉没有吃完的鹿肉放进锅里煮，煮熟以后送给夜叉吃。夜叉从来没有吃过熟食，第一次吃煮熟了的食物，感觉味道不错，显出高兴的样子。徐暂时逃脱了死亡的威胁，心情也比刚见到夜叉时好多了。

到了傍晚，夜叉用大石头把洞门堵住，徐猜测他们的用意是防止他逃跑。还带着恐惧感的徐，只好瑟缩着身子在远离夜叉的地方打盹。天亮后，夜叉要出洞门觅食。他们出门后又拿石头把洞门堵死了。但过了不多时，他们带回一只鹿给徐，徐剥掉鹿皮，在洞的深处取来清水，把鹿肉分成几份煮了。这时，又来了几个夜叉，他们一起把煮熟的鹿肉吃得精光。有个夜叉用手指指锅，似乎是说这玩意儿太小了。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一个夜叉背来一口大锅，看样子，那口锅是人常用的。于是，夜叉们有的弄来狼，有的弄来獐，有的弄来鹿，他们自己会煮这些动物的肉，煮熟后，喊徐一起吃。

在洞穴里住了几天，徐和夜叉们渐渐熟悉起来。夜叉们出洞时也不再堵洞门了。慢慢地，他和他们像一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徐对他们发出的声音所表达的意思也多少明白了些，他学他们的发音，说夜叉语。夜叉好像更喜欢徐，他们带来一个母夜叉给徐作妻子。徐开始很害怕，后来竟相处得很好。母夜叉对徐很照顾，每次出去时都留些肉给徐吃。

忽然有一天，夜叉们起得很早。他们的颈上都挂着一串明珠，轮流出门，好像在等待贵客的来临。夜叉们吩咐徐多煮些肉。徐问母夜叉是怎么回事，她说：“今天是天寿节啊。”她出去对别的夜叉说：“徐郎没有骨突子。”于是，夜叉们各自摘下五颗，交给母夜叉，母夜叉自己解下十颗，共成五十颗，以野麻作绳子，穿起来挂在徐的颈上。经商半辈子的徐一看，这些珠子一颗就要值一百几十两银子，绝对是宝物。

一会儿，夜叉们都出了洞穴，徐煮完肉，母夜叉进洞叫他也出去迎接天王。徐跟母夜叉来到一个有几亩宽的大洞穴，看见洞穴中间有块石头光滑得像桌子一样，四周围有石墩，主席之位是用豹皮包裹的，其余的都是鹿皮包裹的。二三十位夜叉，依次排列入座。一会儿，突然刮起大风，夜叉们慌忙出洞迎接，来者是庞然大物，模样跟夜叉差不多。他进洞后，坐在主席位置上，环视四周。夜叉们也都跟着进了洞，分成东西两排。他们全仰着头，双手交叉成十字。大夜叉清点了一下夜叉数，问道：“卧眉山的全在这儿吗？”夜叉们哄闹着答应了。大夜叉看看徐，发现他不是夜叉，便问：“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夜叉们将徐来洞穴的经历讲了一遍，并称赞他善于烹调。这时，便有两三个夜叉，跑去拿来熟肉放在桌上。大夜叉用手抓着吃了个饱，他称赞熟肉味道香美，并叫以后经常供给他。他看徐的骨突子短，便从自己的颈上取下珠串，解下十颗给他。大夜叉给的珠子有手指头那么大，而且非常圆。徐用夜叉语表示感谢。大夜叉这才离去。

徐在山洞里同夜叉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这时，母夜叉已替他生下两男一女。这三个孩子都跟正常人长得一模一样，一点也不像是母夜叉生的。夜叉们都很喜欢这些孩子，常来跟孩子们戏耍。

时光飞逝。转眼间又过去三年。徐的几个孩子都会走路了。徐教他们说人话，他们咿咿呀呀，慢慢学会了一些。这些孩子虽然都还小，但走山路像走平地一样，一点也不吃力。他们跟徐感情很深。

有一天，母夜叉带着一子一女外出，半天没有回来。徐思念故乡心切，便带着儿子到海岸边，发现他的那条船还在，他就和儿子商量一同返回故乡去。儿子要去告诉母亲，被徐阻拦了。于是，父子俩乘船离开了这片深山密林。不久就重新返回交州。徐回到家里，才知道妻子以为他已葬身大海，便改嫁他人了。徐就和儿子生活在一起。他拿出两颗珍珠，卖了很多钱，他们用这些钱添置家产和什物，家里的生活很富裕。徐给儿子取名为彪。徐彪长到十四五岁时，能举几千斤重的东西，力大过人。交州军师认为他是个奇人，便让他做了千总。不久，徐彪因为出征有功，十八岁就被提拔为副将。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个商人过海时也遇到大风，他的船也被吹到卧眉山。这个商人登岸时，发现岸边有一个少年。那少年看见他大吃一惊。少年忙问商人从哪里来，商人说自己是中国人。问籍贯在哪里，商人说在交州。于是，少年把他拉到幽谷的一个小石洞中，叮嘱他不要外出。商人一看，洞外满是荆棘，更不见有人烟。他正在纳闷，那少年已返回洞穴，并带来一些鹿肉给他吃。少年说：“我父亲也是交州人。”商人这才知道这少年原是徐某的儿子。商人在外地见过徐，便对少年说：“你父亲是我的老朋友，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已做了副将。”少年不懂什么是副将，商人解释说：“这是中国的官员。”少年又问：“什么是官？”商人只好又解释一番：“出门时有车马，住的是好房子，在上面喊一声，下面就有上百个人呼应，别人见到他，只敢侧目而看，侧身而立，这样的人就叫官。”听商人这么一说，少年羡慕不已。商人对他说：“既然你父亲在交州，你怎么还老是留在这里不走？”少年便把夜叉国的情况讲给商人听。少年有些无奈地说：“我也常常想找父亲去，但母亲不是中国人，言语相貌都不相同。更何况要是被这里的同伴发觉，必死无疑。因此，我有些犹豫不决。”少年出洞时，对商人说：“等刮北风时，我为你送行。请你到我父亲和哥哥那里，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

商人藏在洞穴里快一年了，少年一直在关照他，所以他没有受到伤害。

他常常在荆棘丛中向外探望，见山中常有夜叉来往，特别害怕，只好呆在洞里不敢外出。直到有一天，北风呼啸，那少年很快赶来了，他带着商人跑向海边，路上一再叮嘱：“我的话你可别忘了。”商人答应了。

商人经过一番颠沛，总算又回到中国。到了交州以后，他立刻去找徐彪副将。商人将自己这半年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徐家父子。徐彪听了以后非常悲伤，要去寻找母亲和弟弟。但父亲不赞成，父亲担心出海会有各种凶险，容易出事故。徐彪捶胸顿足，痛哭不已。父亲劝阻不住，便报告了交州军帅。军帅让徐彪带两名士兵一同航行。

徐彪的船也不顺利，在海上颠簸了半个月，还没上岸。更糟糕的是，他们迷失了方向，无法分辨东南西北。忽然，海浪滔天，船被掀翻，徐彪和两名士兵一同掉进大海。他随波沉浮，过了好长时间，他感觉像是被什么动物拉去，到了一个有房屋的地方。定眼一看，旁边站着个夜叉模样的动物。徐彪说起夜叉语。那夜叉一惊，忙问徐彪要去什么地方，徐彪说要去卧眉山。夜叉高兴地说：“卧眉是我的故乡，冒犯你了。你偏离航道已有八千里之远。这是去毒龙国的，不是去卧眉的航道。”于是，夜叉找来船送徐彪去卧眉山。夜叉在水中推船，船如火箭一样迅速前行，转眼之间已走千里。一个晚上就到达卧眉北岸。只见一个少年在水边观望。徐彪知道山中没有人类，怀疑是弟弟。走近一看，果真是弟弟。两人相见，握手大哭。徐彪想带弟弟一起回家，弟弟却跑去接母亲和妹妹。母亲见到徐彪也高兴得哭起来。她听儿子说要接她去交州，担心以后被人欺凌，但徐彪说：“我在中国是有地位的人，别人不敢欺凌我们的。”

于是，母夜叉和三个孩子一起前往中国。在海上航行三天后，终于到达交州海岸。岸上的人见到母夜叉长得怪模怪样，都吓得跑走了。

母夜叉见到徐某时，说了不少怨气话。她恨徐某当年离开卧眉时不事先同她商量。徐某连忙谢罪。家里的仆人拜见主母时，都吓得战战兢兢的。

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徐彪劝母亲学汉语，学汉人穿衣吃饭。结果，母女俩都穿上了女子衣服。几个月后，他们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徐彪的弟弟妹妹也渐渐白净起来。他们也都有了名字，弟弟叫徐豹，妹妹叫徐夜儿。徐彪后悔自己没有读过书，就请人教弟弟读书。徐豹很聪明，经史子集读一遍就懂了。后来，他考中武进士。夜儿能拉强弓，只是因种类不同，无人向她求婚。后来，她嫁给了徐彪的下属袁守备。

雏 鸽

从前，有个人喜欢养八哥，他对待八哥像对待小孩一样，不仅细心照料，还耐心地教八哥说话。他养的八哥很听话，学讲话学得也很快。到后来，这位养八哥的先生每次出门游玩都带着八哥，他和八哥像一对知心朋友那么亲热。

一晃几年光阴过去了。有一天，这位养八哥的先生将路过绛州。这地方离他的家很远，而他的路费早已用完了，住不了店也吃不上饭，先生十分焦急，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这时，八哥对他说：“你何不把我卖掉？你要是把我送到王府，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可是，养八哥的先生说：“我怎么能忍心把你卖掉呢？”八哥却说：“没有关系。你拿到钱以后赶紧离开，到城西二十里外的大树底下等我。”在八哥的鼓励下，养八哥的先生果真把八哥带进城里，找到一个人多的场所，在那里表演人鸟对话。听见人和八哥相互问答，而且流畅自如，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有个太监也在场，他见此情景后，连忙回府报告了王爷。

王爷听说人鸟对话，觉得很新鲜。他叫人把养八哥的先生召进府，说是想买他的八哥。养八哥的先生说：“王爷有所不知，我和这八哥相依为命，实在不愿意卖。”王爷见他执意不肯卖，便问八哥：“你愿意住在我这里吗？”八哥答道：“愿意。”八哥又接着说：“给他十两银子，不要多给。”王爷很高兴，马上叫人拿出十两银子给养八哥的先生。养八哥的先生显出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王府。

王爷得到八哥，心情十分愉快。他手捧着鸟笼，跟八哥说话。伶俐的八哥讲了一些让王爷高兴的恭维话，这下王爷更乐了，连忙叫人拿肉来喂它。八哥吃完肉以后，喊叫说：“我要洗澡。”王爷命令用金盆装水，打开鸟笼让八哥洗澡。八哥洗完澡后，梳理羽毛，抖动翅膀，还和王爷说个没完。王爷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一会儿，八哥的羽毛干了，它突然飞起，用山西口音说了声：“我走了！”转眼之间就飞离了王府。王爷和他的侍臣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个仰面叹息。王爷急忙叫人去找养八哥的先生，可是，他早就不在王府，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安期岛

大学士刘鸿训是山东长山人，他出使朝鲜时，听说安期岛上住着神仙，便想驾船去游玩。朝鲜的大臣们都说不能随便去，要他等候小张。因为安期岛与世隔绝，只有神仙的弟子小张，每年到朝鲜一两次。要去安期岛的人，必须先告诉他。如他认为可以，才可乘船到达。否则，飓风就会把船吹翻。

过了一两天，国王召见大使。鸿训入朝拜见。仪式进行以后，刘鸿训看见一个人，身佩宝剑，头戴棕叶斗笠，坐在宫殿上，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一问，才知他就是神仙的弟子小张。鸿训便自述向往仙岛的意思，小张答应了，只是说：“你的武官不能同去。”接着，他出去把刘大使的随行人员都看了一遍，认为只有两个人可以跟着去游赏。于是，他亲自驾船引导刘大使去安期岛。水路不知有多远，只觉得风声习习，船在海上航行如腾云驾雾，不一会儿就到了仙岛。这时正是深冬季节，上岛后，却觉得气候温和，岩谷中山花遍开。

小张把刘大使引入神仙洞府。刘大使一进洞府便看见三个老神仙正盘腿打坐。东西两边坐着的神仙看见客人进来，反应冷漠。只有中间坐的一位站起来迎接客人，互相行礼。坐下以后，叫献茶。洞府外面石壁上有个铁锥，锥尖插在石壁中。有个童子拿着盘子去，拔下铁锥，水就喷射出来，他使用杯子接着。接满后，又用铁锥塞上洞眼，然后把杯子献上来。杯中水呈淡绿色，尝一口，冷得侵牙齿，刘大使怕冷不敢喝。老神仙回头用下巴对童子示意，童子把杯子拿走，又在原处拔出铁锥，盛满一杯端回。这次情况不同了，杯中水香味浓烈，热气腾腾，好像刚从热锅里倒出来的。刘大使暗暗惊异。他又向神仙打听自己的命运凶吉，神仙笑着说：“世外之人不知今世何年何月，怎么知道人间的事情？”他又问返老还童之术，神仙说：“这不是达官贵人所能做得到的。”坐了一会儿，刘鸿训便起身告辞，还是那个小张送他回去。

回到朝鲜，他详尽地讲了所见奇异事物。国王叹息说：“可惜你没有喝那杯冰冷仙水，那是玉液琼浆，喝一杯可以延寿百岁。”过了一段时间，刘鸿训准备回国，回国前，朝鲜国王送给他一样用纸和绢绸重重包裹着的東西，并嘱咐他在海上不要打开看。刘鸿训回国刚刚登陆，就急忙取出拆开看，打开一层又一层包裹，才看见一面镜子。仔细一瞧，里面有个水晶宫，宫中的蛟龙家族，看得清清楚楚。正凝神注目时，忽然看见比楼阁还高的潮水汹涌扑来。他大惊失色，快马加鞭飞跑。潮水跟着赶来，比暴风骤雨还迅猛。他更加惊慌失措，忙把镜子扔过去，奇怪的是，潮水竟然一下子回落了。

鸟语

从前，河南境内有位道士在乡村化缘。他在一个人家吃完饭后听见黄莺叫，便告诉这家主人要注意防火。主人问是什么缘故，道士回答说：“刚才树上的鸟叫着说，‘大火难救，可怕！’。”这家人听了都笑话道士胡说八道，根本不采取防火措施。第二天，这人家果然发生火灾，大火漫延着烧了好几户人家，人们这才惊异道士的确神灵。好事的人们便追赶道士，称他为神仙。道士说：“我不过是懂得鸟语罢了，哪是什么神仙！”这时恰好有只黑花雀在树上叫，众人问他鸟雀在说什么？他说：“雀子说：‘初六生的，初六生的，十四、十六就死。’大概有人生了双胞胎，今天是初十，不超过五、六天，两个都要死的。”人们一打听，果然有户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不多久，两个孩子都死了，与道士讲的时间正好吻合。

县令听说道士有这种神奇的本领，便把他招来，敬为上宾。当时有一群鸭子路过，于是县令就问他鸭子说什么，道士回答说：“大人的妻妾，一定在拌嘴。鸭子说：‘算了，算了，偏向她，偏向她！’。”县令听了很敬服，原来县令的大小老婆在家吵架，县令就是因为被吵得不耐烦才出门的。于是县令便将道士留在衙门里居住，以优厚之礼待他，时常让他辨别鸟禽在说些什么。道士每次都说得出奇地准确。然而这个道士既质朴又耿直，常常无所顾忌。这个县令很贪婪，地方上供给衙门的一切东西，他都折变为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有一天，道士和县令正坐着，一群鸭子又来了，县令问道士，道士说：“鸭子今天所说的，与以前不一样，是在替大人算帐呢。”县令问：“算什么帐？”道士说：“它们在说：‘蜡烛一百八，银珠一千八’。”县令感到很惭愧，怀疑道士是在讥笑自己。道士也觉得这个县令太贪太黑，不愿与他为伍，请求离开县衙，但县令不答应。

过了几天，县令请客，席间忽然听见杜鹃叫声。客人问道士杜鹃在叫什么。道士回答说：“鸟儿说：‘丢官而去’。”众人听了，大惊失色。县令大怒，马上将他赶出了衙门。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县令果然因为贪污而被罢官。唉！其实这都是仙人在警告他，只可惜身处危境而利欲熏心的人，不能醒悟。

真 生

长安读书人贾子龙，偶然经过邻近的街巷，看到一个客人，风度潇洒，便主动上前询问他。原来那人叫真生，是从咸阳来的房客。子龙很喜欢真生。第二天，他到真生的住处去报名帖，不巧，真生已外出。子龙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都没有遇见真生。于是派人暗中察看真生，等他在客店的时候再拜访他。真生开始硬是不开门见子龙，子龙好说歹说，真生才肯相见。两人促膝倾心交谈，彼此十分投机。子龙就在客店里派家童去打酒。真生会喝酒，又爱开玩笑，酒很快喝完了，真生从箱子里找出酒具，是一只没底的玉杯，倒一杯酒进去，已经是满满的；用小杯子把酒舀出来放进酒壶，玉杯中的酒并不见减少。子龙对这个玉杯感到很奇怪，一定要学习他的法术。真生说：“我玉杯中的酒不愿意见你，是因为你没有别的短处，只是贪心没有去净罢了。这是仙家的秘术，怎么能教给你呢！”子龙说：“冤枉啊！我并不贪，偶然产生奢望，只是因为贫穷罢了。”从这以后两人往来亲密，无拘无束。每当子龙拮据窘迫时，真生就拿出一块黑石头，把咒语吹在它上面，拿它磨瓦砾，瓦砾立刻变成了银子，便把银子赠给贾子龙。但变出来的钱仅仅够用，没有多余。子龙常常要求增加。真生说：“我说你贪，怎么样，怎么样？”子龙想，公开跟真生要那块石头一定不能得到，准备乘他喝醉睡着了，把石头偷来要挟他。

有一天喝完酒，真生便睡了，子龙偷偷起来，搜他的衣服。真生发觉后说：“你真没有良心，我不能与你相处了。”便告辞分手，迁到别处住了。

一年以后，子龙在河边游玩，偶然看见一块晶莹光洁的石头，很像真生的东西，便拣起来，像珍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过了几天，真生忽然来了，样子像是丢了什么。子龙关心地询问他。真生说：“你先前看到的，是仙人的点金石。从前和仙人抱真子交游，他喜欢我讲节义，把石头送给了我。我不慎在酒醉后丢了，暗地占卜应当在你这里。如果你肯还给我，我会报答你。”子龙笑着说：“我生来不敢欺骗朋友，点金石倒真的在我这儿。”真生请求用一百两银子作为答谢。子龙说：“一百两银子不算少，但我只求你把口诀教给我，亲自试它一次，便没有遗憾了。”真生怕他不讲信用。子龙说：“你自己是仙人，难道不知道我贾某不愿对朋友失信吗？”真生把口诀教给了他。子龙看到台阶上有个大石头，准备以它作试验。真生扯住他的肘，不让他向前走。子龙便弯身拾起半块砖头，放在砧上说：“这个，不多吧？”真生便听任了他。子龙不磨砖却磨砧；真生变脸同他争夺，但砧已变成了浑金。子龙这才把石头还给真生。真生叹息说：“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话说，但胡乱地把福祿给人，一定会受到上天的谴责。如果使我逃脱惩罚，就得施舍一百具棺材、一百件棉衣，你肯这样吗？”子龙说：“我的确想得到钱，但并不是想把它私藏在家里。你还把我看成守财奴吗？”真生听了这话才高兴地离去。子龙得到银子，一边施舍一边做生意。不到三年，施舍的数目已满。一天，真生忽然来了，握着他的手说：“你是讲信义的人啊！分别后我被天帝开除仙籍；承蒙你广泛地施舍，现在用功德抵罪。希望你努力这样做，不要放松。”子龙问真生是天上哪类神仙。真生说：“我只是得了道的狐狸，出身很低贱，经受不少罪孽的连累，所以生来自爱，一点也不敢乱来。”子龙为他摆酒，像当初那样与他愉快地喝酒。子龙到了九十多岁，狐仙还时常到他家来。

夏 雪

有一年的八九月份，苏州忽然下起大雪。苏州夏天从未下过雪，所以全城的老百姓惊惶恐惧，都到大王庙去祈祷菩萨保佑。菩萨忽然附在一个求神者的身上，借他的嘴说：“如今被称作‘老爷’的，前头都加了一个‘大’字，难道你们认为我这个菩萨小，消受不起一个‘大’字吗？”众人害怕极了，齐声高喊“大老爷”，雪立即就停了。照这么看，神也是喜欢被人奉承的。

象

有个捕猎野兽的人，带着弓箭进了深山。后来，他躺下休息时，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却被大象用鼻子卷着走了，他心想一定活不成了。走了不一会儿，大家把他放在大树底下，跪地叩头长鸣一声，成群的大象纷至沓来，在猎人周围旋转回绕，好像有事请求帮助。刚才用鼻子卷走猎人的那头象伏在树下，仰头望着大树，又低头看着猎人，似乎希望猎人爬上大树。猎人懂了它的意图，便脚踏象背，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上大树。虽然已经爬上了树巅，还是不明白象的意思是什么。不一会儿，一只狮子来了，群象都吓得伏在地上。狮子便挑选了一只肥象，要吃掉它。群象吓得颤抖不已，却没有敢逃跑的，只是都抬头望着树上的猎人，好像求他怜恤拯救。猎人终于明白了大象们的意思，便立即拿起箭向狮子尽力射了一箭，狮子当即中箭而死。群象瞻仰空中，跳跃欢舞，好像拜谢的样子。猎人便爬下大树，象又伏在地下，用长鼻拉住他的衣服，似乎要他骑在自己的背上。猎人也就跨上象背，大象背着他走到一个地方，大象用蹄子挖开土，露出无数脱落的象牙。猎人下了象背，把象牙捆好放在象背上，大象驮着猎人，把他送出深山。

钱卜巫

夏商的父亲非常富有，但他并不珍惜财物，生活十分铺张，每次吃包子，总要丢掉边角，弄得满地乱七八糟。因为他长得胖，人们常喊他“丢角太尉”。到了晚年，家境变得很贫寒，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两条臂膀瘦得皮肤下垂，像挂着的口袋。人们因此叫他“募庄和尚”。临死的时候，他对夏商说：“我平生糟踏天物，得罪了老天爷，以至于挨冻受饿而死。你应当爱惜东西，努力行善，以赎救我的罪过。”

夏商严格遵照父亲的遗嘱行事，他靠种田过日子，待人诚恳朴实，没有二心。乡亲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有个富翁可怜他家道衰败，借钱让他学做生意，但他总是连本钱都赔进去了。没钱还给别人，他感到很惭愧，于是要求给那富翁做工抵债，但那个富翁不肯。夏商心里很不安，把家里的田产卖了，去还富翁的钱。富翁了解了实情以后，更觉得他正直，硬要给他赎回产业，又借给他大笔的钱，让他开店铺。夏商推辞说：“我连十多两银子都偿还不起，怎么敢欠来世的牛马债呢？”富翁便招呼其他的商人与他合伙。做了几个月生意返回后，一算钱，仅仅只能保本。富翁不收他的息钱，叫他再干。一年多以后，夏商果然赚了大钱，赚的钱已有满满的一车。但乘船回家的途中，在江中碰上暴风，差点翻了船，货物损失了一半。回来一结算，钱只够还富翁的本息，便对同行的商人说：“老天爷让我受贫，谁救得了呢？很抱歉，我把你们连累了！”便把清点好的帐目交给了同行的商人，然后离去。富翁还要让他再去做生意，他坚决不答应，照旧耕种田地。不过，他也常独自感叹说：“我为什么就这样倒霉呢？”

有一回，来了个外地女巫，她以数钱的方式占卜，能算出人的运气。夏商很恭敬地问卜。这女巫是个老太婆，她租了间房子，收拾得很整洁，在房中设下神座，常常香气缭绕。夏商进去朝拜完后，巫婆便向他要钱。夏商给了她一百钱，巫婆把钱丢进木筒里，然后拿着木筒跪在神座前，摇响着木筒祈祷。一会儿又起来，把钱倒在手中，而后在案上依次摆着。其占卜的方法就是以钱币上有字的一面表示倒运，无字的一面表示走运。数了五十八个钱，都是有字的一面，以后都是无字的。巫婆问夏商：“今年多大年纪？”答道：“二十八岁。”巫婆摇摇头说：“还早得很呢！官人现在走的是先人运，不是你本人的运。五十八岁才交上本人的运。到那时就没什么不顺的事了。”夏商问：“什么是先人运呢？”巫婆说：“先人有善行，他的福还没享完，后人就接着可以享；先人有不善的行为，他受的祸还没完，后人接着受。”夏商弯着指头数着说：“再过三十年再行本人的运，到那时年纪都老了，也快进棺材了。”巫婆说：“到了五十八岁那年，自然会有一笔大财来到，不必费力谋求。官人一生没有什么过错，下辈子会有享不完的幸福。”夏商告别巫婆回到家里，半信半疑，他依旧安贫守业，不敢有非份之想。

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五十三岁时，夏商开始留心当年巫婆所说的话是否灵验。这年春耕之时，他正患病不能耕种田地。等到病好了，天又大旱不雨，早春的庄稼都干死了。快到秋季，才下雨，家里没有别的种子，几亩田都种上了粟米。不久，天又大旱，荞麦、豆类都快干死了，只有粟米安然无事。后来遇雨长得生机蓬勃，获得了大丰收。第二年春天闹饥荒，他家没有挨饿。夏商因此相信巫婆的话了，他从富翁那里借了钱，作小本经营的本钱，后来也发了点财。有人劝他去做大买卖，他不肯。到了五十七岁那

年，他找人给他家修补围墙，挖地时发现一个铁锅，揭开一看，竟是满满的一罐白银。抬回去一称，共有一千三百二十五两。夏商夫妇暗地里议论说巫婆的术数还是小有差错。这时，邻居的妻子到夏家来借东西，她偷看到了银子，回去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丈夫很嫉恨夏家，暗地里告诉了县太爷。县太爷是个贪官，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夏商拘禁起来，要他给钱。夏商的老婆想隐瞒一半，夏商说：“不是应该得的，留着只能招致灾祸。”夏商把银子全都交了。县太爷得了银子，怕夏商还隐藏有一部分，又向他要来装银子的罐子。银子正好装满罐子，县太爷这才放了夏商。过了不久，县太爷升了官。到了第二年，夏商到南昌贩货，那个勒索他银两的县太爷已死。县太爷的老婆急着回老家，便把一些粗重的东西变卖了。其中有好几篓桐油，因为价钱不高，夏商便买下回了家。到家以后，有一篓桐油有些渗漏，便将桐油倒进另外一个篓，倒完油，夏商发现那篓内竟有两锭大元宝，再看其它几篓桐油，里面都是这样。其数额刚好与去年挖出的银子一样多。

夏商从此暴富起来，但他经常接济那些贫苦人家，非常慷慨，毫不吝借。妻子劝他多积些钱留给子孙，夏商却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给儿孙留下遗产呀！”那个向县令告密的邻居后来穷得要饭，想求夏商施舍一点，但心里终觉有愧。夏商知道后对他说：“当年的事情，是因为我的时运未到，所以鬼神通过你使我没得手，你有什么罪过呢？”最后还是救济了他。邻居感动得哭了起来。后来，夏商活到八十岁，子孙们继承了他的遗产和德行，接连几代都兴旺不衰。

蛇 人

有个人靠耍蛇卖艺为生。这位耍蛇人曾养过两条很驯服的蛇，它们的皮肤都是青色的。耍蛇人管那条大蛇叫大青，小蛇叫二青。二青的额头上长有小红点，它很机灵，盘旋起来，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因此，耍蛇人特别喜爱它，对它的护理不同于对其它的蛇。一年之后，大青死掉了，耍蛇人想找一条蛇来替补，但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对象。

有天晚上，耍蛇人寄宿在一座山寺中。天亮后，他打开箱笼一看，发现二青不见了。这下可把他给愁坏了。他到处寻找，大声呼叫，还是不见二青的踪影。以前每次遇到林深草茂的地方，耍蛇人常常要放二青出去，让它自在地活动一下。每次二青总是一会儿就自动回来。这一回，耍蛇人希望它跟往常一样，能自动回来。于是，他坐在寺中苦苦等待，太阳已爬得老高了，仍不见二青回来。最后，耍蛇人绝望了，只得没精打彩地走出了山寺。可出寺门没几步路，他忽然听到草木丛中窸窣窸窣的声音，停住脚步仔细观察，吃惊地发现竟是自家的二青爬过来了。耍蛇人又惊又喜，好似得到了极为珍贵的玉器一般。他赶忙放下担子歇在路边，这时二青也停下来了，它的后面还跟着一条小蛇。耍蛇人轻轻地抚摸着二青说：“我还以为你跑掉了哩。这个小家伙是你介绍来的吗？”他拿出食物喂二青，又喂小蛇。小蛇虽未离开，但蜷缩着身子，不敢吃食物。二青衔着食物喂它，这情形就像主人礼让客人进餐一样。耍蛇人再次给小蛇喂食，这次小蛇没有拒绝。吃完食后，它便随二青进入箱笼。

耍蛇人收下小蛇并开始驯教它。小蛇蠕曲盘旋很快合乎要求，跟二青已无多大差别。耍蛇人于是叫它小青。他带着它们四处奔走卖艺，获利不少。

对耍蛇人来说，蛇的身长一般以二尺长为最好，太大则太重，不便于耍弄。正因为如此，所以耍蛇人要经常更换蛇。因为二青特别驯服机灵，所以它虽然很大，耍蛇人却舍不得马上放它走。这样又过去两三年光景。后来，二青长到三尺多长，一睡下就把笼子挤满了。耍蛇人不得不放它回归大自然。有一天，他来到东山间，用好东西喂二青吃，祝福完后便放二青出笼。二青没爬出多远，便又爬回来了，弯弯曲曲地盘在笼外。耍蛇人对二青挥挥手，说：“你去吧！世上没有百年不散的筵席。你从此隐身大山谷中，来日必然能成为神龙。这个小笼子你怎么可以久居呢？”二青听了这番话果真走了，耍蛇人目送着它离去。过了一会儿，二青又返回来，耍蛇人赶它也不走，只见它用头触笼子，笼中的小青也把笼子震得直动。耍蛇人突然醒悟说：“莫非你是要与小青告别吗？”于是，他打开笼门，放出小青。二青和小青便亲昵地交首吐舌，好像在说告别的话。不一会儿，两条蛇曲曲弯弯一起走了。耍蛇人以为小青也不会回来了，但小青很快就独自爬回来了，径直爬进笼里躺下。此后，耍蛇人时时处处物色好蛇，但一直没有觅到。小青渐渐长大，已不再适宜缠在身上献艺。后来，他虽觅到一条小蛇，它也比较驯服，但始终不如小青。这时，小青已长得像小孩子手臂一样粗壮了。

起先，二青在山中活动，打柴的人经常看到它。过了几年后，二青长到数尺长，身围有碗口粗。它开始追逐过路人，因此，过往旅客不得不加防备，尽量不走二青所在的那条山路。

有一天，耍蛇人正好经过这里。突然一条大蛇猛地爬出来，耍蛇人吓得没命地奔跑，那大蛇在后面紧追不放。耍蛇人回头一看，大蛇快追上来了，

当他发现它的头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红点时，他才醒悟过来，原来它是二青。耍蛇人急忙放下担子，叫它“二青，二青！”大蛇顿时停住了。它抬头看了耍蛇人很久，接着跳起身来绕在耍蛇人身上，就像以前盘旋卖艺一样。耍蛇人意识到二青并没有恶意，只是它的躯体太重，他已经受不起它的缠绕，就扑倒在地上求它松开，于是二青也就放开了他。它转而用头触箱笼。耍蛇人懂得它的意思，便打开笼子放出小青。二青小青相见后，马上甜甜蜜蜜地交缠在一起，很久才慢慢松开。耍蛇人于是叮嘱小青说：“我早就想和你告别，今天你总算找到伴侣了。”又对二青说：“它本来就是你引荐来的，还是托你把它带走吧。我还必须嘱咐你：深山大谷里并不缺少食物，你以后不要再惊扰行人，以免遭到天神的谴责。”两条蛇听了以后都低着头，好像是接受了他的劝告。突然，它们扬起头，二青在前，小青在后，往山中爬去。它们所经过的林木中，留下一条路的痕迹。耍蛇人站在那里目送它们，直到看不见才离去。从此以后，行人又能安全地从这条山路经过，二青和小青不知爬到什么地方去了。

狐嫁女

历城有个官宦人家的住宅，面积有几十亩之大，楼宇相连，结构复杂。因为宅中时常出现怪异现象，因此人去屋废。久而久之，里面蓬蒿杂草横生，大白天也没人敢到里面去。

有一天，殷公与一群书生在一起喝酒。酒席上，有个人开玩笑说：“谁能进去住一夜，我们就把这桌酒菜送给他。”听了这话，殷公从座席上跳起来说：“这有何难！”于是，他就带着一桌酒菜到旧宅里去了。众人送他到废宅门口说：“我们暂时在这里等候。你如果发现鬼怪，就大声喊叫。”殷公笑着说：“如有鬼狐，我就捉住它作为证物。”说完，他就走进去了。只见住宅里野草遮路，蒿艾如麻。当时大约是初十边上，幸好月光昏黄，眼睛还能借月光分辨出门房。殷公沿着墙壁摸索着过了几幢楼房，才到后楼。登上月台，发现台上光洁可爱，于是，他就在这里停下来。抬头西望，见月色明净。他在月台上静坐了好一会儿，并未发现什么怪异现象，心中暗自好笑传说的不真。于是，他便以地当床，以石作枕，躺在那儿看牛郎织女星。

一更过后，他神思恍惚想入睡。忽听到楼下有脚步声，好像有人沿着台阶走上来了。于是他假装睡熟了却眯着眼睛偷看，只见一个青衣丫头，手拿莲花灯上楼来了。她一看到殷公，吓得往后退，并对后面的人说：“有陌生人在这里。”下面的人问：“是谁？”丫头说：“不认识。”不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头。他走到殷公旁边，仔细打量了一下，对旁人说：“这是殷尚书，他已睡熟了。我们只管办事情，他为人豪放不羁，也许不会责怪我们的。”于是，老翁带领大家上了楼，把楼门全部打开。一会儿，往来的人熙熙攘攘，楼上灯亮如同白昼。殷公稍稍转动了身子，打了个喷嚏。那老翁听见殷公醒了，连忙出来，跪在地上说：“小人有个女儿今天夜里要出嫁。不想触犯了贵人，请你千万不要怪罪我们。”殷公起身，用手扶起老翁说：“我不知道你今夜办喜事，惭愧得很，没有什么礼物表示恭贺。”那老翁说：“贵人光临，能压邪驱凶，我们觉得非常荣幸。请你入席坐一坐，这对我们便是莫大的荣光。”殷公很高兴，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走进楼一看，只见摆设很华丽。一位年过四旬的妇人来拜见殷公。老翁介绍说：“这是我妻子。”殷公也还了一礼。紧接着，乐声大作，十分悦耳动听。有人跑上楼说了声“来了！”只见老翁连忙出门迎接，殷公也站在那里等候。在一串用纱罩起来的灯笼的引导下，新郎官进来了。他年约十七八岁，长得健康俊秀。老翁先教他向贵客行礼。新郎官看了看殷公，以为他就是女方的傧相，赶紧给殷公行了大礼。然后老翁与女婿相互行礼。敬完礼以后，众人入席。不一会儿，许多打扮一新的女郎上来了。这时，酒肉蒸腾，香气扑鼻，金杯玉碗的光辉，照亮了酒桌。酒过几巡以后，老翁叫丫头去请小姐出来。丫头应声而去。但过了好久还未见小姐出阁。老翁只得自己起身，掀开帘子催促女儿快出来。在几个丫头与老姬的簇拥下，新娘子终于出来了。她佩环戴玉，香气四溢。老翁便教新娘先拜殷公，行过礼后，新娘随即紧挨着母亲坐下。殷公稍微打量了一下新娘，但见她头戴翠凤，耳坠明珰，称得上是绝色佳人。接下来，那老翁用大金杯与客人饮酒。殷公没有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于是趁老翁不注意，暗暗把金杯藏进袖中，待返回朋友们中间时，可拿此物作证。他假装喝醉酒了，便一头靠在酒桌上昏睡起来。旁边的人真的以为他醉了，都没去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殷公听见新郎告辞，这时，笙

乐之声大作，许多人纷纷下楼送行。筵席散后，主人前来收拾酒具，发现少了一只金杯，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人暗中议论说是那个睡在酒桌上的人偷了。老翁听了急忙制止，唯恐让殷公听到了。过了一段时辰，楼内外都寂静下来，殷公这才起身。但室内一片漆黑，只闻满室的脂粉香和酒气。待到东方破晓，殷公便从容地走出后楼。用手摸摸衣袖，发现金杯还在里面。他刚走到废宅门口，见一群书生早已在等候他出来。他们不相信他真的在废宅里过了夜，都说他是晚上溜出来一大早又进去的。殷公不慌不忙地从袖中取出金杯给他们看，书生们惊奇地询问金杯是从何处得来的，殷公便把昨夜发生的情形告诉了他们。大家一听都当真了，因为一个穷书生不可能拥有什么金杯。

过了几年，殷公中了进士，他被委任在叫肥丘的地方任职。当地世家一位朱公子请他赴宴。酒宴上，朱公子叫家人取大金杯敬殷公酒。家人久去不回。有个年轻的佣人用衣袖掩着嘴悄悄对朱公子说话，只见朱公子脸色大变，怒气冲冲。一会儿朱公子手捧金杯来劝殷公饮酒。殷公仔细看了看金杯，发现金杯的款式与花纹，与自己取作物证的那樽金杯一模一样。殷公疑惑不解，忙问这金杯是哪里制造的。朱公子回答说：“金杯一共八樽，是先父当京官时，特别物色技艺高超的金匠制造出来的。这些杯子作为家宝传下来，珍藏已久。承蒙您屈尊光临寒舍，我特意叫人从箱中取出来敬酒的。谁知竟少了一只，我怀疑是家人偷走了。但十多年来尘封未动，并无挪动的痕迹，真是叫人不解啊！”殷公笑着说：“金杯大概成了仙物吧。然而家传的宝物千万不可丢失。我家里有一只，与你的金杯非常相似，应当把它奉献给你。”酒席散后，殷公回到衙门，连忙派人把金杯送到朱公子家。朱公子仔细看了以后，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亲自去谢殷公，并问殷公的金杯是从哪里得来的。殷公便把几年前废宅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他们这才知道，千里之外的东西，鬼狐都可以随时取用，但它们终究还是不敢据为己有。

娇 娜

书生孔雪笠，是孔子的后代。孔生为人儒雅风流，擅长作赋吟诗。他有个好朋友在天台当县令，写信邀请他去天台。不料，孔生到天台时，那位朋友刚刚去世了。孔生是个穷书生，没有朋友接济，他连回去的盘缠都没有，只好寄居在普陀寺内，受雇替和尚抄写经文，借以糊口度日。

离普陀寺西百余步的地方，是一位单先生的住宅。单先生本是世家公子，只是因为吃了官司，家境变得萧条起来。他的家中人口不多，一家人一合计，举家搬到乡下去了。于是，这座单家大宅便空无人烟。

有一天，大雪纷飞，路上不见行人的踪影。孔生偶然从单家故宅门前路过，只见有个少年从宅里出来。他长得很俊秀，看见孔生，连忙上前行礼。两人问候几句后，少年便邀请孔生进屋。孔生很喜爱这个少年，便高兴地答应了。进屋后发现房屋并不那么宽敞，到处悬挂着锦帘，壁上挂着许多古人的书画。桌上放着一本书，书签上有《琅嬛琐记》四个字。孔生把这本书大致翻看了一遍，觉得书中的内容都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孔生以为少年住在单家故宅里，就是这里的主人，也不问他的姓氏与家世。倒是少年把他的经历细细问了一遍。听了孔生的述说，那少年很同情他，并劝他在这里设学馆教学生。孔生叹了口气，说：“流落他乡的人，谁肯当介绍人呢？”那少年说：“如果您不嫌我愚笨，我愿拜您为师。”孔生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是不敢称老师，愿意作学友。孔生顺便问少年：“这住宅为什么长期关闭？”少年回答说：“这是单家住宅，因单公子移居乡下，所以长久空着。我姓皇甫，老家在陕西省。因为家中的房屋被一场野火烧毁了，所以暂借单府住一下。”孔生这才知道他不是单家人。

当天晚上，孔生和少年谈得很投机。少年留孔生住在一起。天亮时，有个仆人在室内生了一盆炭火。少年先起床进里屋去了，孔生还抱着被子坐在床上。仆人进来说：“老太爷来了。”孔生吃了一惊，赶紧下了床。这时，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进来了，一见面，他就向孔生道谢：“先生不嫌弃我的小儿，愿意教导他。只是小儿初学，请千万不要以故友、同辈的身份来对待他。”老人的话讲完以后，有人送来一件棉衣，还有貂帽、鞋、袜等物。孔生洗漱完毕以后，老人便吩咐摆上酒宴。屋内的桌、几、床等家当，虽叫不出名称，但都光彩夺目。喝了几杯酒后，老人起身告辞，拄着拐杖走了。

吃完饭后，少年把作业本送给孔生看。孔生发现，本子上都是些古人文词，并无八股文。孔生问少年为何不作八股文，少年笑着说：“我不愿考取功名。”到了晚上，两人又同桌共饮。少年公子说：“今晚我们尽兴喝吧，明天我父亲就不允许这样喝了。”他又对书童说：“去看看太公睡了没有？如果睡了，你悄悄把香奴叫过来。”书童进去，转身抱起包着绣花锦囊的琵琶。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丫鬟。只见她身穿艳丽的红装。少年公子让她弹奏《湘妃》琵琶曲。丫鬟用牙拔子勾动丝弦。琵琶声激扬哀婉，曲调完全不同于孔生以前所听过的。少年公子又叫家人拿大杯子来饮酒，一直喝到三更才入睡。第二天，两人早起共读诗书。少年公子人很聪明，有过目不忘的功夫，两三个月之后，他的文章就已作得非常好。

半年后的一天，孔生想到郊外散步。他走到门口时，见门上挂着一把锁，便问公子是怎么回事。公子说：“父亲怕我因交友而分散了学习精力，所以谢绝客人来访。”孔生听这么一说，便打消了郊游的念头，安心地住下

来了。到了盛夏之日，天气闷热，他们便将书房搬到园亭上。不料，孔生的胸部突然红肿起来，一夜之间那痈疔便有碗口大，而且疼痛不已，日夜呻吟。孔生患病后，少年公子每天从早到晚看护着他，自己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几天后，孔生的病情加重，痛得更厉害，而且不吃不喝。得知此情，老太爷也前来看望孔生，父子两人相对叹气。少年公子说：“孔先生病得很重，我想他的病只有娇娜妹妹能医治。我已派人到外祖母家叫她回来，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回来？”话刚说完，就听见书童进来说：“娇娜姑娘回来了，还有姨和松姑也一同来了。”皇甫父子急忙起身进里屋，不一会便引着娇娜来为孔生治病。

娇娜年约十八九岁，她那娇美的眼睛里流露出聪明和智慧，苗条的身材像细柳婀娜多姿。孔生眼见娇娜美丽超群，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呻吟之声也自然停止了。

少年公子对娇娜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情深如同胞兄弟，你可要好好给他治病啊。”听兄长这么一说，娇娜即收敛起羞答答的神色，轻挽长袖，走近病床，给孔生诊断起来。当娇娜用手轻轻给孔生按脉时，孔生直觉得她身上飘过来的香气赛过兰花。娇娜笑着对孔生说：“你的病虽然凶险，但可以治好。不过，肤块已经凝肿，非割皮削肉不可。”于是，她脱下手臂上的金钏，把它放在患处，慢慢地往下按。只见痈疔往上凸出，高出金钏一寸多，而痈疔根边余下的肿块，全部收束在内，范围缩小，不再有碗口大了。娇娜一手轻掀罗衣，解下腰间一刀佩刀，按钏持刀，顺着痈根轻轻割下肿块。流出来的紫色淤血，沾满了床席。孔生的心情一直很好，他内心希望娇娜给他做手术的时间越长越好。从孔生身上割下来的一块腐肉，团团圆圆的，像树上的瘦结疤。娇娜又叫人拿水来，替孔生清洗伤口。然后，她从口中吐出一粒红丸，按在伤口边的肌肉上，不断地旋转。转了一圈，孔生便感到热火蒸腾；转到第二圈，觉得肌肉里隐隐发痒；第三圈转完后，感到遍体清凉，沁入骨髓。这时，娇娜方才收起红丸吞入咽喉，对孔生说：“你的病已经完全好了！”说完，她就转身走了。孔生从床上一跃而起，他嘴里说着感激的话，身上的疼痛已完全消失了。

孔生的病经娇娜之手完全治愈了，但他又添新的痛苦：这便是他对娇娜的思念、倾慕之情，几乎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从此，他时常抛开书本呆呆地闲坐着。少年公子早已猜透他的心事，便对他说：“我为兄长找到一位美丽的女友。”孔生问：“是谁？”公子说：“也是我的亲戚。”孔生凝思良久，回答说：“不必了。”于是对着墙壁吟诵唐人元稹的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公子懂得孔生的意思是他已情有独钟，公子说：“我父亲仰慕你的才华，常想与你联姻。但我只有一个小妹，年纪又小。我有个姨表妹阿松，年满十八，长得落落大方，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前去打量。她每天在花园散步，你可悄悄到前厢房去观察她。”孔生照少年公子的话去做，果然看见娇娜陪伴着一个漂亮的女子来了，她的画眉弯细，步态轻盈，姿色与娇娜不相上下。孔生很高兴，便请公子作媒。第二天，公子从内室里出来，祝贺孔生说：“事情已办成了。”于是，公子吩咐家人装修了一间房子，要替孔生办婚事。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鼓乐大作，热闹非常。孔生觉得仿佛跟仙人住在一起，快乐极了。

光阴荏苒。一天晚上，公子对孔生说：“你对我学业帮助很大，我将终生不忘。最近单公子已打完官司，马上就要搬回来住，他催我们尽快搬出。

我们打算回陕西。以后我们很难再相会，为此我感到很难过。”孔生说愿意跟他们一同西行，公子则劝他回家乡，孔生感到进退两难。公子说：“不必担心，我能马上送你远行。”没有多久，太公带着松娘进来了，他赠给孔生百两黄金。接着，公子用左右手分别握住孔生与松娘的手，叫他们闭起眼睛。孔生只觉得身体飘飘然在空中飞行，耳边风声呼啸。过了半晌，公子说：“到了。”孔生睁开眼一看，果然已回到老家，这才知道公子原来是仙人。孔生满面春风去敲家门，母亲见他回来了分外高兴，看见儿媳妇长得端庄漂亮，老太太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待孔生回头一看，公子早已没影儿了。

松娘孝敬婆婆，她的容貌与贤惠，远近闻名。后来，孔生考中进士，在延安当司法官。他携家眷赴任，母亲因路远没有一同前往。松娘生了个男孩，取名小宦。过了一段光景，孔生因指控上司违法而被革职，只是由于公事还没办完，暂时还没有还乡。

有一天，孔生偶然到郊野打猎，在途中遇到一位骑着黑马的英俊少年，那少年看见他便不住地打量他。孔生仔细一看，原来是老朋友皇甫公子。两人不约而同勒住马。多年未见面，真是悲喜交集。公子邀孔生到家里作客。他们策马走进一个村庄，只见树木葱葱，遮天蔽日。进入家门，里面金碧辉煌，俨然世家模样。孔生问娇娜在哪里，公子说她已出嫁了。

听说岳母已去世，孔生心里很难过。住了一夜回家后，孔生又与松娘一同来公子家作客。凑巧娇娜也来了，她抱起小宦逗他说：“姐姐把我们的种族搞混乱了。”孔生感谢她当年治病之恩，她笑着说：“姐夫已成贵人，疮也好了，还记得当时的疼痛吗？”娇娜的丈夫吴郎，也来拜见孔生，住了两夜才告别。

有一天，公子忧心忡忡地对孔生说：“我家有大灾将临，你肯相救吗？”孔生虽不知是什么事，但愿以死相救。公子迅速回去，把一家人都带来，跪在堂上围拜孔生。孔生大吃一惊，忙问原由。公子说：“我们并不是人，而是狐狸。现在已难逃雷霆劫难。你如果肯以身相救，那我们全家都能活命；如你不肯，就请抱小宦快快离开，以免遭连累。”孔生发誓要与公子一家同生共死。于是，公子就让他拿着宝剑守在门口，并嘱咐说：“雷击时，你一定站稳不要动！”孔生按照公子的要求去行动。刹那间果然阴云密布，白昼变成黑夜。孔生回头看看旧屋，不见门房，只见高坟像小山，下面有个无底的大洞。孔生惊魂未定，忽听得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雨急风狂，连老树都被拔根而起。他的眼被震花了，耳朵也被震聋了，但他仍然屹立不动。这时，他看见浓黑的烟雾中，一个利嘴长爪的鬼怪，从洞穴中抓起一个人，随烟直上。孔生觉得被抓的那个人的外貌很像娇娜，他急忙跳起来，用剑击鬼怪，那个人便随着剑掉下来了。突然雷声大作，把他击倒在地上，他当即死去。过了片刻，天晴云散，娇娜也苏醒了。她见孔生死在自己身边，边哭边说：“孔郎为我而死，我还活着做什么？”这时，松娘也出来了，两人把孔生抬进屋去。娇娜叫松娘捧着孔生的头，叫哥哥用金簪拨开他的牙关，自己托起他的下巴，用舌尖把一粒红丸送入他口中，然后做人工呼吸。红丸随着呼气进入孔生的喉咙，发出格格声响。过了一会儿，孔生又活过来了。他看见全家人都站在他面前，仿佛刚从梦中苏醒。这样，全家人又团圆了。

孔生认为这地方太幽旷了，不可久居。他建议一同回老家。对他的建议，大家都很赞成，只有娇娜有些不高兴。孔生邀请吴郎同行，娇娜则担心婆婆舍不得幼子，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结果。忽然，吴家家奴汗流浹背地跑过来

说吴家在同一天也遭雷劫，全家都死了。娇娜顿足大哭一场。大家一个劲地安慰她、劝导她。于是决定都搬走。孔生进城办了几天事，他回来后，连夜启程搬回老家。回到老家以后，公子一家住在空闲的园子里，园门常常反锁着，只有孔生与松娘来时才开启。孔生与公子两家人相聚，下棋、饮酒、聊天，就跟一家人一样。小宦长大后，面貌清秀，但透出几分狐媚。他到外面游玩时，别人都知道他是狐仙的儿子。

叶 生

淮阳有个姓叶的书生，文章词赋在当地称得上是首屈一指。但叶生时运不好，每次应试都名落孙山。直到有一天，淮阳来了个新知县，叶生的命运才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新知县丁乘鹤，很欣赏叶生的文章。这位知县不仅接见他，而且让他住在县衙内继续研读诗书，还经常用钱粮接济叶生家。县里预试时，丁知县在考官面前赞扬叶生，于是叶生夺得乡试第一名。丁知县对叶生抱有更大的希望。正式考试结束以后，他将叶生的试卷拿出来审阅，边打拍子边赞赏。谁知，叶生依然时运不济。公榜后，叶生又一次落榜。叶生很沮丧地回到家，觉得愧对父母和知己，于是，形容日渐消瘦，神情也变得痴呆，像个木头人。丁知县听说后，赶忙安慰他。对知县的关照，叶生感激得泪流不止。丁知县约叶生在自己任满后进京应考。但叶生回家后不久就病倒了。丁知县经常派人去看望他。尽管吃了不少药，但叶生的病仍不见好转。这时，丁知县因触犯上司被免职，准备离开淮阳。他写信告诉叶生说：“我已准备回故乡，之所以迟迟未动，是为了等候你同行。你如果早晨赶到，我晚上就可动身。”叶生在病床上接到知县的信时，泣不成声，他告诉送信的人：“我病重一时难好，请丁公先行。”丁知县得知此情后，决定继续等他。过了几天，守门人报告说叶生来了。丁知县高兴地迎接并问候他。叶生说：“因我的病，让您久等，真是不敢当。幸好现在我可以跟随您了。”第二天清晨，丁公和叶生等一行人便匆匆上路。到了家乡，丁公要儿子拜叶生为师，早晚与叶生在一起。

丁公的儿子叫丁再昌，时年 16 岁，还不会写文章，但为人聪慧，任何文章只要读上两三遍便烂熟于心。在叶生的帮助下，丁公子不到一年就能落笔成文。不久，他就考取了秀才。叶生把自己生平所写的八股文全部口授给公子，省考时的七道试题，丁公子全部命中了，结果夺得第二名。丁公颇有感慨地对叶生说：“你仅仅发挥了一点点才学，就使我儿子成了名。然而你有满腹学问却未能考取，这真是无可奈何！”叶生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借公子的福气为文章吐气，让天下人知道我半辈子沦落，并不是我才学不如人，而是时运不济，这也就满足了。况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又何必非要自己中举，才算是走运呢？”

丁公考虑叶生长久在外客居，怕耽误了他的岁考，便劝他回家省亲。叶生听后很不高兴。丁公也就不再勉强他，并嘱咐丁公子在京城替叶生捐钱买个监生。丁公子在京城又中了进士，当上部中主政官。他带着叶生一同赴任，又和叶生早晚住在一起。一年后，叶生参加京中乡试，竟考中举人。这时，丁公子要到南方督办水利，他对叶生说：“我这次办事离先生老家不远。先生已赢得功名，应该高高兴兴地衣锦还乡才是啊。”叶生也很高兴。于是，选择一个良辰吉日，丁公子和叶生一同启程南行。到淮阳境界时，公子命仆人备马送叶生回家。

叶生回到家，见门前冷落萧条，心里十分悲伤。他慢慢走到庭院中，正巧妻子拿着簸箕出来，她突然发现叶生在院子里，吓得丢下簸箕就跑。叶生心里很难过，他说：“现在我富贵了。你我三四年没见面，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妻子站在远处说：“你已经死了很久，说什么富贵？之所以没有安葬你，是因为家里穷加上儿子又小。如今儿子长大成人了，马上就要厚葬你。

请你不要作怪吓人。”叶生听了这番话，心里好生凄凉！他走进里屋一看，只见黑棺材明明白白地停放在那里，于是，他即刻扑倒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妻子惊恐地看着，只见他的衣冠像金蝉脱壳一样褪落在地上。她悲恸不已，抱着衣冠大哭一场。这时，儿子从私塾回来，见马车停在自家门前，问明情况后，惊慌地跑来告诉母亲。母亲流着泪对他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母子又仔细地询问随从，才知道事情的原委。随从回去报告丁公子，听说叶生这番遭遇，公子也为之伤心落泪，并很快赶到叶家哭灵，出钱操办丧事，按举人的级别来安葬叶生。临走时，丁公子还送给叶家很多钱物，让叶家请老师教叶公子读书。丁公子还向考官打了招呼，请他关照叶公子。第二年，叶公子便考取了秀才。

成 仙

周生与成生不仅是同学，而且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成生家境清贫，一直靠周生接济。周生年长，成生称周生妻子为嫂。逢年过节，两家更是不分彼此。周生之妻产后身亡，他又娶了王氏。因王氏很年轻，成生不敢求见。有一天，王氏弟弟来看姐姐，周生在内室摆酒款待。正吃饭时，成生过来了。周生请他入席，但成生不肯，执意要走。周生便将酒席移到客厅，把成生追回来，他才肯入席。几个人刚落座，就听人报告说周家庄园的仆人挨了县官的板子。原来是黄吏部家的牛踩了周家的庄稼，于是发生争吵。黄家的牧童跑回去告诉黄吏部，黄吏部就將周家仆人送进官衙，并打了他的板子，周生问清原由后，非常气愤地说：“黄家狗牧童怎么敢这样！他父亲是我祖父的仆人，而今黄家势力大，他就不认识人了吗？”周生愤然难平，要找黄吏部论个是非。成生拉住周生，劝他说：“强盗世界里哪分什么青红皂白？何况如今的县官大多就是不拿刀枪的半个强盗。”但周生不听劝阻，成生劝得都流泪了，周生才作罢。

周生的怒气依然难消，一晚上没睡好觉。天亮时，他对家人说：“黄家欺负我，是我的仇人，这且不说；县官是朝廷的命官，而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官，纵然民间发生争吵，也必须双方到堂才可处置，怎么能像狗一样听人使唤呢？我也要去告黄家仆人，看他怎么处理。”周生家人也都鼓动他去。于是，周生决定到县衙去告黄家的状。谁知，周生的状纸竟被县官扔到堂下，根本不受理。周生当堂怒斥县官，县官恼羞成怒，竟将周生打入牢房。

周生告状的事成生还不知晓。中午他到周生家才听说。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县城，打算劝阻周生时，周生已被收监。成生急得直跺脚，但又没办法可想。其时，县里抓到三个海盗，为了惩罚周生，县官和黄吏部贿赂海盗，指使他们咬定周生是同伙。接着，县官又根据海盗的口供，革除周生的功名，并严刑拷打他。成生探狱时，两人都有说不尽的酸楚。他们商量到京城去告御状。周生说：“我被关在大牢里，好像鸟被锁在笼子里。虽有一个小弟，但他只能给我送送囚饭。”听周生这么一说，成生当即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朋友有难不相助，还用朋友干什么！”

成生进京告状去了。当周生弟弟给他送路费时，他早已上路了。

成生来到京城，却苦于告状无门。听说皇帝要外出打猎，他就先躲在木材堆里。一会儿皇帝的人马路过这里，成生便跪拜喊冤。于是，皇帝批了御状，派人送到部院审理。这时，案子发生已过去10个月，周生被苦打成招，判处死刑。部院接到御状，惊骇异常，立即复审。这一来，黄吏部也吓坏了，忙策划杀掉周生。他买通看牢门的，断绝了周生的食物。周生弟弟送饭来，看守坚决不让他进。成生又到部院叫冤。院台这才提问周生，见周生早已饿得支撑不住身体，院台大怒，用木杖打死看守。黄吏部见势不妙，便暗地里贿赂了几千两银子，请人帮着说情，才以免职了事。县官则因贪赃枉法被充军流放。

周生获释回家后，更把成生看成是肝胆相照的挚友。而成生经过打这场官司，更看破红尘，邀周生同去山林隐居。周生留恋娇妻不肯去，常常笑成生过于迂腐。成生听了也不说什么，但自己隐居的决心更坚定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到周生家去。周生便派人去成家打听，成家以为他在周家。两家都没见成生，大家才发现情况不妙。周生忙派人到山谷、寺庙寻找，又时

常接济成生的儿子。

过了八九年之后，有一天，成生突然回来了。他全身道士打扮，俨然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道士。周生见到老朋友，拉着他的手高兴地说：“你到哪里去了，让我派人到处查找？”成生笑答：“我是闲云野鹤，没有固定的地方。好在我这些年身体还算健康。”周生忙吩咐摆酒宴。酒席上，周生想让成生卸下道士装束，但成生却笑而不答。周生说：“你好糊涂，为什么像扔掉鞋子那样抛弃了妻小呢？”成生笑着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别人要抛弃我，我又能抛弃谁呢？”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劳山上清宫。

这天晚上，他们同床而睡。周生夜里作梦，梦见成生赤身伏在自己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周生惊问这是做什么，成生不回答。周生忽然惊醒，喊成生没人应，坐起来一看，成生已无影无踪。再定眼一看，竟发现自己睡在成生这一头。周生惊奇他说：“昨晚我并没有醉，为什么这样颠三倒四呢？”他赶紧喊叫家人，家人用灯火一照，发现他已变成成生，周生本来长着不少胡须，现在却没剩几根，拿镜子一照，连自己都不敢认了。他惊讶地说：“成生在这里，我周生到哪里去了？”不过，周生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是成生使用的幻术，目的是想让自己归隐。已变成了成生的周生想进内房，但姜弟见他面貌变了，不许他进去。周生无法解释，马上叫仆人备马去找成生。

几天后，成生到了劳山。马跑得快，仆人步行速度跟不上。周生便在树下休息。许多道士往来不断，有一个道人看了他几眼，周生便上前打听成生。那道人说：“听说过这个人，好像在上清宫。”说完他就走了。周生见他没走多远，又跟一个人说话，但也没说几句就走开了。与道士说话的那个人走过来，周生一看，竟是自己的同窗好友。他看见周生，惊讶地说：“好几年没见面，别人都以为你在名山学道，谁知你现在还在人间游戏。”周生对他讲了自己变形的事。那人吃惊地说：“我刚才见到他，以为是你。他去了没多久，还没走远。”这时，仆人赶到了。周生骑马急追成生，但追了半天，也没见成生的影子。定眼一看，前面空寥无人，周生感到进退两难，一时竟没了主意。转念一想，此时无家可归，不如继续追赶成生。

前面的山路，坎坷艰险，根本没办法骑马。于是，周生把马交给仆人带回家，自己则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前行，打远处看见一个童子坐在路边，周生赶忙奔过去问路，并说明原因。那童子说自己是成生的徒弟，替成生背衣服和粮食。听说周生执意要找成生，那童子便在前面带路，两人风餐露宿走了不少路。走了三天总算到了一个叫上清宫的地方，但一打听，又不是世人所传说的上清宫。这时已是十月中旬，山花满路，秋高气爽。童子进去说有客人到来，成生马上出门迎接。周生这时才认出自己的形貌。两人手拉手进屋，边饮酒边谈心。只见这里的各种珍禽都不怕人，它们不时到座席旁鸣叫，鸣叫声听起来像音乐般悦耳。周生虽觉得景物宜人，但依旧思家心切，不愿久留。他和成生并坐在两个蒲团上，到二更后，万籁俱静，周生忽然感到自己像是打了一个小盹，而且自己与成生已换了位置。他正感奇怪之时，用手摸下巴，发现已长满了胡须。

天亮时，周生表示坚决要回家。成生一再挽留他。三天后，他对周生说：“请你稍微休息一下，明天一早送你回去。”周生刚刚闭眼，又听见成生说：“行李已经准备好了。”他赶忙起身跟成生走。不多久，便到了家。成生坐在路边，而让周生独自回家。

周生走到自家门口，敲门无人答应，他想翻墙，顿时觉得身轻如树叶，

一下子便飞过几道矮墙。透过窗口，他发现妻子正与仆人饮酒，十分亲热，于是怒火攻心。他想亲手抓住他们，又担心一人力单。他悄悄跑出来请成生帮忙，成生听了也非常愤慨，他用剑把门拨开，周生冲了进去。仆人跳窗而出时被成生一剑砍断了肩膀。周生抓住妻子审问，才知道早在他坐牢时妻子就与仆人有染，一怒之下，周生竟用成生的剑杀死了妻子。然后，他和成生一道出来，离家而去。

突然之间，周生惊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床榻上。他惊叹：“梦太离奇了，真叫人恐惧！”成生却笑着说：“梦中的事你以为是真的，而真的事情你却以为是作梦。”周生惊愕地问是怎么回事。成生把剑拿出来给他看，剑上还有血迹。周生害怕极了，他怀疑这是成生施的幻术。成生知道周生的想法，于是，他备好行装送他回家。辗转到了家乡，成生说：“那天晚上，我持剑等你，不就是在这里吗？我讨厌恶浊的东西，请让我还在这里等你吧。如果你申时还不回来，我可就要自己走了。”周生回到家，只见门户萧条，已没人居住。他又到弟弟家，兄弟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弟弟告诉周生，他走了以后，嫂嫂晚上被人杀了，官府至今未捉到凶手。周生此时如梦初醒，便把自己杀妻的过程向弟弟说了，嘱咐弟弟不要追究。弟弟惊呆了好一会儿。周生问儿子的情况，弟弟叫老奶奶把孩子抱来。周生嘱托弟弟：“这孩子是周家后代，请你好好抚养，我想辞别人世。”说完便去了。弟弟流着泪挽留他，周生却边笑边走，并不回头。到了野外，跟成生一道离去了。走了很远才回头对弟弟说：“忍事最乐。”弟弟还想说什么，却见成生一挥衣袖，即刻不见了。

王 成

王成是平原世家子弟，只因为人过于懒惰，生活日渐贫困，到最后仅剩几下破屋，夫妻俩连床都没了，只得睡在乱麻中，因此经常吵架。

有一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村里很多人便到村外周家废园中纳凉，王成也在其中。周家废园里房屋都已倒塌，只有一个亭子还算完好。纳凉的人便睡在这亭子里。

有一天拂晓，村里的人都回去了，到太阳升得老高时，王成才起来。正打算回去时，忽然发现草丛里有只金钗。拣起来一看，见上面刻有“仪宾府制”几个小字。王成的祖父曾当过衡王府仪宾，家中收藏的旧物，多半是这个款式。因此，他拿着金钗犹豫不决。忽见一个老太婆来找金钗。王成虽然一直穷，但为人正直，便马上把金钗还给她。老太婆很高兴，并满口称赞王成品行好。她说：“金钗本身值不了多少钱，只因为它是我丈夫的遗物。”王成问她的丈夫是谁，她回答说：“已故去的仪宾王柬之。”王成吃惊地说：“他是我祖父。你是怎么见到他的？”听了这话，老太婆也有几分惊诧，她说：“这样说来，你就是王柬之的孙子喽？我本是一个狐仙，百年前与你祖父结婚。你祖父死后，我就隐身了。不料路过这里时把金钗丢了，碰巧被你拾到了，这真是天意啊！”

王成过去曾听说过祖父有个狐妻，于是便相信了她的话，并请她一同回家。老太婆便与王成一起走到家。

到了家，王成赶忙呼妻子出来相见。他妻子穿着破衣，脸色菜黄带黑。老太婆不禁叹息起来：“唉，想不到王柬之的孙子，竟穷到这等地步！”她看见破灶上什么食物也没有，问道：“家里穷得这样，你们靠什么度日啊？”王成的妻子便诉说家中的困境，说着说着竟泪眼汪汪，泣不成声。老太婆听了以后便将自己的金钗送给王成的妻子，让她到市上换钱买米，并约好三天后再见面。王成挽留她，她说：“你连自己的妻子都难养活，我如果留下来住，只能望着空房子发愁，有什么好处？”于是她就走了。

她走了以后，王成向妻子讲明情况，妻子听了害怕起来。王成称赞老太婆好，要妻子好好侍奉她。妻子答应了。过了三天，老太婆果然来了。她拿出一些银子，买回一石米一石麦。晚上与王妻睡在短床上。王妻开始有些恐惧，但看她很善良，也就不再担心她。

第二天，老太婆对王成说：“你不要懒惰，应该做点小生意，坐吃山空怎么能长久？”王成说没本钱做生意。老太婆说：“你祖父在世时，钱银随我拿。我因为是个世外人，不需要钱，所以从未多要。节省下来的四十两花粉钱，至今还保存着，你拿去买些葛布，马上进京城去卖，可以赚点钱。”于是，王成买了五十匹葛布回来。老太婆叫他动身，说六七天就可以到京城。她一再嘱咐王成：“你一定要勤快些，千万不能偷懒；行动要快，不可拖拖拉拉；要是迟了一天，后悔就来不及了。”

王成恭敬地答应了。他带着葛布上了路，不料，途中遇雨，衣服和鞋袜都湿透了。王成这辈子还从来没吃过这种苦，几天下来，早已疲惫不堪，只好住进旅店。想不到阴雨连绵，第二天雨下得更大了。他见过往旅客，一个个都被雨淋得狼狈不堪，心里更是叫苦不迭。到了中午，空气刚有点干燥，不一会儿又阴云密布，大雨滂沱。王成无奈又住了一夜。等他快到京城时，听说葛布价钱很贵，心中暗暗高兴。但进京后住进客店一问，才知道为时已

晚，连店主都对他晚来一步感到惋惜不已。

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南边道路才通，葛布很少，而贝勒府急需用布，葛布的价钱顿时涨了三倍。前一天，王府已买足了布，布价自然也就跌下来了。王成得知这一消息后烦闷不安。

又过了一天，葛布越来越多，价钱却越来越低。王成认为无利可赚不能卖。又过了十多天，食宿费已花去不少，而布还没卖出去，王成的心中更加烦闷。店主劝他低价卖掉葛布，再做其他生意。王成接受了他的意见，把带来的葛布全卖出去了，但本钱却亏了十几两银子。第二天早晨起床，打算收拾收拾回家，但拿出钱袋一看，发现卖布的钱全部被人偷走了。王成赶忙告诉店主，店主也无计可施。有人鼓动他去告店主，要店主赔偿。王成却说：“是我命不好，与他无关。”店主听说后很感激他，送他五两银子做路费。

王成觉得这样空着手回去没脸见祖母，他思来想去，进退两难。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斗鹌的，一赌就是几千两，而买一只鹌，至少要花百把铜钱。他忽然想到，用身上的钱买鹌子也够了，于是马上同店主商量这件事。店主竭力怂恿他干，并表示不收他的食宿费。王成很高兴，买了一担鹌子又进京城。店主也很高兴，希望他尽快把鹌子卖掉。到了夜里，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街道上水流成河，王成只好坐等天晴。但雨连着下了好几天，笼子里的鹌渐渐死去。王成焦急万分，但一时又想不出好办法。过了一天，鹌子死的更多，一担鹌而今只剩下几只，于是便把它们装在一个笼子里饲养。谁知过了一夜，只剩下一只活鹌。王成流着泪把情况告诉店主，店主也很为他可惜。王成心想，钱也花光了，家也回不去了，干脆一死了之。好心的店主一再劝他、安慰他。店主和王成去看那只仅存的鹌子，他仔细观察了鹌子后对王成说：“这只鹌非同寻常，那些鹌子很可能是被它斗死的。你反正没事，不如带它出去斗斗，如果它是善斗的鹌，你靠它也可以谋生。”

王成觉得店主说得在理，便去认真地驯养鹌子。驯养好鹌子后，店主要他带着鹌子到街上赌酒食。王成养的那只鹌子很勇健，常常大胜而归。店主得知后很高兴，他送钱给王成作赌本，让他的鹌继续与别人的鹌斗。结果，王成的鹌三战三胜。这样过了半年多，王成积攒了二十多两银子。此时，王成的心里觉得宽慰多了，他已把鹌子当作性命一样贵重。

有个大亲王好斗鹌，每逢上元节，总是让老百姓带着鹌子到府中斗。这一年的上元节快到了。店主对王成说：“你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只是不知你的运气怎么样。”店主便把大亲王与百姓斗鹌的故事讲给王成听，并带着王成前去亲王府。他嘱咐王成：“斗败了，你自认倒霉就是了；如果万幸赢了，亲王必定要买你的鹌子，你先不要答应，如果他强迫你，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我点头后你才能答应。”王成说：“那好。”

到了亲王府，只见许多斗鹌人站在台阶下。一会儿，亲王出来了。他的随从招呼说：“愿意斗鹌的上来。”马上有个人拿着鹌子上前，王爷说放鹌子，那个人也放了鹌子。两只鹌略斗了几下，那人的鹌子便败下阵来。王爷开怀大笑。过了一会儿，已有好几个人的鹌子都被亲王的鹌子斗败了。店主对王成说：“该我们上了。”两人一同上殿。王爷看了看王成的鹌子说：“满眼杀气，是个善斗的，不可轻敌。”他命令随从放“铁嘴”鹌来斗。只几个回合，“铁嘴”鹌即大败。又换了几只良鹌，同样被斗败了。亲王急忙命令取宫中的玉鹌来斗。那玉鹌长得一身白毛，神态不凡。王成胆怯，跪着请求停斗，他说：“大王的鹌子，是神物，若伤了我的鹌子，就砸了我的饭碗。”

亲王笑着说：“放鹌子。如果你的鹌子斗死了，我会重赏你的。”王成这才再放出鹌子。玉鹌见王成的鹌出笼，径直奔过去。当玉鹌刚冲将过来，王鹌像怒鸡伏身待战。玉鹌狠啄时，王鹌像鹤一样腾飞反击。两鹌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相持近一个时辰也没分出胜负。但后来，玉鹌渐渐松懈，而王鹌则越斗越怒、越急。不一会儿，玉鹌身上的毛像雪花般掉落，垂着翅膀逃走了。观战的人成百上千，他们都赞赏王成的鹌子善战。亲王亲手拿起王鹌，从嘴到爪细细察看一番，然后问王成：“卖不卖鹌？”王成回答：“我没有任何固定财产，只与鹌相依为命，不想卖。”亲王说：“赏你大价钱，使你拥有中产人的财富，这样你就乐意卖了吧？”王成低头沉思，半晌才说：“我本不愿卖，既然王爷喜欢它，又能使小人不愁衣食，我当然愿意。”王爷要他出价，他说要一千两银子。王爷笑着说：“痴汉！这是什么宝物价值千金？”王成解释说：“大王不把它当成室物，我却把它当无价之宝。”王爷问为什么，王成说：“我带它到街上斗，每天可赢些柴米钱，一家十几口人就没有挨冻受饿之忧，什么宝物能和它比？”听王成这么一说，王爷也换了口气，说：“我不亏待你，给你二百两。”王成摇了摇头。王爷又加了一百两，王成看看店主，只见他不动声色，就说：“看在王爷的面子上，减一百。”王爷见他不肯多让，不满意地说：“算了吧！谁肯花九百两买只鹌。”王成假装要把鹌子带走。这时，王爷喊了一声：“你过来，你过来！我出六百两，你同意就卖，不同意就罢了。”王成又看了看店主，见他仍不动声色。王成自己已感到心满意足，怕失去良机，就对亲王说：“这个价，实在不乐意卖，但不卖又得罪不起王爷。没办法，就依你说的那个价吧。”王爷大喜，叫人称好银两交给他。王成拿到银两后便告辞王爷，出了亲王府。店主在路上埋怨他说：“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你却急着要卖，否则，再讲讲价，八百两就稳稳地拿到手了。”

回到店里，王成把银子放在桌上。他让店主自己拿银子，店主不肯要。王成再三推让，店主就收了他的食宿费。

王成收拾行李回到家，对家里人讲了详细经过，并把银子拿出来庆贺。祖母叫他买了三百亩良田，修房屋，打家具，使一个穷人家又变得像个世家。每天清晨，祖母早起，督促王成管理田庄，督促王妻织布。王成夫妇稍有懈怠，祖母便训斥他们。夫妇二人对老太婆也不敢有怨言。过了三年，家中更富了。老太婆要离开。夫妇二人哭着挽留她，她答应了。可是，第二天天亮时，她已不见了。

青 凤

太原耿氏家，过去是大户人家，住宅相当宽敞。但家道衰落以后，一幢幢楼房，大多荒废了。这期间，常常出现一些怪事，譬如说，堂门自开自关，吓得家人半夜里惊叫不已。耿氏对此非常忧虑，不得已，只好搬到别处住，只留下一个看门老头。这样一来，耿家园宅更加荒凉，但有时却可以听到楼里笑语歌唱声。

耿氏有个侄儿叫去病，为人狂放不羁。他对看门老头说，如果再听见什么或看到什么，就赶紧告诉他。到了晚上，老头看见楼上灯光忽明忽灭，连忙跑去告诉耿生。耿生硬要进去看一看，老头劝阻他，他不听。耿生以前就熟悉路，他拨开蓬蒿，七拐八弯地上了楼。到了楼上，却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穿过楼道时，他听见有人在窃窃私语。偷偷看去，看见里面点着一对大蜡烛，明亮如同白日。一个身穿儒服的男子坐在正面，一个妇人坐在他对面。这两人都有四十多岁。男子左边坐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右边坐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四个人围坐谈笑，桌上摆满了酒菜。耿生突然闯进去，他笑着大声说：“有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来了！”那几个人惊慌之中纷纷躲避，只有那个男子质问他：“你是什么人，竟闯入闺房？”耿生说：“这是我家的闺房，被你强占了。你们在这里饮酒，竟连主人都不邀请，是不是太吝啬了？”那男子看了看耿生，然后说：“你不是主人。”耿生回答：“我是狂生耿去病，是主人的侄儿。”那男子听了，敬重地说：“久仰大名！”于是请他入席，并叫家人重摆酒菜，耿生忙制止。那男子便和耿生对饮起来。耿生说：“我们算是通家，你们不必回避，请来一起喝酒吧。”那男子便喊了一声“孝儿”，年轻人马上从外面进来。那男子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儿子。”年轻人作揖后也坐下了。耿生随口问了问他们的家世，那男子说他姓胡。

耿生生性豪爽，谈笑风生。孝儿也很爽朗倜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耿生二十一岁，比孝儿大两岁，因此叫他弟弟。姓胡的男子问耿生：“听说你祖父写过《涂山外传》，你知道吗？”耿生说他知道。那男子说：“我是涂山氏的后代。唐朝以后的家谱族谱我还能记得，五代以上的没传下来，请公子赐教。”耿生简要他讲述了涂山氏帮助大禹治水的功劳，他有意夸张，说得那男子高兴不已，他便对孝儿说：“今天很荣幸地听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公子不是外人，去请你母亲和妹妹来，让她们也知道我们祖先的功德。”孝儿便入帏帐，不一会儿，夫人带着女儿青凤出来了。耿生打量青凤，见她体态娇美，眼如秋波，聪慧又漂亮。那男子介绍说：“这是我的妻子和侄女青凤。青凤很聪明，记性好，所以让她来听听。”耿生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讲完后就喝起酒来。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青凤，青凤觉察到了，便低下头。耿生带着几分醉意大声地说：“如果能得到这样的美女，皇帝我也不当！”妇人见他有了醉意，便与青凤起身进屋了。耿生后来也告别了孝儿父子，但始终忘不了青凤。到了晚上，耿生又进楼去了，只闻满屋生香，但通宵也没听见半点声响。

为了能再见到青凤，耿生回家后与妻子商量，要把家搬进去。但妻子不同意。于是，耿生就一个人住在楼下读书。第一天晚上他与一个黑鬼相遇，结果鬼反而被他吓跑了。第二天晚上，他刚要熄灯睡觉，忽然听到楼后有开门、关门的声音。耿生急忙去看，发现房里有烛光，仔细一看原来是青凤在里面。青凤看见耿生，吓得赶紧关上门。耿生跪在地下说：“我不怕险恶，

是为了再见到你。”青凤小声说：“我叔叔怕你狂放，所以昨晚变鬼来吓唬你，而你竟然不怕。因此，他们已找好新居，正在搬东西，留我一人看守，明天就该走了。我虽与你有缘，但过了今夜，相思也无用。”耿生与青凤见面时，青凤的叔叔忽然推门而入，青凤又羞又怕。她叔叔骂道：“贱货，败坏我门户！还不快滚！”青凤低着头跑了。耿生听到青凤叔叔百般辱骂她，心里很难过，他大声说：“罪过在我，与青凤无关！要惩罚就惩罚我吧。”但很久没有声音回应他。从此以后，这座楼房内再也没有发生什么怪现象了。耿生叔叔听说后感到奇怪，于是就将房子卖给了耿生。耿生很高兴，很快就把家搬进去了。

这年清明节扫墓回家时，耿生看见猎狗紧追两只小狐狸。一只狐狸朝野外跑去，另一只却惊慌地跑到路上，看见他竟依依哀哭，垂耳藏头，好像在向他求救。耿生可怜它，便解开衣服，把它包在衣服里抱回家。回到家把它放床上，狐狸突然变成青凤。耿生喜出望外，青凤说：“刚才与丫头做游戏，想不到发生意外，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肯定被猎狗吃掉了。请你不要因为我是狐狸而嫌弃我。”耿生便把青凤安排在另一间房里住。

过了两年多，有一天夜晚，耿生正在读书时，孝儿突然走进书房。耿生赶紧放下书本，询问孝儿从何处来。孝儿跪在地上哀告：“我父亲遭大祸，只有你才能救他。他本想亲自求你，怕你不肯，所以才让我来。”

耿生问发生了什么事，孝儿说：“你认识莫三郎吗？”

耿生说：“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同一科考中的世交。”

孝儿说：“他明天要路过这里，如果他有猎获的狐狸，请你把它要过来。”

耿生说：“当初他羞辱我和青凤，他的事我不管。除非青凤来，我才肯助他一臂之力。”

孝儿说：“凤妹已死在野外两年多了！”

第二天，莫三郎果然来了。他骑着大马，一大群随从前呼后拥。耿生出门迎接，见他的猎物很多，其中有一只黑狐狸，毛皮上沾满了血污，但皮肉尚存温热。耿生借机对莫三郎说自己的皮大衣破了，要狐皮缝补。莫三郎便慷慨地把黑狐给了他，他转身把它交给了青凤，然后陪莫三郎喝酒。客人走后，青凤把狐狸抱在怀里，整整过了三天它才苏醒过来，几番辗转又变成青凤叔叔。青凤把发生的事细细告诉给叔叔，她叔叔听了以后很感激耿生的救命之情，并请耿生原谅他以前的过错。在青凤的请求下，耿生同意让孝儿一家搬来一起住。从此以后，两家人和睦共处，耿生住在书房里，经常与孝儿谈古说今，他的孩子也渐渐长大，就请孝儿当孩子的老师。孝儿循循善诱，称得上是一位好先生。

画 皮

太原王生，有天一早出门，在路上遇到一位女郎，见她抱着大包袱独自赶路，走得很吃力。王生忙走上前，发现原来是个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不禁动了情。便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早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赶路？”女孩回答说：“过路的人不能替我解忧愁，何必多问。”王生接着说：“你到底有什么忧愁？如果需要我帮助，我决不会推辞。”女孩神色忧伤地说：“父母贪钱，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那家的大老婆嫉妒我，早晚不是打就是骂，我已无法再忍受下去，打算逃到远处去。”问她究竟想去哪里，女孩说：“逃难的人，哪有确定的地方。”王生便说：“我家离这里不远，请到我家去吧。”女孩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王生替她拿着包袱，带着她一同回家。

到了王生家，那女孩见室内无人，便问：“你为什么没有家眷？”王生说：“这里是书房。”女孩说：“这是个好地方。要是你可怜我让我活下去，请你一定为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外人讲。”王生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同她同居。王生把她藏在密室里，过了好几天别人都未发觉。有一天，王生悄悄地把这件事对妻子说了，妻子陈氏怀疑她是大户人家的婢妾，劝王生打发她走。王生不同意。

有一次，王生在赶集的途中遇见一位道士。那道士打量王生时显出惊愕的神态。他问王生：“你最近遇到了什么？”王生回答说：“什么也没遇到。”道士说：“你身上有邪气萦绕，怎么还说没遇到什么？”王生竭力为自己辩解，道士见他不说真话就走开了，嘴里却说：“真叫人不可理解。世上还真有死到临头却不醒悟的人！”听了道士这番不平常的话，王生对所遇到的那个女孩产生了怀疑，但转而一想，她明明是个美人，怎么会是妖怪？很可能是道士想借口除妖，混口饭吃吧。没过多久，王生就回到自家书院门前，但门紧关着根本进不去。这时，王生顿起疑心，便翻墙进去，见房门也紧关着，就悄悄地走到窗边往里看，只见一个脸色翠绿、长牙如锯的恶鬼，正在把一张人皮往床上铺，然后拿彩笔在人皮上画，画完之后便将笔扔掉，举起人皮，像抖衣服那样抖了抖，随即披在身上，装扮成一个美女。目睹这些情景，王生的魂都吓掉了，他像动物那样从地上爬起来，急忙追寻道士，但道士已不知去向。王生仍穷追不舍，最后终于在野外找到了。王生跪在地上向道士求救。道士说：“我帮你赶走它就是了。这个东西也很可怜，一直没能找到替身，所以我也不忍心伤害它的性命。”于是，道士就给王生一柄拂尘，让王生把它挂在卧室的门上。临分手时，两人约好在青帝庙会面。

王生回到家以后，不敢到书房去，就睡在卧室里，把道士给的拂尘挂在门口。一更时分，听到门外窸窣作响，他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只好让妻子陈氏去看看动静。这时，那个恶鬼正在门外，它望着拂尘不敢进屋，站在那里咬牙切齿，呆了半天才走开。过了一会儿它又来了，并且一个劲地咒骂道士：“死道士吓唬我，难道到口的食物还要吐出来不成？”只见那恶鬼扯下拂尘撕得稀巴烂，然后破门而入，直奔王生的睡床，撕裂王生的胸腹，掏出他的心就逃走了。王生的妻子大声哭号，丫头举着蜡烛进来一看，王生已断了气，胸腔里尽是瘀血。陈氏吓得哭不出声来。第二天一早，陈氏叫弟弟二郎跑去告诉道士。道士听说后非常生气地说：“我本来可怜你，谁知你这个小鬼竟敢如此猖狂！”他马上跟着二郎来到王家。那个女孩已不见了，道士抬头四处张望，说：“幸亏它还没有走远。”他问二郎：“南院是谁的家？”二郎

说：“是我家。”道士说：“鬼正在你家。”二郎惊异地说不会在他家，道士又问：“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一个人到你家去过？”二郎说：“我一大早就去青帝庙了，不知道家里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我这就回去问一问。”他去后不久回来说：“真有人在我家。今早一个老太婆跑到我家，说是想给我家当佣人，我妻子没答应她，她现在还没离开呢。”道士说，她就是恶鬼。

于是，道士与二郎一起到了南院。道士站在院子中央，手持木剑，大声呵斥：“鬼妖，赔我拂尘！”那老太婆在屋里惊慌万分，无计可施，便冲出门想逃。道士追上前用剑刺去，顷刻间，老太婆倒在地上，人皮脱落，老太婆变成了恶鬼，在地上像猪一样嚎叫。道士用木剑砍下鬼的头，那恶鬼便化为一股浓烟，盘在地上成一小堆。道士取出一个葫芦，拔掉塞子后放在烟中，那葫芦像吸气一样马上把烟都吸进去了。然后，道士塞住葫芦口把它装进袋里。在场的人看那张人皮，发现眉目手脚，无不齐备。道士像卷画轴那样卷起人皮，把它也装进袋，正打算离去时，陈氏跪拜在门口，哭请道士施法救活丈夫王生。道士推辞说自己不行，陈氏更加悲恸，跪在地上不肯起身。道士想了一想，说：“我的法术很浅，真的不能起死回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或许他能使死人复生。你去求求他肯定会有效果。”陈氏问那人是谁，道士说：“街市上有个经常睡在粪土中的疯子，你不妨叩头哀求他救人。如果他百般侮辱你，你可千万不要恼火。”二郎也曾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他谢别道士，与嫂子陈氏一同到街市找那个痴人。

在街市上，他们看见那个乞丐正在路上疯颠颠地唱歌，流出的鼻涕有几尺长，浑身肮脏不堪，叫人避而远之。陈氏跪着叩头到他面前，他却笑着说：“美人爱我吗？”陈氏把丈夫被恶鬼杀死的事告诉了他，并请他救活丈夫。那乞丐又大笑着说：“每个男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为什么要去救活他？”陈氏再三哀求，乞丐说：“真怪呀！人死了求我救活他，难道我是阎王爷吗？”说完，他竟愤怒地用木杖打陈氏，陈氏忍痛让他打。街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几乎筑成一道人墙。那乞丐忽然吐出一口浓痰，送到陈氏嘴边说：“吞下去！”陈氏当时面红耳赤，觉得很为难，但想起道士说过的那些话，只得强忍着吞下去了。陈氏觉得那口痰像团棉花那么硬，在咽道里发出格格声响，最后停结在胸膛里。只听那乞丐又笑着说：“美人爱我啊！”说完就走了，连头也不回。陈氏和二郎跟在他后面，他走到庙里后，便不见踪影了。陈氏他们在庙前庙后四处查找，没有找到任何踪影，只得又惭又恨地返回家。陈氏真是百感交集，她既悲悼丈夫死得惨，又后悔吞下乞丐的痰使自己蒙受羞辱。她哭得死去活来，也想一死了之，正想给亡夫擦血装尸，家人又都远远地站着不敢过来相助。陈氏只好一个人抱尸收肠，她边料理边哭号。由于哭久了嗓音已完全嘶哑，她忽然想吐，感觉胸腹中有块东西直往上冲，不等她回过头，那块东西已落入丈夫的胸腔里。她惊奇地发现，原来是颗人心，它已在丈夫的胸腔中突突地跳动着，而且散发出蒸蒸热气。陈氏觉得十分奇怪，赶忙用手把丈夫的胸腔合拢，并用力往胸中间挤合。她稍一松劲，热气就从伤缝中往外冒。于是，她连忙撕了块丝帛把伤口包扎起来。她用手触摸丈夫的尸体，发觉已有体温。她忙又盖上被子。到半夜一看，丈夫已在微弱地呼吸。天亮时，丈夫竟然复活了。她听见王生说：“我恍恍惚惚像做了个梦，只是一直觉得肚子痛得厉害。”陈氏看看丈夫的伤口，发现已只留下个铜钱大小的痂疤，不久，竟完全痊愈了。

陆 判

陵阳人朱尔旦，性情豪放，只是反应有些迟钝，所以虽然学习很用功，却还没有出名。

有一天，文社的人在一起饮酒。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有豪放之名，如果能在深夜到十王殿，把左边走廊的那位判官背到这里来，我们大家凑钱设宴请你。”原来，陵阳有座十王殿，殿里供的神鬼像都是木雕的，但经过精心装饰，他们都跟活了似的。站立在东庑的判官，绿脸红须，相貌尤为狰狞可怕。有人曾在夜里听到过两侧走廊有拷打讯问的声音。即使大白天进去，也叫人毛骨悚然。因为朱尔旦豪放胆大，所以文社的人就拿这件事来刁难他。但朱尔旦却不以为然，只见他对大家笑了笑，真的奔十王殿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就在门外大叫：“我已经把髯宗师请来了！”文社的人一听喊叫，都站起来了。这时，朱尔旦背着那个木雕的判官进了屋，把他放在桌子上，给他敬了三杯酒。文社的人见此情景，都吓得发抖，一个个坐立不安。他们只好请求朱尔旦把判官背回十王殿。只见朱尔旦又往地上倒了几杯酒，他祷告说：“弟子放浪无礼，大宗师千万不要怪罪。寒舍不远，如果宗师大人高兴，请随时来喝酒，千万不要见外。”说完，这才把判官背走。

第二天，文社的人践约宴请朱尔旦。他喝到傍晚，才半醉而归。但他觉得意犹未尽，便挑灯独饮起来。忽然，有个人掀开帘子进来了，朱尔旦一看，竟是判官。他连忙起身，对判官说：“嗨，我快要死了！前天晚上冒犯了您，现在您就要惩罚我吗？”判官抚了抚浓密的胡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昨天承蒙你盛情相邀，正好今夜得空，故特地前来造访。”朱尔旦听这么一说，非常高兴，连忙给判官让坐，又是洗杯盘，又是生火烫酒。判官见他忙个不停，说现在天气和暖，可以喝冷的。朱尔旦便将酒壶放在桌上，跑去告诉家人准备菜肴果品下酒。谁知他妻子听说是判官，害怕极了，劝丈夫不要与判官一起喝酒，朱尔旦不听。他把酒菜备齐后端到桌子上，与判官开怀大饮。朱尔旦边喝边问判官姓氏，判官说：“我姓陆，没有名字。”跟他谈起天文地理，陆判官竟应答如流。问他会不会作八股文，他答道：“文章的好坏是可以分辨得出的，阴间的诗文，与阳世大体相同。”陆判官酒量过人，能连饮十大杯。朱尔旦因喝了一天的酒，不知不觉醉倒了，便伏在桌子上睡下了。等他醒来时，已是烛光昏黄，鬼客早已离去。

从此以后，陆判官每隔两三天就到朱尔旦家来喝酒，有时喝到深夜，就和朱尔旦同床而睡。朱尔旦拿出自己的文章向他请教，他用红笔勾划，总说朱尔旦作得不好。有天晚上，朱尔旦喝醉酒先入睡了，陆判官还在自酌自饮。忽然，朱尔旦在醉梦中感到腹部有些痛，睁开眼一看，竟是陆判官在给自己清理肠胃。朱尔旦以为陆判官要加害于他，陆判官解释说，你的文章作不好，是因为心窍被堵住了，所以我从阴间挑选了一颗最好的心替你换掉。天亮时，朱尔旦解开衣服一看，发现伤口已愈合。后来，朱尔旦的文章果然大有长进，读书也能过目不忘。

过了些时候，朱尔旦拿出文章给陆判官看，陆判官说：“可以了。只是你的福气薄，不能做大官，中个举人而已。”朱尔旦问：“什么时候能中举？”“今年必能夺魁。”陆判官说。不久，朱尔旦在府考中夺冠，继而又在乡试

庑(w)：正房对面和两侧的小屋子。

中名列榜首。文社里的人向来喜欢嘲弄他，看到他应试的文章作得很精彩，无不吃惊。仔细询问，才知道换心的事。大家纷纷求朱尔旦在陆判官面前引荐，愿意和陆判官结交。陆判官听说后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大家设宴等待他。初更时，陆判官来了，只见他红胡须不断飘动，目光闪闪如电。众人大惊失色，哆嗦得牙齿直打颤，最终一个一个都溜走了。

.....

朱尔旦三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因犯规被除名，因此对读书做官彻底灰了心。

光阴飞逝，一晃 30 年过去了。有天晚上，陆判官告诉朱尔旦：“你的寿数不多了。”朱尔旦问还有多久，他说仅有五天。朱尔旦希望陆判官帮他延长寿命，但陆判官说：“这是天命，人不可违抗。况且，从达观的角度看，生和死是一回事，生即死，死即生，何必活着就快乐，死就悲哀呢？”朱尔旦认为这番话讲得有道理，便准备后事，五天后，穿戴整齐地死去了。第二天，朱尔旦的妻子正伏棺哭泣，朱尔旦忽然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妻子见状很害怕。朱尔旦说：“我是鬼魂，但和活着的时候一样。想起你们孤儿寡母，我实在放心不下。”妻子悲伤不已，捶胸顿足，泪水横流。朱尔旦慢慢安慰她，她说：“古来就有还魂的说法。你既然有灵，为什么不复活？”朱尔旦说：“天命不可违抗啊。”朱尔旦的魂灵告诉妻子，他是和陆判官一起到家中来的，并叫她快去备些酒菜。妻子把酒菜端上桌后，只听见屋里杯碟作响，欢声一片，跟朱尔旦生前的情景没有两样。

聂小倩

浙江人氏宁采臣，为人慷慨豪爽，清廉自重。他常常对人说：“我这个人爱情专一，不见异思迁。”

有一次，宁采臣到金华去。走到城北后，他进一座寺庙里休息。只见寺庙大殿宝塔十分壮丽，但地上却长满了比人还高的蓬蒿，显然，这里已好久没有人来过。再往里看，东西两边僧人居住的房舍，门都虚掩着，只有南面一间小屋的门上，好像挂着一把新锁。殿东角有一片修竹，台阶下有个大池子，里边丛生的野藕已经开花。宁采臣很喜欢这个幽静的地方，况且，这期间城里房价飞涨，因为学使大人来到金华，参加考试的学子很多。宁采臣于是决定暂时就住在这座寺庙里。他心想，这寺中的和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何不散散步等他们呢？

宁采臣独自一人在寺中漫步。傍晚时，有个读书人来开南面小屋的门，他赶忙上前行礼，并把自己想在这里留宿的打算告诉给对方。那个读书人说：“这里没有房主，我也是个在这里借宿的人。你不怕冷清住在这里，我早晚都能向你讨教，真是不胜荣幸。”宁采臣很高兴，他铺了些蒿草当床，又架起木板当桌子，看来是准备在这里住些日子。

这天夜晚月光皎洁，宁采臣和那位书生在大殿的走廊里促膝长谈。书生说自己姓燕，叫燕赤霞。宁采臣以为他是来应考的秀才，但听他的口音，一点儿也不像浙江人。一问，才知道他是陕西人。两人说了半天话，才各自回床就寝。

宁采臣每次在陌生的地方过夜，总是很久难以入睡。这一次也不例外。正在他欲睡未睡之际，却只见北边房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住有家眷。于是，他起身趴在北墙石窗下，悄悄看了一眼。只见短墙外一个小院落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还有一个老太婆，她穿着暗红色外衣，头上插着银梳子，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原来是她们俩在月下说话。那妇人说：“小倩为什么很长时间没到这里来？”老太婆说：“或许是她的相好来了吧。”妇人说：“她没向姥姥发牢骚吗？”老太婆回答：“虽没听她发什么牢骚，但她看起来好像心情不愉快。”妇人又说：“对这个小丫头不能太好了！”话未说完，就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进来了，模样好像很美。老太婆笑着说：“背后不说人，我们两个正说你呢，没想到你这个小妖精悄悄进来了，幸亏我们没说你什么坏话。”老太婆接着说：“小娘子长得好比画中人，我要是个男人，也会被你把魂勾跑。”女孩说：“姥姥不夸奖我几句，还有谁会说我好？”妇人和女孩子说了些什么，宁采臣没有听清。他以为她们是燕书生的亲眷，所以躺回草床不再听她们说话。过了一会儿，寺庙里一片寂静。

宁采臣刚要入梦境时，觉得好像有人进了他的卧室。他急忙起身一看，发现北院那个叫小倩的女孩子进来了。他不由得吃了一惊，问她进来干什么，她说想跟他一起睡。宁采臣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怕别人议论，我还怕别人说闲话呢。偶然一失足，就会成为一个道德沦丧的无耻之徒。”女孩说，夜里没人知道。宁采臣吼道：“快走开！要不然，我就要喊南边小屋里的人了。”听了这话，那女孩有些害怕，只好走开了。刚走出门又转身回来，把一锭金子放在宁的床褥上。宁马上把它扔到院子的台阶上，斥责说：“不义之财，弄脏了我的口袋。”女孩羞愧地拣起金子走了，嘴里还说：“这个男人真是铁石心肠。”

第二天一早，有个兰溪的书生带着一个仆人来应考。他们住在寺庙的东厢房里。不料，书生竟在当天夜里暴死了。死后发现，他的脚板心有个小限孔，像是被锥子刺的，还有一缕缕血丝流出来了。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个晚上，书生的仆人也死了，他的症状和书生一模一样。

晚上，燕生回来了。宁采臣问他知不知道死因，他认为这是鬼魅干的。宁采臣为人耿直，根本没把鬼的事放在心上。到了夜里，那个女孩子又来找他。她对宁采臣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但没有像你这样刚直的人。你有圣贤人的品德，我不敢欺骗你。我叫聂小倩，十八岁就病死了，埋在这座寺院旁，不幸遭受妖物的威胁，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下贱勾当。我用容颜去迷惑别人，这本来并不是我愿意做的。现在这寺中没有人可以杀，鬼夜叉很可能要来杀你。”宁采臣听了这话，十分惊骇，他请求小倩帮他想办法。聂小倩说：“你跟燕赤霞住在一屋便能免除凶灾。”宁采臣问了一句：“为何不去迷惑燕赤霞？”小倩回答说：“他是个奇人，鬼妖不敢接近他。”宁采臣又问：“你们怎么样去迷惑人呢？”聂小倩说：“和我亲昵的人，我悄悄用锥子刺他的脚心，这样，他很快就昏迷过去了，于是，我再吸他的血给妖怪喝。有时候，我用金子去勾引，其实那不是金子，而是罗刹鬼的骨头。这东西留在谁那里，就能把谁的心肝掏去。这两种方法，都是迎合而今人们贪色好财的心理。”宁采臣问她什么时候戒备，她说明天晚上。临别时，小倩哭着说：“我掉进了大海，找不到岸。你是仗义君子，一定能救苦救难。如果你能把我的朽骨带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安葬，我将感激不尽。”宁采臣答应了她的要求，问她的坟在哪里，她说：“请记住，白杨树上有乌鸦巢穴的地方便是。”说完出门，片刻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宁采臣恐怕燕赤霞外出，便早早到他房里，邀请他喝酒。上午九十点钟，酒菜准备好了。在酒席上，宁采臣留意观察燕赤霞。宁采臣表示想和他同屋睡，燕赤霞推辞说自己喜欢清净，宁采臣不听，到了晚上，强行把铺盖都搬过来了，燕赤霞不得已，只好跟他同睡，他嘱咐宁采臣：“我知道你是个大丈夫，对你也很钦佩。不过，我有些私事，不便明说。请你不要翻看我的小箱子。否则，对你我两人都没好处。”宁采臣很恭敬地答应了。后来，各自就寝。燕赤霞临睡前把小箱子放在窗台上，过了一会儿，他就鼾声如雷。宁采臣半天也睡不着。大约一更时分，他发现窗外隐隐约约有人影，正慢慢靠近窗户朝里看，目光闪闪。宁采臣很害怕，正要喊叫燕赤霞，忽然听见有个东西从小箱子中飞出，像一匹白绸缎闪闪亮，折断窗户上的石格，猛然一射，随即像电光一样熄灭了。这时，燕赤霞醒来起身，宁采臣假装睡着了，在暗中观察他。只见燕赤霞拿起箱子检查，从里面取出一个东西，映着月光嗅了嗅。那东西亮晶晶的，大约有两寸长，一片韭菜叶子大小。然后，燕赤霞把它紧紧包牢，又放进箱子里。燕赤霞自言自语：“什么老妖怪，竟敢有这么大的胆子，把我的箱子都给弄坏了。”于是，他又躺下来。宁采臣觉得太奇怪了，便起身问燕赤霞，并把刚才所看到的情节都告诉了燕赤霞。燕赤霞说：“既然我们已成好朋友，我也就不必再隐瞒了。我是个剑客。要不是那个石格子阻挡，妖怪当时就会死的。虽说它这次没死，但他已受了重伤。”宁采臣问他刚才藏起来的是什么东西，燕赤霞说是剑，并说刚才闻它，上面有股妖气。宁采臣说想看看这柄剑，燕赤霞拿出来给他看，原来，这是一柄亮闪闪的小剑。第二天一早，宁采臣到窗外查看，发现地上有摊血迹。

这天，宁采臣走出寺院，在寺院北边，他看见一片荒冢。再一看，果然

有棵白杨树，树上有个乌鸦巢。

宁采臣办完事以后，急忙整理行装准备回家。临行前，燕赤霞设宴送行，并把破皮囊赠送给宁采臣，他告诉宁采臣：“这是剑袋。你好好收藏，它可以避妖怪。”宁采臣想跟他学剑术，燕生说：“像你这样信义刚直的君子，本来是可以学的，但你是富贵阶层的人，不是干我这一行的。”宁采臣撒谎说有个妹妹葬在寺院北边，打算迁葬。于是，他挖出聂小倩的朽骨，用衣衾包好，租船返回家。

宁采臣的书斋靠近郊野。他回家后就将在小倩的坟建在斋外。建好安葬后，他祭祀说：“可怜你孤零零的，把你葬在我小屋旁边，这样，你的悲欢我都能听见，而且，这里也不会有恶鬼来欺凌你。一杯水酒，不成敬意，请不要嫌弃，把它喝了罢！”他祝福完以后正准备回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道：“请等等我！”回头一看，竟是小倩。聂小倩笑着谢宁采臣：“你的信义，我永远也报答不尽。请让我随同你回去，拜见婆婆，就是做个丫头小妾也心甘情愿。”宁采臣细细打量她，见她肌肤细嫩，小脚尖尖，身材娇娇，妩媚动人。于是，便带她一同回到书斋。宁采臣让她先坐一会儿，他先进去告诉母亲。他母亲听说后感到很吃惊。当时，宁采臣的妻子已病了很长时间，母亲叫他不要声张，以免刺激病人。他们母子正说着话，聂小倩已悄悄进屋，跪在地上拜见宁采臣的母亲。宁采臣介绍说：“这就是小倩。”宁母惊慌地看了看她，心里很害怕。聂小倩说：“我孤单一身，远离父母兄弟。承蒙公子关照，使我摆脱了困境。因此，我愿意侍奉他，以报答他的恩德。”宁母见她模样很可爱，才敢与她说话。宁母说：“姑娘肯照顾我儿子，我这个老太婆当然很高兴。只是我一生仅养了这个儿子，要靠他传宗接代，不敢让他娶个鬼妻。”小倩说：“我真的没有二心。九泉之下的人既然得不到您的信任，那就让我把公子当兄长对待，听候您老人家的吩咐，早晚伺候，行不行？”宁母觉得小倩的话说得很真诚，便答应了。小倩说她想拜见嫂夫人，宁母推辞说宁妻患病在床，多有不便。小倩也就没有去。

接着，小倩立即到厨房，给母亲做饭。她在宁采臣家进进出出，穿堂入室，像是来了很长时间一样，一点都不陌生。天黑以后，宁母有些怕她，要她先回去睡觉，却不给她准备床被。小倩意识到这是母亲赶她走的信号，于是，她就走了。经过宁采臣的书房时，她想进去，又不敢进，在门外徘徊。宁采臣叫她，她说：“房里有剑气，叫人害怕。前些时候在路途上不敢见你，就是这个缘故。”宁采臣顿时想起燕赤霞送给他的破皮袋，于是，他赶忙把袋子拿下来挂到别的房间去了。小倩这才进了书房，在烛灯边坐下。坐了半天也没一句话，后来，她问宁采臣：“你晚上读书吗？我小时候念过《楞严经》，现在多半已忘光了。请你帮我找一册，夜晚空闲时我请大哥指点指点。”宁采臣答应了。两个人又无话可讲，小倩也不说告辞。到了二更以后，小倩还坐在书房里不走，宁采臣催她，她伤心地说：“我是外地来的孤魂，特别害怕到荒墓里去。”宁采臣说：“这里没有别的床，而且兄妹之间，也应该避嫌。”小倩站起身，一副愁眉苦脸要哭的样子，想迈步却又迈不开步子。她慢吞吞地走出书房，过了台阶就不见了。宁采臣心里很可怜她，想留她睡在别的床上，又担心母亲会责怪。

第二天一早，小倩向母亲请安，端水给她盥洗，家务活忙个不停，而且，样样都合宁母的心。傍晚时，小倩自动离开书斋。她经过书房时，经常借着烛光念经，直到宁采臣要睡觉时才凄然离去。本来，自从宁妻病倒以后，宁

母便操持起所有的家务，她已疲劳不堪。自从小倩来到家以后，宁母就清闲多了。天长日久，宁母和小倩渐渐熟悉，她对小倩也越来越疼爱。到后来，宁母已忘记小倩是个鬼变的，而不忍心晚上叫她走，便把她留下来跟自己一起睡。

小倩初来时，不吃不喝，半年后才开始吃点稀饭。宁采臣母子都很喜爱她，从来不说她是鬼。不久，宁妻病逝了。宁母想收小倩做儿媳，但怕她不能生儿育女，小倩说采臣将有三个男孩，不会因为鬼妻就没有后代。于是，宁家大办酒席，遍请亲友。婚礼那天，小倩穿戴一新，大大方方地出来见亲友，令满堂亲友都看呆了。人们不怀疑她是鬼，而怀疑她是仙人。

小倩和采臣结为人鬼夫妇后，生活很美满。几年后，宁采臣考中进士，小倩也生下一个男孩。他们的孩子后来也成了一个有名望的人。

张 诚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山东张某的妻子被北方兵抓走了，而张本人经常客居河南。妻子被抓走以后，张某便在河南娶妻安了家。不久，他们有了个儿子，名字叫张讷。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第二个妻子病死了。于是，张某又娶牛氏做继室，并和牛氏生了个儿子，取名张诚。

牛氏性情凶悍，她总是嫉恨张讷，把他当奴仆看待。叫他吃最差的饭菜，却要他每天砍一担柴。张讷完不成任务就要遭她鞭打或责骂，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对自己的孩子张诚，她百般疼爱，总是把好吃的东西悄悄地给他吃，还送他到私塾读书。张诚一天天长大了。他为人厚道，不忍心看着哥哥辛苦，常常私下里劝母亲不要那样对待哥哥，母亲不听。

有一天，张讷照例上山砍柴，但一担柴没砍够，忽然风雨大作，他只好跑到岩石下躲雨。等到雨停时，天色已晚，而且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他只得背着先砍的那点柴走回家。继母一看他的柴不够，很生气，便不给他饭吃。张讷饿得揪心，便进房躺在床上。张诚从私塾放学回来，见哥哥神色不好，便问他是不是病了，哥哥说是太饿了。张诚问哥哥是什么缘故，张讷便把没打够柴被继母停食的事说了一遍。张诚听了以后很难过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怀揣着炊饼回来了，并拿出炊饼给哥哥吃。哥哥问他炊饼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家里偷了些面粉，请邻居家的妇女烙的。你只管吃，不要说出去。”饥饿的哥哥大口大口地把饼吃了。哥哥吃完饼叮嘱弟弟：“你不要再这样做了，要是被发现，会连累你的。何况一天吃一顿饭，不会饿死人的。”弟弟说：“你的身体本来就单薄，怎么能每天砍那么多柴呢？”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张诚便偷偷地进了山，来到哥哥打柴的地方。哥哥看见他，大吃一惊。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帮哥哥砍柴。哥哥又问谁让来的，他说是自己来的。张讷一听，很着急，他对弟弟说：“不要说你不会砍柴，就是你会砍，这样也不行。”他催弟弟赶快回去，弟弟不听，并用手和脚折断树枝帮助哥哥，他一边做，一边说：“明天我要带把斧子来。”哥哥上前去阻止他，发现他手指已被划破，鞋子也被扎了孔。于是难过地说：“你要是不马上回去，我就用斧子砍死自己。”张诚这才回家。张讷送他走了一半路程，才返回山上继续打柴。砍柴回家后，他又跑到私塾对老师说：“我弟弟年纪小，请老师严加管教，不要让他出门，因为山中有不少老虎豺狼。”老师说：“不知道今天中午前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已责问过他。”张讷回来后对弟弟说：“不听我的话，挨老师打了吧？”张诚笑着说：“没有的事。”

第二天，张诚带把斧头又上山去打柴。哥哥看见他又来了，生气地说：“我已经说过叫你不要来，你怎么又来了？”张诚默不作声，只是一个劲地砍柴，累得满头大汗，他也不休息。砍满一担柴后，他不跟哥哥打招呼就下山了。老师知道后又责打他，这时，他才向老师讲了实话。老师认为他很懂事，便不再禁止他帮哥哥打柴。哥哥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想不到，悲剧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张诚和几个人上山打柴。突然，来了只老虎。几个同伴都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老虎跑过来把张诚给叼走了。老虎嘴里叼着个人，走起路来自然要比平常慢，结果，老虎没走多远，就被紧追不舍的张讷追上了。张讷举起斧头用力砍去，一斧砍中了老虎的后腿。老虎受伤以后狂奔而去，张讷拚命追，却怎么也追不上。张讷眼见弟弟被老虎所害，痛哭不已。他对安

慰他的人说：“我的弟弟与别人的弟弟不同，何况他是为我而死。他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说着就用斧头砍自己的脖子。大家急忙阻止，但为时已晚，斧子已在脖子上砍进一寸深的刀口，鲜血奔涌，眼看着就不行了。同伴赶紧抢救，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然后扶他回家。

他继母知道后，又哭又骂，她叫喊着说：“你把我的儿子杀死了，想砍自己的颈子来搪塞吗？”张讷呻吟着说：“母亲您不必烦恼。弟弟死了，我一定不会再活下去的。”他躺在床上，疼痛难忍，夜里也睡不着，只是整日整夜靠着墙哭泣。他父亲担心他这样下去会死，便经常到他的床前喂点东西给他吃，牛氏知道后又骂个不休。这样一来，张讷索性滴水不进，没过三天就病死了。

村子里有个巫师，能化到阴间去。张讷在去阴间的路上碰巧遇见了他，并向他讲述在阳世所遭受的苦难。张讷向巫师打听弟弟的消息，巫师说没听说他弟弟到阴间来过。接着，巫师回转身，把张讷带到阴间的一个都会。他们看见一个身穿黑衣衫的人，正从城里走出来。巫师赶紧拦住他询问张讷的情况，那人从挎包里拿出名册一一查看，名册上有上百人的姓名，但其中并没有一个姓张的。巫师怀疑张讷的名字会不会在别的名册上，那人说：“这一带都归我管，不会有错的。”但张讷还是不相信，他强拉着巫师进城。城里新鬼、老鬼熙熙攘攘，其中也有熟人，向他们打听，都说没见过张讷。正在这时，忽然一阵骚动，有人嚷叫：“菩萨来了！”抬头看空中，只见云气中有个巨人，辉光四射，仿佛把整个地狱世界都照得亮堂堂。巫师庆贺张讷说：“大哥真有福气啊，菩萨几十年才到地府一次，替众生解脱一切苦恼，你有幸赶上了。”说着，便拉张讷下跪。地府里的鬼囚都双手合十，一起念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祈颂之声一片喧闹。只见菩萨用杨柳枝条蘸着甘露洒在鬼囚们身上。一会儿雾收光灭，菩萨不见了。张讷觉得脖子上沾了几滴甘露，伤口已不再疼痛。巫师又领着他往回走，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

死去的张讷过了两天又神奇地复活了。苏醒以后，他将自己在阴曹地府里的经历详细讲了一遍，并说弟弟张讷肯定没有死。继母认为这是他编造的鬼话，照旧责骂他。张讷满腹冤屈，无人可以诉说。他摸摸伤口，发现已经完全愈合，于是，他挣扎着起了床，向父亲告别。他说：“我要去找弟弟，就是上天入海，也要把他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我也就不回家了，您就只当我已经死了。”父亲舍不得他走，但又不敢挽留他。

张讷离开家以后，便四处查找弟弟的下落。身上带的一点盘缠花光了，就沿路乞讨。一年后，他来到金陵。这时的张讷衣衫褴褛，形容憔悴。

有一天，他弓着腰缓慢地在路上行走时，偶然看见有十几个人骑着马冲过来，他赶紧跑到路边躲避。骑马的人中，有一个像是当官的，年纪大约四十来岁。有一个骑着马驹的少年，不停地打量站在路边的张讷。张讷以为他是富贵人家的少爷，不敢抬头看他。那少年停住马，盯着他看，然后翻身下马，喊道：“这不是哥哥吗？”张讷这才抬头，一看，原来竟是弟弟张讷。兄弟在异乡相见，又悲又喜。弟弟问：“哥哥怎么沦落到这儿来了？”张讷便把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事讲给弟弟听，弟弟听了更加伤心。那个当官的知道张讷是张讷的兄长后，便命令腾出一匹马给张讷骑。张讷随弟弟一同来到那个官员的家。

原来，老虎把张讷叼走后，因腿部受伤，便不得不把他丢弃了。被老虎

咬伤的张诚在野地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位姓张的官员从京城返回家的途中，发现躺在地上的张诚，见他相貌斯文，便把他扶起身。张诚终于慢慢地苏醒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这里离自己的家相当遥远，一时根本回不去。怜惜他的张官员于是将他带回自己的家，并给他敷药治伤。张官员没有儿子，就认他作儿子。这一天，他们正好到郊外游玩，碰巧相遇了。

巧事还不止这一桩。当张诚兄弟在张官员家的酒席上同张官员话家常时，张官员说他也是山东东昌人，跟这两兄弟是同乡。张讷说起前母被清兵抢走了，父亲为逃兵乱，便到河南做买卖，后来就在那儿成了家。张官员问他父亲叫什么，张讷说父亲叫张炳之。一听到这个名字，张官员像有什么心事，他马上进里屋把老母亲叫出来了。张母得知张讷兄弟是张炳之的儿子，顿时大哭起来。她对张官员说：“他们兄弟俩是你的亲弟弟。”张讷兄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张母细说端详：原来，张母嫁给张炳之后，没过几年就遭兵乱。她被清兵带到北方，当时她已有身孕，半年后生下一个男孩，就是现在的张官员。张母因为思家心切，后来脱离了旗籍，恢复原来的籍贯。她多次派人到山东打听消息，但都没有如愿。

兄弟邂逅相逢，自然高兴不已。张母对张官员说：“你把弟弟认作儿子，太折福了。”张官员解释说：“我当时问过诚弟，他没说明原籍是山东人。”于是，兄弟几个按年龄大小排序：张官员四十一岁，为长兄；张诚十六岁，为老小；张讷二十二岁，为老

张氏三兄弟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之中。过了几天，他们商量回家团圆的事。张官员把房子卖了，打点好行装，便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返回河南。到了家门口，张讷和张诚跑去告诉父亲。原来，张讷出走后不久，他的继母就去世了，家中只剩下父亲一人形影相随。父亲看见张讷回来了，高兴万分，又看见张诚也回来了，更是欢喜至极，老泪纵横。两个儿子告诉他张官员母子的事，他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喜，也不知道悲，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一会儿，张官员母子进来，张母拉着他的手，两人相对而哭。这时，张官员带的仆人也都进了屋。张诚听说生母去世，号啕痛哭一场。

一家聚聚散散，散散又聚。全家人团圆之后，张官员拿出银子，建楼房亭阁，又请老师教两个弟弟。张家从此人欢马叫，成为一个大家族。

口 技

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青年女子，她的年纪大约二十四五岁。只见她随身携带着一只药箱，在村中卖药治病。

村里的人听说后，便出来请她诊治。但这位青年女子说是自己不能开药方，要等到天黑以后向神灵请教。人们耐心地等待着夜晚的降临。

到了傍晚，她把一间小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将自己关在里面。村里的人围绕在门窗外面，侧耳倾听。这时候，人们自觉地停止了喧闹，只有个别人在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小房子里外都听不到响动声息。

当夜来临的时候，人们忽然听见小房子里有掀帘子的声音。青年女子在里边问：“九姑来了吗？”只听另一个女子回答说：“来了！”又问：“腊梅跟九姑一起来的吗？”一个身份像女仆的说：“来了。”然后，这三个女人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一会儿，外面的人又听见小房子里有帘钩子声响，青年女子说了声：“六姑来了。”她旁边的人说：“春梅也抱着小公子来了哎。”一个女子说：“犟脾气的公子哥！哄他他也不睡，非要跟着六姑来。他的身体像有千把斤重，背着他真累死人！”

接着，就听到青年女子道谢声，九姑问候声，六姑的客套话，两个女仆彼此慰劳声，小孩的嬉笑声，众口纷坛，吵吵嚷嚷。那青年女子带着笑声说：“小公子也太喜欢玩了，这么远还抱着猫来。”这时，里面的声音慢慢变小了，帘子又响动起来，小房子里又是一片喧哗。有人问：“四姑怎么来得这么晚？”有一个少女细声细语地说：“有一千多里路哩，和阿姑两人走了好长时间，阿姑走得太慢。”于是，又是一番问候寒暄声，移动座位声，叫添凳椅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满屋喧闹，过了好一阵子才安定下来。

直到这时，小房子外面的人才听到青年女子向神仙请教治病的药方。九姑认为应该用人参，六姑认为应该用黄芪，四姑说是该用白术，她们思考了片刻。然后，听见九姑叫拿笔墨来，不一会，纸折得吱吱响，拔笔，笔头套丢到桌上叮叮作响，磨墨之声十分清晰。写好药方之后，九姑把笔扔到桌子上，抓药包装，发出苏苏声。不一会儿，青年女子掀开帘子，叫村里的病人拿药和药方，随即转身回到房里，接着，就听到三姑告别，三个女仆告别，小孩唧唧呀呀声，小猫喵喵叫喊声，一时并起。九姑的声音清脆响亮，六姑的声音缓慢苍老，四姑的声音娇柔婉转，那三个女仆的声音也各有特色，外面的人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村子里的人听了这场“神仙会”，以为她们真的都是神仙，惊讶不已。患病的人拿回青年女子从“神仙”那里讨教的药方和草药，赶紧煎熬饮用，但药吃完了，病却未见好转。后来村子里的人才明白，那青年女子表演的是口技，其实并没有什么神仙。她只不过是借助口技来推销自己的草药罢了。

龙

有一条龙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一个村子里。它爬行起来非常笨拙，它吃力地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一个土绅家。这个土绅家的门很窄，龙硬是往里挤，最后总算挤到屋里去了。看见一条大龙突然爬到家里来，土绅一家人吓坏了，赶忙逃了出来。他们跑到楼上大声喊叫，叫人用枪炮轰击，龙才爬出屋。门外不远处有个水坑，龙爬进水坑里，翻身打滚，弄得全身都沾满了泥巴。过了半个时辰，它用力腾空，想飞起来，但只升到一尺多高就掉了下来。这条龙在土绅家门前的泥水中蜷曲了三天，跟死去了一般。一些胆大的苍蝇便聚集在它的鳞片上，它毫不为之所动。忽然，天上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这条龙霹雳一声，腾空而飞，一会儿就消失在天空中。

又有一天，几位友人登牛山，到寺庙里游览。忽然，从屋椽上掉下一块黄色的砖块，砖块上盘着一条小蛇，只有蚯蚓般大小。只见那条小蛇在砖块上猛地转了一圈之后，变得像手指般粗细；接着，它又转了一圈，这回更大了，像条腰带。几个游人很吃惊，他们很快明白过来了，那不是蛇，而是龙。于是，他们赶忙撒腿往山下跑。刚走到半山腰，就听到寺中一声霹雳，一条巨龙已翻身升天，在云海里腾飞。

还有一次，有个妇女在野外劳动时，突然刮起大风，滚滚尘沙扑面而来。她顶着风往前行走时，有个小小的尘埃钻进她的一只眼睛，使她像含着麦芒一样不舒服。她用手揉揉不掉，回家叫人用嘴吹气也吹不掉。别人翻开她的眼睑仔细察看，发现眼珠倒没事，但有一根红线弯弯曲曲地横在脸肉上面。有人说：“这是蛰龙。”一听是龙藏在自己的眼睛里，那个妇女害怕得不得了，以为自己要送命了。可是，过了三个多月还没事。有一天，天上下起暴雨，忽然响起一声炸雷，那条小蛰龙冲开妇女的眼皮飞走了，她的眼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戏 术

有个玩桶戏的人，他的桶能装一升米，但这个桶不是家里盛米的那种桶，它只有桶边，却没有桶底。

在玩魔术时，他先将两张席子铺在地上，然后把一个量米的空的升子放进桶里，等他从桶里取出升子时，升子里已装满了白米。他就这样不停地从桶中舀出一升一升米，不一会儿，先前铺的两张席子上就已堆满了白米。

接下来，他又把这些米一升一升舀回桶里，舀完之后，再举起桶，人们看到的仍是一只空桶。观看魔术的人对变白米倒不觉得十分惊奇，但对这位魔术师能变出那么多的白米却有些不可思议。

有个叫李见田的人到附近一个制陶作坊闲逛。他本想买一口大瓮，但由于与作坊主人讨价还价，结果没有买成。他有点扫兴地回家了。

到了夜晚，作坊主人开窑一看，发现窑中还没有拿出来的六十多口陶瓮都不见了。作坊主人不由得大吃一惊，转而一想，这窑中的东西别人是不会一下子都拿走的，很可能是那个李见田跟我开玩笑。于是，他赶忙上门求见。但李见田不承认他拿走了陶瓮。作坊主人苦苦哀求，李才说：“我代你出窑，一口陶瓮也没损坏，不都在魁星楼下吗？”作坊主人按他说的去魁星楼一看，果然看见放置得很整齐的六十多口陶瓮。这魁星楼离作坊有三里多路，作坊主人雇人搬运，花了三天时间才搬完。

老 饕

有个叫邢德的人，是条绿林好汉。他的箭术很高强，远近闻名。但是，好箭术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他出门做生意的时候，常常碰上倒霉事，结果赚不到钱，反而赔了本。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一生都穷困潦倒。不过，他的朋友不少，尤其是南北两京的商人为仰仗他的箭术，都愿意跟他一起出门。

有一年初冬，有几个客商主动借给邢德一些本钱，拉他一起做新的买卖。那时候的人相信迷信。在进货之前，邢德便去找会卜卦的一个朋友卜卦。那个朋友对他说，这次买卖即使不亏本，也绝对赚不了多少钱。邢德听了这话，心中闷闷不乐。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本钱，要是这次再亏本，他连借来的钱都还不起。因此，他想退出来，不做这趟生意。但是，那几个借钱给他的客商死活拉上他，并且，很匆忙地出发了。

到达都城后，他的买卖做得极不顺心。腊月中旬，邢德独自一人骑马出了城门。想到没赚着钱过年，他的心情好不郁闷。见路边有家客店，他便解下行装喝起酒来。这时，在客店餐厅的北窗下，有个白发老人与两个少年正在饮酒，桌边站着—个头发蓬乱的童子。他们吃完酒菜后，老人叫少年从袋里拿出银子，堆在桌上。交完酒菜钱后，他们就要离开客店。少年从马槽里牵出一只骡子，扶老人骑好，童子则跨上一匹瘦马跟随。待这一老—少走出几丈远，两少年才各自带着弓箭，策马追去。邢德见他们有那么多银子，眼里几乎要冒出火光来。他也扔下碗筷，悄悄尾随他们而去。原来，老人和童子走得并不快，邢德穿近路不一会儿就跑到他们前面。他勒住马，忽然拉开弓对准老人，只见老人却不紧不慢地弯下身子去脱左脚上的靴子，他微笑着对邢德说：“你不认识老饕吗？”邢德也顾不上同他说话，拉满弓—箭射去，但这老人好像没看见—样沉稳，他仰卧马鞍上，伸出脚，张开两个脚趾就将邢德射来的箭紧紧夹住了。他带着嘲笑的口吻对邢德说：“就你这点本事，哪里用得着你爷爷动手？”邢德被激得涨红了脸，他施展出自己的绝技，—箭连着一箭向老人射去。老人用手抓住—枝箭，好像没有预防他的第二枝连珠箭，呼地从骡背上摔下来，嘴里衔着箭僵卧在地。跟随他的童子也下了马。邢德高兴坏了，他以为老人已被他射伤。不料，他刚走到老人旁边，老人竟—口吐出箭，跃身而起，指着邢德说：“初次见面，你为什么这样无礼？”邢德着实吃了一惊，他的马也受到惊吓，—阵乱跑。邢德这才明白老人是个奇人，他连头也不敢回，灰溜溜地逃走了。

邢德拍马走了三四十里，遇到—支官府押送金银财宝的队伍。他仗着自己的武艺，截走了一千多两银子。他正有些得意时，忽然听见身后有马蹄声。回头—看，原来是童子换骑了老人的那头跛骡追来了。童子边追边喊：“你不要走，快把抢来的东西分—半给我。”邢德说：“你认识我‘连珠箭’邢某吗？”童子不以为然地回答：“刚才已领教过了。”邢德见童子其貌不扬，身上又没有弓箭，以为好对付。他—连射了三枝箭，却都被童子接住了。童子笑着说：“这点本事羞死人了。我来的匆忙，没有带弓来，你的这些箭我拿着也没什么用，就把它还给你吧。”说着，就从手指上脱下铁环，穿在箭上，然后用力—掷，只听得呜呜风响。邢德急忙用弓—挡，不料，弓弦正好碰上铁环，当的—声断了，弓身也随之破裂。这—来，邢德吓晕了，童子

掷过来的箭迅即穿耳而过，邢德扑哧一声跌下马。童子跟着下马要来搜查，邢德躺在地上用弓击打，童子夺过弓，一折两半，再一折成四段，丢弃一边。接着，童子用手和脚将邢德压在地上，邢德几乎动弹不得。他那条厚实的腰带，早被童子用手捏得粉碎。制服了邢德，童子取走了大部分银子，跳上跛骡，说声“鲁莽了”，一摆手就跑得远远的了。

从这件事以后，邢德不再有恃无恐了。他变得待人和善起来。因为他懂得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

宫梦弼

从前有个叫柳芳华的人，他的家产相当富有，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

柳芳华为人慷慨大方，好结交宾朋。因此，他的家里常常聚集着上百号客人。他不仅爱交朋友，而且总是乐于帮助别人。每当朋友有难向他借钱时，他从不拒绝，有些人借了钱不还他也不去索要。

柳芳华的许多宾朋都向他借过钱，只有一个叫宫梦弼的陕西客人从未向他乞求过什么。柳宫两人交情很深，宫每次到柳家一住就是一年。柳芳华的儿子柳和，那时还梳着两个小牛角辫，他管宫梦弼叫叔叔。每天放学回来，宫梦弼便同他一起玩耍、做游戏。他们把地砖揭起来，然后往地下埋石子。这些石子在他们眼里就是金子，因此，埋石子也就成了埋金子。这种埋金子的游戏他们老玩不够，到后来，他们把五栋房子几乎都埋遍了。不少客人都笑宫梦弼行为幼稚，宫却不以为然，柳和对则比对其他客人亲热得多。

后来，柳家渐渐衰落，再也不能满足众多客人的要求。于是，柳家的宾客也就渐渐稀少，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柳芳华一辈子重情义，他晚年时，家境更加衰败，他硬是卖田卖地来招待客人。这时，柳和也长大了，他受父亲的影响，花钱大方，把朋友看作亲兄弟。

不久，柳芳华病逝了，柳和没钱办丧事，宫梦弼便拿出自己的钱为柳家料理后事。柳和对他很感激，便将家里的事托付给他管理。宫梦弼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带回一些瓦片，把它们放在房子的黑旮旯里。这些瓦片有什么用？柳和不明白，别人也都不明白。

有一天，柳和对宫梦弼诉苦，说家里太穷，什么事也做不了。宫劝导说：“你不知道过苦日子的艰难，不要说现在没钱，就是给你一千两白银，你也能马上花光。男子汉怕什么穷？不能自立才是最可怕的。”过了不久，宫要回自己的家。柳和希望他早点回来，宫答应了。宫走了以后，柳和不会持家，家里穷得饭都吃不饱，原来的家当差不多卖光了。柳和天天盼着宫梦弼回来，但宫却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当初，柳和出生时，柳家家业兴旺，称富一方。柳家和邻县一个大户人家黄家订下亲事。后来，黄家听说柳家变穷了，便有二心。柳芳华去世时，黄家不来吊丧。柳和服丧期满后，母亲叫他去黄家商量婚期，希望黄家能给予同情和照顾。但柳和赶到黄家时，黄家竟将他拒之门外，并让守门人转告他：“回去筹备百两银子再来，不然，从此断绝来往。”柳和一听这话伤心得痛哭起来。黄家对门的一个刘老太婆可怜他，留他吃了饭，还送给他几个钱，叫他赶紧回家。

柳和的母亲听说黄家翻脸不认人，又悲又气。想来想去，她只好叫儿子到一些富贵人家求助，因为柳家过去都接济过他们，他们欠柳家的钱柳家根本没去要过。但柳和说：“过去他们和我们柳家交往是因为柳家有钱，如果我现在坐着高车大马去，借一千两银子也不难，但现在我们衣衫褴褛，人家根本瞧不起。谁还想起过去柳家对他们的恩惠，想起过去的那份情谊呢？况且父亲给人钱财，从来没有立过契约或找个保人，现在连讨债的凭证也没有啊。”在母亲的强求下，柳和只好出门求助，但二十多天都没借到一文钱，后来只有一个演戏的门客送来一两银子。

想到世态这般炎凉，柳和母子都深深地绝望了。

话说黄家姑娘这时已长大成人。她听说父亲因为柳家变贫穷而拒绝柳和

求婚，心中十分不满。黄家要把她嫁给别人，她哭着对家人说：“柳郎不是生下来就穷的，假如现在他家里比过去还要富，那我们家会把我许给别人吗？只是由于贫穷而抛弃柳郎，这不仁义！”父亲再三规劝，她始终不变心。她的父母见女儿这般执拗，都很生气，早也骂晚也骂。但姑娘不予理睬，她深信自己的态度是对的。不料，过了不久，黄家遭盗贼抢劫，黄氏夫妇差一点被盗贼杀害，家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黄氏夫妇只得过起清贫生活，但他们是多么怀念从前的富裕生活啊。

一晃三年过去了，黄家的贫困状况一点儿也没改变。有个西方商人听说黄家姑娘长得很漂亮，愿意拿出五十两银子作聘礼，要娶黄姑娘为妻。她的父母为贪这些钱就一口答应了。黄姑娘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她悄悄换了一身衣服，把脸涂成黑灰色，当夜逃出了家门。

一个姑娘家逃出家门，无依无靠，只好沿途乞讨。就这样，黄姑娘整整走了两个多月，才找到柳和家。柳母从未见过她，所以当她在满身尘土、穿着脏兮兮的衣衫走进柳家时，柳和的母亲把她当成乞丐，姑娘哭哭啼啼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柳母听了以后很感动，与姑娘抱头痛哭一场。柳母亲自为姑娘准备热水，姑娘经过梳洗之后，变得肌肤白嫩，光彩照人。柳和母子非常高兴。过了些日子，柳母为柳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从此，一家三口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虽清贫却充满着幸福。由于家里穷，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柳母流着眼泪说：“我和柳和本该如此，可怜的是，苦了我的好儿媳。”黄姑娘笑着安慰婆婆：“儿媳出门乞讨时，什么苦都吃过了。现在我们的日子虽然也很清苦，但比起乞讨要强百倍、千倍，我觉得很幸福。”柳母听了以后，为有这样一个好儿媳高兴，一家人虽苦犹甜，连周围的人都很羡慕。

有一天，黄姑娘到一间空房子里去，见院里长满了荒草，走进室内，见里面落满了尘埃。在一个暗角里，她发现有一大堆东西，用脚一踢，感觉那些东西很硬，拣起来擦去灰尘一看，竟是银子。她大吃一惊，赶忙跑去告诉柳和。柳和也觉得诧异，他们把黑昏晃里的东西全搬出来，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银锭。柳和这才想起，这些银子原来不过是宫梦弼叔叔当年在这里作客时从外面拣回来的瓦片。没料到，当年的瓦片而今变成了银子！柳和还记起，小时候，宫叔叔常跟他一起玩耍埋金子的游戏，难道当年埋的那些石头瓦片如今都成了银子？想到这里，柳和不由得心急起来。原来，因为家贫，他家的房子已典给别人了。他和妻子商量怎么办，妻子说赶紧把房子赎回来。于是，柳和夫妇连夜找到那人家，用一些银子把房子赎了回来。进房屋一看，柳和很失望，他家过去的地砖而今大多都已残破，当年埋的石子有不少就露在外面，看来奇迹是不会发生了。可是，当柳和揭开地砖，掏出地下的石子时，柳和还是惊呆了：银子，闪闪发光的银子！

就这样，一夜之间，柳和成了百万富翁。他们赎回田产，装饰住房，买奴仆。柳和立志发愤，刻苦读书，他说：“我要是不能自立，对不起宫叔叔！”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柳和终于考中了举人。柳和没有忘记当年帮助过他的刘老太婆。于是，他带上银两，亲自去答谢。柳举人穿戴整齐，光彩夺目，他的十几个奴仆也都骑着高头大马。一行人来到刘老太婆家，让刘老太婆吃了一惊。她只有一间房子，柳和就坐在床沿上同她说话。外面人喊马叫，满巷子都听得到，对面的黄家也听得清清楚楚。

黄氏夫妇自从女儿出走以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西方商人的彩礼他们早已花掉，只好卖房子还债。这时，他们穷得和当年的柳和一样。听说原来

的女婿富了，他们不好意思见面，只得闭门叹息。刘老太婆叫人买了酒菜款待柳和，她一个劲地称赞黄家姑娘的贤德，只是不知道她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老太婆问柳和成家了没有，柳和说成家了。吃完饭，柳和邀请刘老太婆去他家作客。刘老太婆同柳和一道乘车回家，黄姑娘被一群丫鬟簇拥着出来见客，刘老太婆开始都没认出来，当她得悉柳和的妻子正是黄姑娘时，又惊又喜。刘老太婆住了几天后才返回家。她回去后赶紧到黄家报信，告诉他们黄姑娘的消息，并说黄姑娘很关心父母的情况。黄氏夫妇又惊喜又惭愧，想去看女儿，又担心遭柳和冷遇。他们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等地步，悔不该当初以物取人，以致今天不得不咽下悔恨的苦水。

雷 曹

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乐云鹤，一个叫夏平子。他们从小一起住，长大以后又是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比亲兄弟还要亲密。

夏平子从小就很聪明，十岁的时候就能写诗作文章，在当地小有名气。乐云鹤虚心向他学习，夏平子总是不知疲倦地帮助他。这样，乐的功课一天天进步，作文也写得很有文采，人们都称赞他俩是一对小神童。可是，乐云鹤每次考试成绩都不理想，结果是名落孙山。这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了。不幸的是，夏平子得重病死了，他的家里很贫寒，后事都是乐云鹤帮助料理的。夏死后，乐主动帮助夏的遗孀和小孩，每次得到一点点收入，都要分为两份。人们对于乐的为人更加敬重。乐的家产也并不多，加上又要接济夏家，所以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乐不得不放弃读书，改做商人。他经商半年，发了些小财，使家里的日子又红火起来了。

有一天，乐在金陵城一家旅店里休息时，见一个人身材很高，但瘦骨嶙峋。这个人神不守舍地坐在旅店里，脸上堆满了愁容。乐便过去问他是不是想吃点东西，这个人不说话。乐心想，或许他是不好意思说。于是，乐便将饭食送到他面前。这个人显然很饥饿，他连筷子也不要，竟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将饭食吃得精光。乐看他食犹未饱，便又要了两份食物，他又一扫而光。这时，乐叫店主拿来猪肘子，外加一盘馒头给他，他又吃了个干干净净。这才说吃饱了。他向乐表示感谢，说自己已有三年多没这样吃饱过。乐问他：“你本是一个壮士，为什么落到饭也吃不饱的地步？”他说：“我有罪而遭到上天的惩罚，不能向别人说。”乐问他住什么地方，他回答说：“陆地上没有我的屋舍，水面上没有我的舟楫，早晨在这个村，晚上在那个镇。”乐整理好自己的行装打算赶路，这个怪人却紧跟着他。乐于是请他走开，他说：“你有大难，我应该帮助你，因为你帮助了我，让我吃了一顿饱饭。”乐见他主意已定，也就不再推辞，便与他一同上路。令乐感到奇怪的是，在旅途中乐请他吃饭时，他却不肯再吃，他对乐说：“我一年当中只吃几顿饭。”

第二天，乐同他乘船过江时，忽然来了大风大浪。商船经不住风浪，翻到江心去了。乐和这位怪人都掉进水里。一会儿，风浪平息了，怪人背着乐冲出水浪，登上一艘客船，接着，他又踏浪而去，不一会儿拖来一只船，他将乐扶进船，叫乐在船上休息，他自己再次跳进江中，把刚才落下去的货物捞上来，将它们放回船里，就这样，他上上下下，一会儿水里，一会儿船上，硬是把所有落水的货物都捞回来了。见此情景，乐云鹤感激不尽，谢他说：“你刚才救了我的性命，这已完全够朋友了，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现在，你又把我的货物全捞回来了，我就更无法报答了。”乐云鹤觉得他是个神人，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气力呢？

当一切收拾妥当以后，乐云鹤准备启程。没想到，这位神人却要告辞。乐苦苦挽留，他才同意陪伴乐。他们一起航行。乐笑着对他说：“这真是一次大灾难，所幸的是，我们总算脱险了。我的货物也完好无损，只不过丢了一只金簪。”神人听乐这么一说，又要去寻找，乐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跳入水中。乐几乎是惊呆了，因为神人很快就从水里冲上来，含笑把金簪送给了乐。江上的人无不惊奇。在这位神人的帮助下，乐云鹤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运货任务。

乐带着神人回到家，待他像亲人一样。这位神人每隔十几天才吃一顿饭，

不过不吃则已，一吃就要吃好多食物。在乐家住了些日子，神人又说想走。乐哪肯放他走？碰巧的是，当时天色正暗，眼看着就要下雨。乐云鹤听见滚滚雷声，自言自语道：“云里面不知是什么样子？雷又是什么东西？要是能到天上去转转，就一定能知道其中的奥秘。”神人笑着说：“你真的想到云里去玩玩吗？”乐笑了笑，未置可否，因为他心里明白，这样的事只能心里头想想而已。过了一会儿，乐感到身体疲乏，便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他从睡梦中醒来，觉得整个身子直摇晃，不像是坐在椅子上，睁开眼睛一看，自己竟在云气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白絮。乐惊异地站起身，感到一阵阵晕眩，好似坐在船上一般。可是，用脚踩地却感觉非常柔软。他抬头看星斗，星斗近在眼前。乐这时已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梦境还是实境，他睁大了眼睛，仔细观察星斗。他发现，这些星星嵌在天上就像成熟的莲子嵌在莲蓬里一样，大的像瓮，中等的像坛子，小的像杯子。用手去摇，大的十分沉稳，小的却可以摇动，甚至可以摘下来。于是，乐云鹤用劲一摇，摘下一颗小星星藏在衣袖里。他拨开云气向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银河茫茫，城市如豆粒。乐吓出一身冷汗，他嘴里念叨着：可要小心啊，不然，万一失足掉下去，岂不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令乐云鹤吃惊的事儿还不止这些。正当他担心自己目前的处境时，两条龙驾着一辆彩车款款而来，忽然，龙尾一甩，嚙然作响。龙车上有个大器皿，有几丈长，里面装满了水。车子停住以后，便有几十个人舀水往云里洒。他们看见乐，都很奇怪。这时，乐云鹤发现那位跟自己相处过的神人也在里面，神人也发现了他，神人对他的伙伴们说：“大家不要见怪，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说着，他递过一个舀水的器具给乐，叫乐也跟着洒水。乐记起，这时地上正遇大旱，庄稼都快要旱死了。于是，他接过器具，拨开云，向着故乡的位置尽情地洒水。过了一会儿，那位神人对乐说：“我本是雷神，从前因为把雨水下错了，被罚到人间三年，今天期限已满，我们只好从此分别了。”接着，他将驾车用的万丈长绳丢到乐的跟前，叫乐抓住绳子往下降。乐从未这样尝试过，心里非常害怕，可那位神人却笑着对他说：“不会有事的，你就大胆地降吧。”乐忐忑不安地按照神人的吩咐往下降，好在晃晃悠悠的时间并不长，他就落到地上。一看，自己正站在村外。帮他落地的绳子慢慢地收回云中，渐渐消失了。

乐云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发现，家乡的旱情早已消失了，河里渠里如今都已涨满了水。再也不必担心庄稼会旱死了。他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急匆匆赶回家，见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朝袖口里一摸，刚才摘的那颗星星竟还完好无损！他轻轻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再定眼一看，看出这颗小星星是黑色的，硬如石头。到了夜里，它光明焕发，把四壁照得通亮。乐云鹤好不喜欢，他用一个袋子把它收藏起来，只有当贵客来访时，他才肯拿出来照着饮酒。

有天夜里，乐的妻子对着这颗小星星梳头，忽见星光渐渐变小，到后来只有萤火虫的亮光那么大，而且，光亮在空中乱飞。乐的妻子正感到奇怪，那光亮忽然飞进她的嘴里，怎么咳也咳不出来，后来竟一口吞下去了。她惊恐不安，赶忙跑去告诉乐。乐也觉得这件事很奇怪。那天晚上，乐云鹤梦见夏平子对他说：“我是少微星。从前你对我的恩惠，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承蒙你从上天把我带到地上，说明你我缘份深啊。现在我愿意作你的孩子，

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这一年，乐云鹤已三十岁了，但还没有儿子。这个梦叫他好高兴，不久，他的妻子果真怀孕了，分娩时，满房光亮，乐云鹤夫妇便将孩子取名“星儿”。星儿非常聪明、机灵，16岁就考中了进士。

罗刹海市

从前有个叫马骥的人，年少时就风流倜傥。他为人很聪明，十四岁便考入学府。只可惜，他的读书生涯并不长久，因为他的父亲年老以后不再出门做生意，而让马骥弃学经商。马骥只好从命。

父亲一生经商，到过的地方不少，见过的奇事更多，但比起马骥后来的经历却逊色多了。马骥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特殊经历呢？

有一次，马骥跟别人一道渡海经商，不料，他们的船被大风吹迷了方向，过了几天几夜，他们才从茫茫大海上发现了一个可以获救的都城。于是，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地上了岸。

马骥生得英俊，小时候便有“俊人”的称号。但他平时对别人的外貌并不很在意。可是到这座都城才发现，这里的人长得都特别丑。他们看见马骥长得跟自己一点儿都不像，反而以为他是个妖怪，于是众人一哄而逃。马骥开始看见他们的模样，心里很恐惧。可是，当他了解到这里的人都害怕自己的时候，他不再恐惧，反倒想凭借自己的特殊力量来欺侮这城里的人。从此以后，看见城里的人在吃饭，他就径直跑过去，将城里的人吓走，然后吃他们剩下的饭菜。

有一天，马骥走到一个山村里。他发现，这个山村里有些人不像都城的人那么丑，只是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一点儿都不讲究打扮。马骥没有闯入他们的家园，而是坐在村头一棵大树下休息。山村里的人从来没见过像马骥这样的人，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远远地望着他。过了好久，觉得他并不是什么吃人的怪物，才稍稍靠近了一些。马骥表示出友好的姿态，他笑吟吟地跟他们说话。但是，他说的话山村里的人多半听不懂。他费了半天口舌，才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从中国来的。听懂了他的话的山里人马上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所有的邻里。山村里的人于是都知道他马骥根本不是什么吃人的妖魔。尽管如此，那些模样生得很怪异的人始终不敢上前，差不多是看看马骥一眼就走开了。敢上前和马骥接触的，口鼻位置与中国人长得差不多。

马骥和一些人总算沟通了感情。原来，这山村里的人很好客，他们便邀请马骥到村里做客。马骥也就不推辞。在酒宴上，马骥问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回答说：“听长辈们说，西去两万六千里有个地方叫中国，那里的人形象都很奇特，今天看见你，果然是这样。”马骥问他们为何这么穷，连衣服都穿不整齐，他们说：“我们国家所看重的不是文章，而是相貌。长得特别美的，就是上等人，做大官，次一等的，做地方官，再次一等的，也能得到贵人的宠爱，由此获得食物养活妻儿。像我们这些丑陋的人，刚出生时父母就认为不吉利，多半被遗弃了。有些之所以未被马上扔掉，只不过是传宗接代。”听他们这么一说，马骥更加好奇，于是追问他们这是哪个国家，山里人回答说叫罗刹国，国都在北边，离这个山村不过三十里地。

罗刹国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马骥很想亲眼去看看。他请山村里的人给他引路。村里人答应了。

罗刹国都城的城墙是黑色石头砌成的，远看黑黝黝的。城中的楼阁有近十丈高，但上面盖的瓦很少，多半是红色的石片。

马骥和村人到达都城的时候，正赶上退朝，一大批官员从宫中出来，他们的阵势颇为壮观。马骥听见村人介绍说：“他是相国。”马骥一看，发现这位相国的两只耳朵是反着长的，鼻子则有三个孔，睫毛像帘子一样遮住了

自己的眼睛。这时，又有几个骑马的官员从宫中出来，村人又介绍说：“这是大夫。”村人依次指出他们的官职，只见这些大夫一个个都长得面目狰狞怪异。马骥发现，官位越低的人，丑的程度也就好一点。过了一会儿，马骥打算返回。可街上的人看见他都吓得惊叫奔跑，他们显然把他当作怪物。村人急忙向市民解释，市民这才停止奔跑。有关马骥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快传遍全罗刹国。

罗刹国的官绅大夫都很想看看这个异国来客。他们命令村民邀请马骥。可是，当马骥到他们家时，他们又不敢正面接触，男男女女只敢偷偷地从门缝中窥看。马骥去了好几家，情形都是如此。马骥有些不耐烦了。

这时，村人对他说：“有一个人肯定敢直接见你。”马骥问是谁，村人回答：“是保卫宫廷的侍郎，他曾经和先王一起出使国外，见过许多种人。”马骥于是登门拜见。侍郎果然很高兴，他把马骥看作尊贵的客人。侍郎年岁已高，看样子有八九十岁。他的外貌不算十分丑，只是眼珠突出，胡须坚硬。这位老侍郎说：“我年轻时经常奉王命出使国外，我到过很多国家，就是没去过中国。而今我已经有一百二十岁，早已闲居在家，已有十多年没去上早朝了。现在我见到你这位尊贵的客人，我不可不将此事上奏天子。对，明天一早，我为了你要去早朝。”老侍郎设宴款待马骥。为了表示欢迎，老侍郎还特地叫来歌女弹唱助兴。他问马骥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歌舞，马骥回答说有。老侍郎于是请客人唱支歌。马骥不好推辞，便敲桌子作为节拍唱了一曲。谁知，老侍郎听了以后竟赞叹不已，连声说：“唱得太好了，好似凤鸣龙啸，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第二天一早，老侍郎破例去上朝。他将马骥的情况一一向国王讲了，并推荐马骥当大臣。国王很高兴地下了诏书。但这时有几个大臣说马骥的外貌长得怪异，恐怕国王看了会受不了。这一来，马骥当大臣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老侍郎从宫中出来告诉马骥，并对此事深感叹息。

马骥在老侍郎家住了好久。有一次，他喝酒喝得太多，有些醉意。想到在这罗刹国里自己无用武之地，马骥的心中不免有几分惆怅。于是，乘着酒醉，他用煤炭把自己的脸涂抹成三国演义中张飞的样子，并拔剑起舞。谁知，他的这番表演竟获得老侍郎的赏识。老侍郎认为，马骥这么一打扮变得漂亮多了。他并且对马骥说：“你用这个样子去见宰相，宰相一定会觉得高兴，并要重用你。你由此可以得到很高的俸禄。”马骥以为老侍郎是在开玩笑，便笑着说：“我这样在你家里闹着玩玩还可以，可是，怎么能改换面目去贪图富贵呢？”老侍郎却不这么看。过了几天，老侍郎在家中设宴，请正在朝中掌权的官员们饮酒。在客人到来之前，他让马骥把脸画好等着，等客人到齐了，便喊马骥出来见客。那些见过马骥的官员见马骥模样大变，都奇怪地问：“为什么他原来很丑而现在却很美呢？”马骥穷尽自己的舞技，还唱了一支《弋阳曲》，他的精彩表演使那些官员开怀不已。

第二天，官员们纷纷上奏国王，要举荐马骥。国王见这么多官员一致举荐，便以召见使臣的礼仪召见了马骥。见面后，国王询问中国治安的策略，马骥用一些外交辞令细说了一遍，他的谈话很受国王的赞赏。高兴之余，国王在便殿设宴款待马骥。酒过三巡，国王请马骥唱高雅的歌曲，马骥立即起身，他学罗刹国歌女的样子，也用白绵缠头，唱了几曲靡靡之音。国王听了十分开心，当天就封他为“下大夫”。马骥可以称得上是功成身就。作为朝中要员，他常常参加国王的私宴，国王对他很宠爱。

可是，好景并不长久。过了一段时间后，一些官员得知马骥的面目是假装的。从此，他每到一处，就听见别人窃窃私语；他还发现，官员们对他不再像从前那般亲近了，相反，他们总是尽量回避他。马骥在朝廷中变得越来越孤独。想来想去，马骥终于决定摆脱这个困境，他主动上疏请求辞职退休。然而国王不准。于是，他又上疏请求休假，国王只好同意，但只批准三个月的假期。

于是，马骥乘马车赶回原来的那个小山村。村人都跪着迎接他。他将带来的金银分给朋友。村人说：“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得到大人的赏赐，明天一定去海市，买些珍奇的东西报答大人。”马骥连忙问海市是什么地方，村人回答说，就是海中的集市。四海的鲛人都到海市来卖珠宝，四方十二国的商人也到海市进行贸易，其中还有不少神人来玩耍。海市虽然珍宝琳琅满目，但交易时总是云霞遮天，波涛大作，所以达官贵人一般不敢前往，他们多数是将金银交给我们，让我们替他们代购。村人还说：“现在离海市的的日子不远了。”马骥从未听说过这些，便询问村民们是如何知道的。村人说：“我们早已掌握规律了。每当看见海面上有朱雀往来飞翔，七天之后便是海市。”马骥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起来了，他对村人说，自己很想去看海市，到时候一定要把他带上。

过了三天，人们远远看见水天相接之处，有层层楼阁，纷纷聚集的商船，一艘接一艘，场面十分壮观。马骥跟随村人的小船，迎风斩浪，终于到了海上集市。他发现，集市城的城墙相当牢固，那些砖块竟和人一样长，城楼高耸入云，造型新颖别致。他们把小船系好后，便走进集市。

嗨，这海市可真大啊。市面上陈列的奇珍异宝，光彩照人，多半是人世间没有的。当马骥和村人正在挑选物品时，忽然有个少年骑着一匹骏马而来，市民们都赶忙相让，相互招呼说“东洋三世子来了”。这位三世子眼睛倒也精明，他一眼就看出马骥不是当地人。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就有人骑马前来询问马骥的籍贯。马骥很恭敬地在路旁行了礼，说自己是中国人。三世子一听，高兴地说：“和中国人相识，幸会，幸会！”于是马上叫人牵来一匹好马给马骥，和他并马而行，直奔西城。他们刚到岛岸，马骥所骑的那匹马竟长嘶一声跳进大海。马骥当时吓得晕头转向，当他大声喊叫“救命”时，只见海水正向两边分开，像两堵墙壁那样竖着。骏马跑得飞快，马骥惊魂未定，就到了一座宫殿外。这宫殿玳瑁作梁，鱼鳞为瓦，四周透亮，金碧辉煌，夺人耳目。马骥刚落马，就见三世子已在向他行礼，请他进入宫殿。马骥心想，恭敬不如从命。事到如今，也只好闯他一闯了。

马骥迈步进入辉煌的宫殿。他抬头一看，发现龙王正端坐在大殿上。三世子连忙向龙王报告说：“臣在海市游览，遇见这位中国来的贤士，所以特地带来参见大王。”马骥也赶忙上前行参拜之礼。龙王说：“先生是大学问家，写诗作赋必定能超过屈原、宋玉他们，因此，我想请你大笔一挥，写一篇海市赋，希望你能完成。”马骥未加推辞，拿起龙王给他准备的水精砚、龙须笔。这里的纸洁白如雪，墨芳香似兰花。马骥才思泉涌，浮想联翩，一会儿就写成一千多字的赋，然后把它献给龙王。龙王读了以后，十分赞赏，说：“先生真是雄才，使我水国增光不少。”

于是，龙王召集各部头领，在采霞宫设宴庆贺。酒过几巡，龙王举起酒

上疏：封建时代臣下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

杯对马骥说：“我有个爱女，还没有择婿，愿意把终身托付给你，先生愿意不愿意？”对龙王的宠爱，马骥心情激动，连忙感谢龙王。第二天，马骥赶去上朝，龙王封他为驸马都尉。龙王还把他的赋迅速传到四海。四海龙王，都派专员来祝贺，并抢着发出请柬邀请驸马赴宴。马骥穿着锦绣衣服，骑着青龙，吆喝着走出宫殿。几十名武士前呼后拥，一路上人欢马叫，不到三天，就游遍了四海。从此，“龙媒”的名声四海皆知。

马骥和龙女相亲相爱，生活十分美满。龙宫中有一棵玉树，树干晶莹，叶子如玉，又小又多，洒下满地浓荫。马骥与龙女常在玉树下吟诗唱歌。玉树开的花像栀子花，奇怪的是，每一片花瓣落下，都铿锵有声。拣起来一看，像红玛瑙雕刻而成，洁亮可爱。此情此景，身在龙宫的马骥却生出伤感，因为他想起了故乡。到后来，他的思乡之情日浓，于是，他就对龙女说了自己的想法，他问龙女能不能同他一起回故乡。龙女对他说，仙界与人间道路不通，因此，我不能随你回去。但龙女很理解马骥思念故土、思念父母之情。马骥听龙女一番诉说，禁不住眼泪直流。龙女对马骥说：“两地同心，就是夫妻，何必要早晚在一起才叫白头偕老呢？”她要马骥在三年之后的四月八日，再驾船到南岛来，她将把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托付给马骥。分别前，龙王设宴送行，并送给马骥很多礼品。龙女乘坐白羊车，一直送到海边。她说了声请多珍重，便回转羊车离去了，海水又合在一起，再也看不见水下的龙宫了。

别后不久，龙女竟生下一对双胞胎。但盈盈一水相隔，仙凡永远分开了，龙女和马骥无法互通音讯。马骥一直牢记着三年的期约。到了四月八日那一天，他驾船到南岛，远远看见两个孩子浮在水面拍水戏耍，竟然沉不下去。马骥赶忙上前拉起孩子。仔细一看，他们长得都很像龙女。马骥发现他当年离开龙宫时给龙女留下的红玉莲花，而今别在孩子的花帽子上。马骥心中又喜又悲。两个孩子活泼可爱，他们呀呀地喊着要回家。马骥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想到水下的龙女是如此贤惠，而烟波之中又无路可寻，只好怅然地抱着两个孩子回家了。三年前分手时，龙女送给他的珠室，价值连城，马骥和他的孩子们几辈子也花不完，但是，马骥心中的惆怅却越来越深，他怀念龙宫，思念龙女，更忘不了罗刹国的人。

保 住

吴三桂还没有反叛清政府的时候，镇守在云南。他曾经通告他的部下：谁要是单人抓住一只老虎，就给他高俸，并且要封他为“打虎将”。其中有一个部下叫保住，此人强健快捷像猴子一般。何以见得？有件事很说明问题：官邸中修建一座高楼时，刚架上梁，保住便顺着楼角向上攀登。他一下子就到了楼顶，站在屋脊上飞快行走，来来回回走了三四通，接着，耸身一跳而下，在地上挺然直立。

吴三桂有个爱姬，会弹琵琶。她的琵琶不同一般，用暖玉做的弦柱。要是将琵琶抱在怀里，满屋子的人都会感到温暖。因此，这个爱姬把它当成宝贝收藏着，没有吴三桂的手谕，她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给人看的。

在一次晚宴上，有个客人请求观赏这琵琶的奇特之处。当时，吴三桂疲倦了，说以后给他看。恰好保住也在旁边，他对客人们说：“没有大王的命令，我也能把它拿出来。”吴三桂和客人们都不相信。为了试探他的技法，吴三桂派人赶回府里，告诫内外加强警备，然后派保住前往，保住翻过十几重院墙，才到那个爱姬所住的院子。只见房里灯火辉煌，房门紧锁，进不去。走廊里有个鹦鹉停在鸟架上，保住就装猫叫，过了一会儿，又学鹦鹉叫，大叫“猫来了”，又学鹦鹉慌忙扑打翅膀的声音。只听那爱姬叫丫环：“快去看看，鹦鹉被猫扑死了！”保住藏在暗处。一会儿一个女子提着灯笼出来，刚出门，保住便闪进屋。那爱姬正守着琵琶，琵琶放在桌上。保住拿起琵琶就往外跑。那爱姬大吃一惊，忙喊：“强盗来了。”防守的人忙赶来，见保住抱着琵琶在跑，已追不上了。赶忙射箭，箭矢如雨一般。保住纵身一跳上了树。墙下原来有三十几棵大槐树。保住在树枝上穿行，像鸟从这棵树飞向那棵树一样。穿过树丛之后，保住跳到屋上。跑到屋的尽头，又登上楼阁。一直跑进殿里，简直像长了翅膀一样，一眨眼就不知哪里去了。这时，吴三桂和客人们还在饮酒，保住抱着琵琶在屋檐前飞落而下，连鸡犬也没有惊动。保住高强的武艺令他们惊服不已。

促 织

明朝宣德年间，皇宫中盛行斗蟋蟀的游戏。为此，朝廷每年都要向民间征缴蟋蟀。这东西本来不是出于陕西，只是有个华阴县令，为向上司讨好，送上了一头，试着斗一斗，还不错，因而上司责令华阴县令常常上贡。县令又责令乡官去办。小小蟋蟀而今登上了大雅之堂，于是，街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得到一头好的，就用笼子养着，作为奇货，要很高的价。差役狡猾刁悍，借这件差事，耀武扬威。往往为上交一头蟋蟀，竟使几户人家倾家荡产。

华阴县里有个叫成名的，是个童生，一直没考上秀才。成名为人迂腐迟钝，于是被奸猾的差役上报后委派为乡官，成名千方百计想推托却怎么也推辞不了。干了不到一年，家里一点微薄的家产几乎赔光。这次又碰上征缴蟋蟀，成名不敢按户摊派，自己又没钱抵偿，忧愁烦闷得要去寻死。

他妻子说：“死有什么用？不如自己去找，万一抓到一只呢？”成名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于是早出晚归，提着竹筒、铜丝笼子，在断墙荒草之中扒石头，找洞穴，什么法子都用尽了。虽说捉到过两三头，但又差又弱，不合要求。县官不管这些，只是一个劲儿地限期交纳。十多天中，成名挨了差不多上百板子，两腿被打得脓血淋漓，连蟋蟀也不能去捉了。成名在床上翻来复去，想一死了之。

当时村里来了个驼背巫婆，能借神的指示预卜吉凶。成名的妻子带了些钱去问卜，只见少女老妇挤满了巫婆的门。进到屋里，里面的密室垂挂着帘子，帘外摆着香几。问卜的人在鼎里烧上香，再拜，巫婆在旁边向空中代为祷告，嘴唇一张一合，不知念些什么，人人都严肃地站着听。一会几，帘内抛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问卜人心中的事，一点儿也不错。成名的妻子把钱放在桌上，像前面的人一样焚香、下拜。约摸过了一顿饭的光景，帘子一动，一张纸片丢了出来。拾起来一看，不是字，是张画。纸上画的是一座殿阁，像是寺庙，殿后小山下怪石乱卧，荆棘丛生，伏着一头叫“青麻头”的蟋蟀，旁边一只癞蛤蟆，像要跳舞的样子。捉摸了半天也不明白，但是看到画上有蟋蟀，与心中事暗合，就折起来收好，回家后连忙交给成名看。成名反复地自言自语：“莫不是指示我捉虫的地方？”细看纸上画的景物，与村东大佛阁特别相似。于是强行拄着手杖，拿着画，去寺庙后面。那里有座高高的古墓，顺着古墓再走，只见怪石乱卧，很像画上的样子。于是在荒草之中慢慢走，侧着耳朵听，像找一根针、一粒芥菜种一样。心、眼、耳、力都用尽了，还是连蟋蟀的影子也没看到。成名没有灰心还是继续搜寻，突然一只癞蛤蟆跳了出来，成名更加惊奇，急忙追赶，蛤蟆跳进草丛里去了。成名蹑手蹑脚地扒开草丛仔细寻找，见有个蟋蟀伏在荆棘根下，他扑了上去，蟋蟀又进到石洞里。成名用尖细小草探挑，蟋蟀也不出来，拿水筒往洞里灌水才灌出来。蟋蟀外形健壮。成名追了上去，终于抓住了。仔细一看，大身子，长尾巴，青色的颈项，金色的翅膀。成名高兴坏了，忙用笼子装回。全家人为此庆贺了一番，不亚于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璧玉。成名把它养在盆里，用白螃蟹肉、黄栗子粉喂养，特别细心周到。准备一到期限，交上去了却官差。

成名有个儿子，才九岁，趁父亲不在时，偷偷打开盆子。蟋蟀一下子跳了出来，快得抓不住，等抓到手时，已腿断腹裂，不一会儿就死了。孩子十

分害怕，哭着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听说后，脸色像死灰一样，大骂道：“害人精，你死期到了！你爸爸回来，自然会跟你算帐的！”孩子哭着走了。

不多会儿，成名回来了，听妻子说了以后，像被泼了一身冰水，怒冲冲地找孩子算帐，孩子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接着，在井里找到了孩子的尸体。夫妻二人的愤怒变成了悲恸，呼天抢地，悲不欲生。夫妻二人痴呆地对着墙角，不吃不喝，默默地相对，都不想再活下去了。天快黑的时候，成名夫妻二人想用草席卷起孩子的尸体去埋葬，走近一摸，好像还有气息，于是高兴地把孩子放到床上，半夜，孩子苏醒过来了，夫妻二人心里稍稍得到点安慰。但成名看着空空的蟋蟀笼子，气不出，话不说，也不敢再追究孩子的过错。他们从夜晚直到天明，没合过眼。

太阳出来后，成名还仰卧床上，十分忧愁。忽然听见门外蟋蟀鸣叫，一惊而起，跑出去一看，见那蟋蟀还活着，高兴地去抓，蟋蟀叫了一声跳走了，跳得很快。用手掌去盖，手掌里像什么也没有，手刚刚拿起，蟋蟀又突然跳走了。成名忙追去，转过墙角，它又不知到哪里去了。成名走来走去，四面张望，见蟋蟀伏在墙上，仔细一看，它短小，方头长腿，还不错，他高兴地把它收进笼子里。将要献上县衙时，又害怕上司不满意，想试着斗斗，看看怎么样。

村里有个喜欢多事的少年，养了一只蟋蟀，取名叫“蟹壳青”，每天跟别人斗，无不取胜。这少年想养着赚大钱，但总也没有人来买。一次他到成名家看成名所养的蟋蟀，一看，他竟捂着嘴笑了起来。于是把他的蟋蟀拿出来，放进笼子。成名一看，少年的蟋蟀是个庞然大物，又长又壮，自己感到惭愧，不敢比斗。少年坚决要斗，成名转念一想：养一只差的，到底没用，不如斗一斗，乐一乐。于是一起放进斗盆。小蟋蟀趴着不动，呆若木鸡。少年见状大笑。成名试着用猪鬃去撩拨蟋蟀的触须，还是不动，少年又笑。撩拨几次，小蟋蟀大怒，向“蟹壳青”冲去，相互跳跃扭斗，发出厮打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只见小蟋蟀跳了起来，张开尾巴，伸长触须，直咬敌方的颈子。少年大吃一惊，急忙把它们分开了。小蟋蟀仰头鸣叫，似乎在庆祝胜利一样。成名大喜。突然，一只鸡跑了过来，并伸颈去啄小蟋蟀。幸好没有啄着，蟋蟀跳开一尺多远，鸡又向前一冲，追逼着，蟋蟀已在鸡爪之下了。成名仓促之间，不知怎么救助，急得直跺脚，脸色也变了。一会儿见鸡伸着脖子，摆着翅膀。走近一看，蟋蟀停在鸡冠上，用力咬着不放。成名更加惊喜，捉住蟋蟀放进笼子里。

第二天，成名把这只蟋蟀献到县官那里。县官见它短小，愤怒地斥责成名。成名辩解说这是一只奇异的蟋蟀，县官不信，于是，拿它同别的蟋蟀斗，结果都被它击败，又用鸡试，果然像成名说的那样。于是奖赏了成名，把蟋蟀献给巡抚。巡抚非常高兴，用金丝笼子装着献给皇上，并写了一篇奏折，详细地述说了它的本领。小蟋蟀进皇宫后，皇宫里的人便把天下所贡的“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等等一些有特殊本领的蟋蟀，都拿出来与它斗，没有一个胜过它。它每听到琴瑟的声音，就随着节拍跳舞，皇上更加惊奇。皇上非常高兴，下诏赐给巡抚名马和绸缎。这个巡抚倒还没忘记是谁献上的。不久，华阴县官以治理地方“特别卓越”而闻名。县官一高兴，免去了成名的徭役，又嘱咐学使，让成名入了县学，成了秀才。

过了一年多，成名的儿子精神也复原了，他自言自语：“我变为敏捷善斗的蟋蟀，现在才苏醒。”

巡抚也重赏了成名。没过几年，成名拥有百顷田地，大片楼房，牛羊更是数以千计。出门时，他穿皮衣，骑好马，比官宦人家还阔气。

续 黄 梁

每个人都会作梦，每个人的梦又是千差万别的。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奇特的梦。

福建有个曾孝廉，他参加会试考中后，与两三个新发迹的人到郊外游玩。偶然听说毗卢禅院寄住着一个算命先生，于是一同骑马去问卜。算命先生见他得意洋洋，便稍稍奉承了几句。曾摇着扇子微笑，问道：“先生，你看我有穿蟒袍、系玉带的福分没有？”算命先生说他会当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听了很高兴，更加得意起来。这时天下起雨，于是曾和同伴到和尚屋里避雨。房里有位老和尚，凹眼睛，高鼻子，坐在蒲团上，也不搭理他们。他们上了炕，自顾说笑，大家祝贺曾将来当宰相。曾更加趾高气扬，指着同来的说：“我当宰相时，推荐张年兄当南面巡抚，家里表兄当参将，我家老仆人也捞个小小的千总当当，我心愿就满足了。”

不一会儿，听得门外雨越下越大，曾疲倦地伏在炕上打盹，他恍恍惚惚地看见两个宫中使者捧着皇帝的手诏，叫“曾太师”去商量国事。曾得意洋洋地急忙赶去上朝。皇上见了他，把座位往前挪了挪，和颜悦色地和他说了半天话，并命令三品以下官员，都得听他升降。皇上还当场赏赐蟒袍、玉带、名马。曾穿上蟒袍玉带，叩头礼拜后走出殿来。回到家里，发现已不见原来的旧房子，而是画梁雕栋，极为壮丽，自己也不明白怎么突然到了这个地方。他沾着胡须轻轻一喊，仆人们便赶忙答应。不一会儿公卿们送来海货，对他恭恭敬敬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六卿来，他热情迎接；侍郎一辈，施个礼，说说话；比这级别低的，点点头罢了。山西巡抚送来十名歌女，个个美丽，最美的是袅袅和仙仙，二人特别受他宠爱。每逢假日，就整天沉醉于歌舞之中。

一天，曾想到自己贫困的时候县里士绅王子良接济过自己，现在我已青云直上，他还在仕途上艰难跋涉，为什么不伸手帮他一把呢？第二天早朝时他就向皇帝呈上了奏折推荐王子良为谏议大夫。他的奏折，马上得到批准，皇上立即提拔了王子良。曾孝廉又想到郭太仆曾得罪过自己，过了一天，便将弹劾郭太仆的奏章送了上去，皇帝果然撤了郭的职。恩怨已了，心里好生痛快。

一天，他去郊游时，一个醉汉撞了他的仪仗，他马上派人将醉汉捆起送到京尹衙门里问罪，那个倒霉的醉汉竟被打死在棍子下。这样一来，那些房屋田地与曾家相连的人家，都怕他的权势，只得把良田房产献给他，曾孝廉从此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达官贵人。

不久，袅袅、仙仙相继死去，他在思念之余，想起过去见东边邻家女儿非常美，常想买来作妾，总是因为缺钱而不能如愿，现在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于是派些老练的仆人，强行把银子送到她家，不一会一乘藤轿就把邻家女儿抬来了。她比起往日显得更为娇艳。曾孝廉高兴异常。他回顾平生，感到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了。

时光荏苒。“曾太师”在宫中享受了一年的荣华富贵后，朝中官员开始窃窃私语，好像心里对他不满，然而那些人都是各自为己的人，曾也盛气不减，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有个学士包某向皇上呈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曾某原不过是一个饮酒赌博的无赖，一句话迎合皇上，便蒙皇上宠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恩

宠享受到了极点。他不想粉身碎骨，以报答皇上的恩典，反而放肆胡行，作威作福，罪恶多得像头发一样数也数不清。比如说，朝廷官爵，他视为牟利的奇货，按照官职的肥瘦，定出不同的价格，因而公卿将士，都奔走在他的门下。他看人打发，拉扯关系，简直像个商贩。对他仰承鼻息、望尘迎拜的，更不计其数。倘若有的杰士贤臣不肯阿谀服从，轻则降为闲散之职，重则削职为民；甚至有一点点地方没偏袒他，就会得罪他这个颠倒黑白的奸臣；若一句话触犯了他，就被贬谪到荒远之地。朝廷官员感到寒心，皇上也因此孤立。加之他任意侵占百姓的良田和良家女子，冤气邪气充塞四方，暗无天日。对他的奴仆，郡守、县令也要奉承。他写封书信，司法、监察也得徇情枉法。他的养子、亲戚，出门坐官府车马，如风行雷动一样威风，地方上供应稍慢，马上就受到鞭打。他荼毒人民，奴役官府。护卫人员所到之处，大肆骚扰，连野外青草也踩得一干二净。曾某如今正威势显赫，仗着皇上宠爱，毫无悔过之心。他昼夜荒淫，根本不考虑国计民生。世上难道有这样的宰相吗？如今内外惊诧，人心浮动，若不赶紧诛杀，一定会酿成曹操、王莽那样的灾祸。因此，我日夜忧惧，不敢安居，冒着死罪，列出他的罪恶，希望皇上有所了解。我请求斩奸臣之头，没收他贫赃枉法得来的家产。这样做，上可消除天怒，下可使民心大快。如果我的话有假有错，刀锯火煮也心甘情愿。”

奏折送了上去，曾太师听到后，吓得魂飞魄散。幸好皇上宽容，扣在宫中不发。

接着，各级官员也纷纷上奏弹劾，就连过去拜在他门墙之下、称他为义父的人，也翻脸相对。结果曾被奉旨抄家、充军云南。他儿子担任平阳太守，宫中也已派官员前去捉拿审问。

曾听到圣旨，惊恐不已。这时，几十名武士带剑握矛，直进内室，剥去他的衣帽，将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捆了起来。一会儿又见好多人在搬他的财物。只见金银钱钞几百万，珠翠玛瑙等几百斛，帘幕帐帷被褥等几千件，至于小孩衣物、女人鞋袜，掉落一院。过了一会儿，见一人把他的美妾拖出，曾悲火烧心，但敢怒不敢言。又过了一会儿，楼阁仓库，都被贴上封条。武士吆喝着把曾某赶了出来。押解的人牵着绳子把他们拉出门去，曾氏夫妻忍气吞声，走上充军道路。走了十几里路后，他妻子脚小，几乎跌倒，幸亏曾用一只手拉住了她。又走了十多里，他也很累了。忽见一座高山，直插云霄，曾担心自己无力翻山，挽着妻子相对哭泣。押送的人凶狠地盯着，不许稍停。眼看日已西斜，无处可以投宿，不得已，只好一跛一跛地向前走。等走到山腰，他的妻子已精疲力尽，在路旁坐着哭泣，曾也坐下歇息，任那押送的人呵斥责骂。忽然听到很多人喊叫，原来是一伙强盗手拿利刀冲了过来，押送的人大惊，逃跑了。曾跪下告诉他们：“我被贬远方，口袋里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群盗瞪着眼睛对他说：“我们都是被害的冤民，只求得到你这个奸贼的头颅，其它的什么也不要。”曾愤愤地回答他们说：“我虽是个有罪之人，但还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你们这些强盗怎么敢这样胡来！”强盗不由分说，便用大斧向曾的颈子砍去，刀起头落，曾本人都听到头落地的声音。

曾的魂魄正在惊疑之际，立即有两个鬼过来将他两手反捆了起来，赶着他往前走。过了几刻钟，来到一个城市。一会儿，便看到一座宫殿，一个长得很丑的大王坐在殿上，靠着桌几判决人的罪和福。曾上前跪下听命。大王打开曾的案卷，才看几行就大怒，说道：“这是欺君误国之罪，应当放在油锅里炸。”这时，万鬼齐呼，响声如雷。随即有个大鬼把他甩到阶下，只见

鼎高七尺多，四周围着烧红的木炭，鼎脚已烧得通红。曾颤抖着哀哭，欲逃无路。鬼用左手抓住他头发，右手握住他脚踝，一把将他抛进鼎里。曾只觉得孤单一人，随着油波上下翻滚，皮肉都炸焦了，痛得钻心，滚烫的油涌进嘴里，连五脏六腑也在煎炸。曾只想快点死，但想尽法子也死不了。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鬼才用一个大叉子叉出曾，曾又伏在堂下。

大王又翻看案卷，生气地说：“你仗势欺人，应受刀山狱的惩罚。”鬼又把他抓过去了。只见一座山，悬崖峭壁，到处是利刀，像密密的竹笋一般，前面已有几个人在刀山上刺破肚子，切断了肠子，呼号之声，十分悲惨。鬼催曾上刀山，曾大哭着向后退缩。鬼又用毒锥刺他的后脑，曾忍痛哀求。鬼一怒把曾抓起，向空中用力一丢，曾只觉身在云霄之上，晕晕乎乎往下一落，刀刃交错着刺进胸膛，痛苦之状，无法言传。又过了半天，身子往下坠，刀孔越来越深，忽然脱落下来，四肢像肉虫一样卷成一团。鬼又把他赶去见大王。

大王叫人计算曾一生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霸人财产，得了多少银子。立即有人拿着筹码计算，说：“三百二十一万。”大王说：“他既然聚积得来，还是叫他都喝下去。”不一会儿，把金银象山一样堆在台阶上，然后一点点放进铁锅里，用烈火熔化。又叫几个鬼来，轮流用勺子往曾口里灌。熔液流到脸上，皮肤立刻臭裂，灌进喉头，五脏六腑立刻沸腾。曾生前怕的是这东西少了，这时怕的是这东西多了。

大王命令把曾押到甘州。走了几步，见架上直立着一根铁梁，有几尺粗，上面缩着火轮，周长不知有几千里，火焰五彩缤纷，光照云霄。鬼用鞭子抽打，催他上去，他刚闭着眼睛跳上去，轮子就随着脚转起来，好像一会儿就会掉下来，吓得他全身冰凉。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已成女婴。看看她的父母，穿得破破烂烂，土房子里面，还放着瓢和木棍。她心里知道自己已成了乞丐的孩子。后来她随乞丐穿着破衣，顶着寒风，托着碗讨饭，肚子饿得咕咕叫。不久，她被卖给顾秀才作妾。秀才大老婆十分凶悍，每天用鞭子棍子打她，动不动就用烧红的铁烙她。幸而丈夫还比较同情她，稍稍能得到点安慰。有一天晚上，她正在房里睡觉，忽听一声响，房门大开，有两个贼拿着刀进来了，他们凶狠地砍下秀才的脑袋，把衣物抢劫一空。她躲在被下缩成一团，不敢作声。不久贼人走了，她才敢跑着去喊顾秀才的大老婆。大老婆大惊失色，和她一起来验看尸体。大老婆怀疑是她勾引奸夫杀死丈夫，于是写了状纸，告到刺史那里。刺史严刑审问，终用酷刑使她招了假供，按法律处以死刑，并把她押赴刑场。她冤气填胸，跳起来喊冤，觉得阴司九殿十八层地狱也没有这样黑暗。

正悲号时，听到同游的人喊道：“你做恶梦吗？”曾孝廉睁眼一看，见那老和尚还在蒲团上打坐。同伴争着对他说：“天色已晚，肚子也饿了，你为什么如此酣睡？”曾这才面容惨淡地坐了起来。那老和尚微笑着说道：“二十年太平宰相的占卜应验了吗？”曾更加惊奇，忙下拜请教，和尚说：“修德行善，陷入火坑之中也有解脱之日，我这山中和尚能知道什么呢？”曾兴高采烈而来，灰心丧气而归，再也没有做宰相的念头了。

胡四相公

这是一个人狐交友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山东莱芜有个人叫张虚一，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他听说城内某家住宅被狐狸住了，就怀揣名片去拜谒，希望能见到它们。名片塞进门缝后，过了一会儿，门自动开了。随他来的仆人大惊，逃跑了。他却恭恭敬敬地进去了。只见里面家具摆设整齐，却寂静无人，他便作揖祷告。“小生诚心前来，狐仙既不让我吃闭门羹，何不让我们见见面？”忽听得空房内有人说：“有劳你屈尊到此，真是空谷足音，让人感激，请坐赐教。”即刻就有两把椅子移成对坐的位置。张虚一刚坐下，就有一个镂花红漆盘托着两盏香茶送到他面前。每人一杯，张虚一只能听到狐仙的喝茶声，却始终不见人。茶喝完后，就摆上了酒。张虚一仔细问对方的家世，主人说：“弟姓胡，排行第四，号相公，仆人都这样叫我。”于是两人边喝边说话，意气很相投。桌上鳖肉鹿脯，杂有香菜。上酒上菜的，像有许多小厮。张虚一酒后想喝茶，他刚有这个想法，茶就放在桌子上了。只要他刚想要什么，东西没有不马上出现的。他十分高兴，喝得大醉而归。从此，张虚一每隔三天就拜访一次。胡家四相公有时也到张家，张则以宾主之礼相待。

有一天，张虚一问胡四：“南城有个巫婆，假托狐仙，骗病人的钱，不知你认不认识她家的狐仙？”胡四说：“假的，她家根本就没有狐狸。”过了一会儿，张虚一听见有人小声对他说：“刚才说的南城狐巫，不知是什么人。小人想跟着先生去看一下，麻烦您给我主人说一声。”他知道是小狐，便答应了。于是，他请求胡四说：“我想带你手下一二个仆人去探访一下狐巫，希望你能同意。”胡四坚持说不必要，张虚一再三求他，他就同意了。张虚一马上告辞，他刚出来，一匹马就朝他跑过来，好像有人牵着。骑马上路，小狐在路上对他说：“先生走路时，如果有细沙落在您的衣襟上，那就是我们在跟着您。”说着说着，便到了南城巫婆家。

巫婆见张虚一来了，笑着迎接说：“贵人怎么光临寒舍？”他说：“听说你家狐子很灵验，真的吗？”她立刻正颜厉色地说：“这种话，不应出自贵人之心！为什么直接叫狐子，不怕我家花姐不高兴？”她话没说完，空中就落下半块砖，打中她手臂，她踉踉跄跄要跌倒，吃惊地对张虚一说：“你为什么抛砖打我？”张虚一笑着说：“你瞎了眼！哪有自己额头被打破，怪罪袖手旁观的人？”她正在惊愕砖头不知从哪里飞来时，又有一块石头打中了她，她便倒在地上，接着污泥纷纷飞到她的脸上，把她涂抹得像鬼一样，她吓得大叫饶命。张虚一请求饶恕她，污泥才没有再飞。她急忙跑进房里，关起门不敢出来。张虚一喊着问她：“你的狐子比得上我的狐狸吗？”她一个劲地谢罪。张虚一抬头望着空中，嘱咐小狐不要再击伤巫婆，她才胆战心惊地走出来。张虚一笑着教训了她一顿，这才走了。

从此，张虚一每次独自一人行走，只要发现尘沙像雨一样落在他衣服上，就喊小狐说话，没有不灵验的。他因有小狐作伴，连虎狼暴徒都不怕。这样过了一年多，他与胡四更加亲密了。

一天晚上，张虚一对胡四说：“世上像你我这样的好朋友，可说没有遗憾了，只是我始终没见到你的面容，这有些让人遗憾。”胡四说：“只要交情好就够了。何必硬要看到面孔？”

有一天，胡四摆酒请张虚一，并向张虚一告别。张虚一问道：“准备到哪里去？”胡四说：“我打算回家乡陕西。你常说见不到我感到遗憾，今天请你见一下

结交多年的好朋友，日后也好相认。” 张某四处看都没看见。只听胡四说：“你打开房门，我就在里面。” 张某照他说的，打开房门，只见一个穿戴整齐，眉目清秀的美少年望着他笑，突然又不见了。张某转身出房，只听到脚步声在后面响。胡四说：“你现在没有遗憾了吧？” 张某依恋不舍。胡四宽慰道：“离别自有定数，你不必伤心。” 说完用大杯劝张某畅饮。饮到半夜时，才打起灯笼送张某回去。

张某第二天去探望胡四，只剩下一座冷落的空房子。

后来，张虚一的弟弟张道一当了西川学使。张虚一仍很清贫，到西川看望弟弟，原指望弟弟会接济他，但弟弟送的东西很少。张虚一在回家的路上叹息不已。这时，他发现有个少年骑着头驴子跟在后面。张某回头，见他衣着华丽，神态优雅，便主动与他说话。少年见张某不高兴，就问原因。张某感叹地把情况告诉了少年。少年安慰了张某几句。

两人走了一里多路，来到了叉路口，少年与张某拱手告别时说：“前面有个人，代你的老朋友送点礼物给你，请你笑纳。” 张某想问一下，少年却骑驴走了。

张某困惑莫解，又走了两三里路，只见一个老仆人提着一个竹筐子，送到他的马前，并说：“是胡四相公敬献给您的。” 他这时才恍然大悟，接过竹筐一看，里面装满白银，再看老仆人时，已经不见了。

寒月芙蓉

从前，济南有个道人，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一件单衣，腰间系根黄腰带，也不穿短衣和裤子。每天用半截梳子梳头，用梳子齿把头发拢得像顶帽子。白天光着脚在街上走，夜晚露宿街头。在冬天，他能把身边几尺外的冰雪都融化了。

此人刚到济南时，就在街上表演幻术。许多人争着送东西给他。街上有个泼皮，送酒给他，请他传授幻术，他不干。有一次道人在河里洗澡，泼皮突然抱起他的衣服威胁他。道人说：“请把衣服给我，我会传授给你的。”泼皮怕他变卦，坚决不给他。道人说：“真不给我吗？”泼皮回答：“是的。”道人默不作声，他的黄腰带忽然变成一条几拃粗的蛇，在泼皮的身体上缠了七八圈。只见那蛇昂着头，怒睁着眼，吐出舌头对着他。泼皮脸都吓青了，气也接不上，连忙跪在地上求饶。于是道人收拾起黄腰带。其实黄腰带并不是蛇，但确实有条蛇，蜿蜒爬进城里。这样一来，道人的名气更大了。

有个官员听说他有奇术，便请他作客。从此，道人经常出入大户人家。州、府的官员也知道他，每次宴会，都请他陪席。有一天，道人决定在水亭上设宴，请众官饮酒，以回报他们。到了那天，那些官员的桌上都有道人的请柬，但不知这请柬是从哪里来的。众官来到宴会的地点，道人弯腰迎接他们。进去后，只见亭内空无一物，桌椅全无，众官怀疑是假的。道人对众官说：“我没有仆人，借用一下你们的仆人，替我帮个忙。”大家同意了。道人就在墙上画了两道门，用手敲了一下，里面看门的就把门打开了。大家跑上前往里看，只见隐隐约约的人来往不断，屏幔床桌，应有尽有。不一会儿有人把东西传到门外，道人叫众官的随从接着放在亭中，并嘱咐他们不要与里面的人说话。一边送，一边接，只是相视而笑。不一会儿，亭内摆设已满，而且非常豪华。美酒香气扑鼻，熟肉热气腾腾，都是从墙上门里传递出来的。众官无不惊奇。亭子背靠湖水，每到六月时，几十顷的荷花，一望无际。现在时值严冬，窗外一片空茫，只有一湖绿水。有个官员偶然感叹说：“今天盛会，可惜无莲花助兴！”话音刚落，一个小吏突然跑来说：“荷叶满塘绿了！”众官大吃一惊，打开窗户远眺，果然满湖青葱，间杂有几朵荷花。转眼间，千万朵荷花一齐开放，北风吹来，阵阵荷香沁人心脾。众官派人划船去摘莲花，远远看见小吏到了荷花深处；众官无不叹服。后来，他掉转船头，空手回来了。众官问是什么原因。小吏说：“小人划船去，见荷花在远处，渐渐快到北岸时，又见荷花远远地在南边。”道人笑着说：“这是幻化出来的假花。”众官无不叹服。后来，酒席散了，荷花凋谢了，突然刮起北风，荷梗尽被析断，一朵荷花也不见了。

济东有个观察公很喜欢这个道人，邀他回府，每天与他玩乐。有一天，观察公和客人饮酒。他家有缸家传的好酒，每次只请客人喝一杯，不让客人多喝。这天，客人喝了一杯后觉得味道很美，还想再喝。观察公坚持说没有了。道人笑着对客人说：“你这个贪杯老饕真要喝个够，就向我要好了。”客人请求他。道人把空壶放在衣袖里，过了一会儿拿出来，给每人斟了一杯，与观察公家传美酒的味一样。大家喝了个一醉方休。观察公很奇怪，去看自家藏酒的酒缸，发现封条没动，里面的酒却被喝光了。观察公又愧又怒，把道人当妖怪抓起来，拷打他。当杖刚打下去时，观察公觉得自己大腿突然疼了一下；再打一下，自己屁股上皮开肉绽。道人虽然在阶下喊叫，而观察

公坐的椅子上已血水淋漓。观察公这才下令不再打道人，并赶走了他。道人离开济东后，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人在金陵遇见他，见他穿着和以前一样。问他的近况，他却笑而不答。

赵城虎

兽中之王老虎向来被看作是人类的大敌，它会通人性吗？

有这么一个故事。赵城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只有一个儿子。一天，她儿子进山打柴时，被老虎吃掉了。她得知这个噩耗，撕肝裂肺，简直不想活在世上了。老太婆心想：光哭也没有用。于是她就到赵城县官那里告状。县官一听不由得大笑起来，他对老太婆说：“怎么能用朝廷的法律惩治老虎呢？”绝望的老太婆号啕大哭，谁劝也不能制止。县官呵叱她，她也不害怕。县官怜悯她年迈，不忍心对她施加威怒，于是答应为她捕捉老虎。谁知，这个执拗的老太婆还是伏在地上不肯离开，一定要等待县官签发拘捕老虎的公文下达，拘捕老虎的差役出发了才肯走。县官拿她没办法，问手下的差役，有谁前往拘捕老虎。一个名叫李能的差役醉醺醺地到县官座下说：“我能去。”说完拿着公文走了，老太婆这才离开县衙。

李能酒醒以后感到后悔，他认为这是县官设的骗局，暂且用它来解脱老太婆的搅扰，也就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他拿着公文去见县官。县官生气地说：“捕虎之事本来是你自己答应的，现在怎么又反悔呢？”李能非常难堪，请求县官再下一道公文，令猎人一同前往。县官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李能集合猎人，日夜埋伏在山谷里，希望捕到一只老虎勉强交差。但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捕到一只虎。因为没有捕到老虎，李能挨了几百棍子，冤苦无处诉说。于是到城东的岳庙里跪着祷告，求神保佑。李能在庙里痛哭失声，这时，一只老虎突然从外面进来，李能大吃一惊，害怕被老虎吞食。老虎进庙以后，什么地方都不看，只是站在门内。李能祷告说：“如果你吃了老太婆儿子的话，你最好低下头驯服地让我把你捆起来。”看看老虎没有伤人的意思，李能真的拿出绳索捆住老虎的颈子，老虎竟垂着耳朵让他捆绑。李能觉得十分奇怪。但重任在肩，耽搁不得，于是，他忐忑不安地把老虎牵到县衙。

县官审问老虎：“老太婆的儿子是你吃的吗？”老虎微微点点头。县官又说：“杀人的要处死，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律。再说老太婆只有一个儿子，你把他吃掉了，她风烛残年将要死了，依靠什么生活呢？如果你能够做老太婆的儿子，我将赦免你吃人的罪过。”老虎又微微点点头。县官就松绑让老虎走了。老太婆埋怨县官没有杀老虎为她儿子偿命，准备再到县衙告状，但天亮后，打开房门，发现房门外有死去的鹿。老太婆卖了鹿的肉和皮，用它作为日常生活费用。从此以后，老虎有时用嘴衔了金银丝绸扔在她的院子里，有时给她叼来能卖钱的动物。老太婆从此丰衣足食，老虎对她的供养超过了她的儿子，她心里暗暗地感激老虎。有时老虎来了，躺在屋檐下，整天不离去。人和老虎相安无事，彼此都不猜疑。

几年后，老太婆死了，老虎像人一样赶到堂中悲号。老太婆平日积蓄的钱财，用来安葬绰绰有余，本家族的人共同埋葬了她。坟丘刚刚垒好，老虎突然跑来，宾客吓得全部逃走了。老虎径直跑到老太婆的坟前，像雷声轰鸣一样嚎叫，过了许久才离去。为纪念这只通人性的老虎，当地人在赵城东郊建了一座“义虎祠”。

武 技

李超为人性格豪爽，喜欢施舍。有一天，有个和尚偶然到他这里来化缘，李超让他饱吃一顿，和尚十分感激，就对他说：“我是少林寺的和尚，会一点武艺，我想传授给你。”李超心中不禁大喜，请他住在家里，供给他衣食，早晚向他学习武艺。过了三个月，李超的武艺已很精湛，便得意洋洋起来。和尚问他：“你觉得自己进步了吗？”李超轻松地答道：“我觉得进步了，师父，只要您所能的，我已全部学会了。”和尚笑着让李超试一试武艺。李超便马上脱掉衣服，朝手心吐了口唾沫，跳跃起来像猿猴一样飞行，落下来像鸟一样轻盈，腾跃了一阵子，露出骄傲的神色站在那里。和尚又笑了，说：“可以了。你既然把我的本领都学会了，那不妨让我们来较量一下武艺高低。”李超痛快地答应了。于是，两人双手交叉，作好比试的姿势，然后两人格斗起来。李超想找和尚的破绽，没料到，和尚忽然飞起一脚，李超顿时跌倒在一丈以外。和尚拍着手说：“你还没有完全学会我的本领啊！”李超用两手撑着地，惭愧而沮丧地向他请教。过了几天，和尚告辞离去了。李超从此以武艺出名，走南闯北，浪迹江湖，竟一直没有遇到对手。

一次，李超偶然来到历下这地方，看到一个少年尼姑在广场上卖弄武艺，观看的人熙熙攘攘。尼姑对围观的人说：“颠来倒去就我一人，也太冷落了。有喜欢玩耍的人，不妨上场来较量较量权作游戏。”一连说了三遍，围观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敢答应。李超在旁边站着，不禁技痒，便很神气地走进场中。小尼姑笑着与他合掌施礼。刚一交手，小尼姑便喊停下来，说道：“你这是少林派的武艺。”接着问他：“你师父是谁？”李超开始不作声，尼姑坚持追问，才告诉她是个和尚。尼姑拱了拱手说：“憨和尚是你师父吗？如果是这样，不必较量，我甘拜下风。”李超一再请求，尼姑不同意，大家在旁边怂恿他们比武。尼姑才说：“你既然是憨师的弟子，都是少林武林中人，不妨玩玩。但只要两人意会就行了。”李超答应了。但见她斯文瘦弱，有些看不起她，加上年轻好胜，一心想打败尼姑，以取一时的名声。正在不分胜负的时候，尼姑突然停了下来。李超问其中的缘故，尼姑笑而不答。李超认为她胆怯，坚决要求再交手。不久，李超飞起一脚，尼姑并起五指朝他大腿一削；李超觉得膝下像被刀砍了一样，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尼姑笑着道歉说：“冒失地触犯了您，请您不要怪罪！”李超被人抬了回来，养了一个多月才痊愈。一年后，和尚又来了，李超给他讲述了这段往事。和尚吃惊地说，“你太鲁莽了，惹她干什么？幸亏你事先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不然，你的双腿恐怕早就断了。”

义 犬

山西潞安有个人，他的父亲遭人陷害被关进监狱，快要死去。为了救父，他搜集家中所有的积蓄，一共有二百两银子，准备到郡府里游说，打通关节。

他骑着骡子急匆匆地出了门，这时，他家里养的一只黑狗跟着他。忐忑不安的他连忙喝斥狗，要它回家，但他一走，狗又跟上来了，用鞭子驱逐它也不回去。狗跟随他走了几十里路，他下了骡子，快步走到路旁解溲，解完后扔石头打狗，狗这才跑走。

他一走，狗忽然又来了，咬骡子的尾巴和脚。他愤怒地鞭打它，狗不停地叫唤，突然窜到骡子前面，狠狠地咬骡子的头，好像要阻拦它前行，他认为不吉利，更加发怒，扭转骡头追赶它。他看狗已经走远，才又骑骡飞奔，到郡府时天色已晚。他一摸腰里的袋子，发现银子丢失了一半。他急得像掉了魂似的，辗转反侧了一整夜。

忽然，他想到狗叫一定有原因。等到开关出城，仔细地查看来时的道路，又暗自想这条路是南北的交通要道，行人像蚂蚁一样多，丢失的银子哪里还有存在的可能呢？他犹犹豫豫地走到下骡子的地方，见黑狗死在了草丛里。他提起狗耳一看，发现那包银子就在狗的身子下面。

到这时，他才明白狗咬骡子的缘故。他很为它的义气所感动，便买口棺材葬了它。

莲花公主

山东胶州的窦旭，白天睡觉时，看见一个穿着褐色衣服的人站在他床前，惶恐不安地看着他，好像想说什么。窦旭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我家相公想请你去一趟。”窦旭问：“你家相公是谁？”他答道：“就在附近。”

窦旭不便再问，便跟着他出了门。转过墙角，他被引导到一个地方，这里叠阁重楼，万椽相接，万户千门，错落有致，和人世完全不同。只见宫人女官来来往往，都向褐衣人问道：“窦郎来了吗？”褐衣人说来了。

一会儿，窦旭见一个官员出来，十分恭敬地欢迎他。登上殿堂后，窦旭说道：“平常没有往来，所以没来拜见，而今承蒙热情接待，很使我不安。”官员说：“因为你出身清高，世代德厚，我家君王倾心仰慕，很想和你面谈。”窦旭更加惊奇，问道：“君王是谁？”官员回答：“过一会儿你自己就会知道。”没多久，两位女官员来了，她们用两面旗子为窦旭带路。进了两道门，看见大殿上坐着一位君王。那君王见窦旭进来，忙下台阶迎接，两人按宾主施礼，然后在筵席前落座。筵席很丰盛，窦旭仰望殿上的一幅匾额上写着：“桂府”。窦旭局促不安，连话都说不出来。君王说：“你我既然是邻居，缘分很深厚，应当开怀畅饮，不必疑惑。”窦旭连连答应。酒过数巡，殿内响起悦耳的丝竹之声，幽雅纤细。过了一会儿，君王忽然左右看了看说：“我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才人登桂府’，麻烦你对出下联”。四座的人正在思考，窦旭随声答道：“君子爱莲花。”君王大喜，说道：“奇啊！莲花是公主的小名，怎么这样巧合？难道不是早有缘分？传话给公主，不能不出来拜见君子。”

过了一会儿，公主到了。公主才十六七岁，美妙无双。君王命公主向窦旭施礼，并说，“这就是小女莲花。”公主拜完就走了，窦旭一看见她，便爱慕不已，呆坐沉思。君王举起酒杯劝他喝酒，窦旭竟然像没有听到一样。君王好像略略看出他的心思，就说：“我的女儿和你还般配，但自惭不是同类，怎么办呢？”窦旭像痴呆了一样，又没有听到君王的话。邻座踩了踩他的脚说，“君王向你敬酒你没看见，君王对你说的话也没听见吗？”窦旭茫然若有所失，很惭愧，离开筵席说：“承蒙您热情接待，不觉喝醉了，失礼的地方，希望您能够原谅。天色已晚，君王繁忙，我这就告辞了。”君王站起来说道：“见到你，我心里十分高兴，你怎么这样仓促地告辞呢？你既然不肯留下，我也不勉强你，如果你还想来，我再邀请你。”于是，君王命令内官引着他出去。

半道上，内官对窦旭说：“刚才君王说你和他的女儿还般配，你为何一言不发呢？”窦旭跺着脚后悔不迭，不觉已经回到家。

这时，窦旭忽然醒来，发现太阳已经西沉。他默坐玄想，刚才梦中的情形历历在目。晚饭后，他吹灭蜡烛，希望重寻旧梦，但梦境已逝，回去显然不可能，只有悔恨感叹。

一天晚上，他在睡梦中，忽然看见先前那个内官过来，告诉他，君王邀请他去作客。窦旭高兴地跟他去了。他见了君王就伏在地上叩拜。君王把他拉起来，请他坐下，说道：“我想把小女嫁给你，想你不会太嫌弃吧。”窦旭马上拜谢。君王命令学士大臣陪同宴饮。酒喝得兴起，宫人上前报告：“公主梳妆完毕。”一会儿见几十名宫女簇拥着公主出来，公主用红色锦缎盖着头，迈着轻盈的小步。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公主与窦旭交拜成亲。窦旭对公

主说：“有你在眼前，真使人乐而忘死。只怕今天的情景只是一场梦。”公主掩着口说：“明明是我和你，哪里是梦呢？”第二天清晨一起来，窦旭为公主涂脂擦粉，然后又用带子量公主的腰，用手指量公主的脚。公主笑着问他：“你疯了吗？”窦旭说：“我总是被梦调戏，所以仔细地记下来，如果是梦，也足以思念。”

两人正在调笑，一个宫女跑进来说：“不好了，妖怪闯入宫门，君王在偏殿里躲避，凶祸快降临了。”窦旭赶紧去见君王，君王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蒙你不弃，本想永远相好，哪里料到祸从天降，国家将要覆灭，还有什么办法呢？”窦旭吃惊地问怎么问事，君王把桌上的一份奏章递给窦旭看。奏章上写着：“因为出现了不寻常的妖怪，祈请早日迁都，以保存国脉。据黄门侍郎报告，从五月初六开始，来了条长千丈的巨蟒，盘踞宫外，吞食内外臣民一万三千八百多人，巨蟒所经过的宫殿全成为废墟。我奋勇前去侦察，确实看见妖蟒，头像山峰，目如江海，抬起头来就能把宫殿楼阁一起吞下，伸伸腰则楼阁垣墙全部倒塌。真是千古未见的凶神，万代未遇的灾祸！国家宗庙，危在旦夕！恳请皇上早日率领宫中眷属，迅速迁往乐土。”等等。窦旭看完，面如灰土。随即有宫人跑来报告：“妖物来了。”满殿哀呼，惨无天日。君王慌乱中不知道干什么，只是流着泪看着窦旭说：“小女已连累先生。”窦旭喘着气跑回房中，公主正和左右的人抱头痛哭，见窦旭进来，牵着他的衣裳说：“你怎样安置我呢？”窦旭悲痛欲绝，于是握着公主的手腕沉思道：“我贫穷卑贱，惭愧没有金屋，只有几间草房，暂且和我一起到那里躲起来行吗？”公主含着泪说：“危急的时候怎么能够选择？请你快带我去！”窦旭就挽着公主出来，不一会儿就到了家。公主说：“这是很安全的住宅，比我家强多了。但我跟随你来了，我的父母怎么办呢？请你另外修建一座房子，父母将率领国民到这里居住。”窦旭感到为难，公主号啕大哭说：“不能急人之急，要你这个丈夫干什么？”窦旭安慰劝解一番，公主仍伏在床上痛哭，无法劝阻。

窦旭焦虑又没有办法，忽然惊醒，才知道这是一个梦。但耳边嚶嚶的啼哭声还没有停止。他仔细一听，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三只蜂子，在他枕头上飞鸣。

窦旭大叫怪事，惊醒了同室的朋友，朋友问他出了什么事，窦旭便把自己作的梦告诉他，朋友也感到惊奇。两人一同起来看蜂子，只见蜂子依恋在他的衣服上，拂它也不离开。

朋友劝他为蜂子建巢，结果蜂巢顶还没盖好，蜂子已经聚满了蜂巢。窦旭发现蜂子原来是从邻居老头的旧菜园中飞出的。

菜园里有一座蜂房，三十多年了，蜂子繁殖很多。有人把窦旭的事告诉老头，老头一看，蜂房静悄悄的。拆开蜂房，原来有条长约一丈的蛇盘踞其中，老头把蛇捉住杀了。窦旭也了解到“巨蟒”就是这条蛇。

蜂子到窦旭家后，繁殖更旺盛，并没有出现其它的异常现象。

黄 英

马子才家世代代爱好菊花，到马子才更加厉害。他只要听说有好的菊花品种就一定要买回，即使远隔千里也不怕。

一天，有个金陵客人借住在他家里，客人自我介绍说，他的表亲有一两种菊花，是北方所没有的。马子才听说后动了心，立刻准备行装，跟随客人到了金陵。金陵客人千方百计为他寻求，得到了两株菊芽苗，马子才像对宝贝一样，把菊芽包藏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马子才遇到一个年轻人，他骑着驴子跟在一辆油碧车的后面，风度潇洒。这人渐渐走近后，马子才和他搭上话。他自我介绍说：“姓陶。”谈吐很文雅。他接着问马子才从哪里来，马子才如实告诉了他。年轻人说：“菊花品种没有不好的，关键在于人的培育。”他接着和马子才谈论种菊的方法。马子才非常高兴，问道：“你们要到哪里去？”年轻人回答说：“我姐姐厌烦金陵，想到河北去选择住地。”马子才高兴地说：“我虽然贫穷，但茅屋还可以让你们住下来。如果不嫌荒凉简陋，就不烦劳你们到别处去了。”姓陶的便到车前告诉姐姐，征求她的意见。车里的人推开帘子答话，原来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绝代美人。她望着弟弟说：“房子不怕小，而院落应该宽一点。”马子才替年轻人答应了，于是就一同回家。

马子才住房南面有块荒芜的苗圃，只有三四间小屋，姓陶的高兴地住在那里。他每天到北院为马子才整治菊花。有的菊花已枯萎，他就拔出根来重新栽下去。这样没有不活的。马家清贫，姓陶的每天与马子才一同吃喝。马察觉陶家似乎不升火煮饭。马子才的妻子吕氏，也很喜欢陶家姐姐，不时送给她几升几斗粮食。陶家姐姐小名叫黄英，她很善于交谈，常到吕氏住所，和吕氏一同纺麻。

姓陶的有一天对马子才说：“你家里本来不富裕，我每天吃你的喝你的很连累你，现在我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卖菊花足可以维持生计。”马子才向来清高耿直，听姓陶的这么一说，非常鄙视他，说：“我以为你是个风流高雅的人，一定能安于贫困；现在你说出这样的话，太势利了，侮辱了菊花。”姓陶的笑着说：“自食其力不是贪婪，卖花为业不算庸俗。一个人固然不能苟且谋求富裕，但是也不必一定谋求贫困。”马子才不说话，姓陶的起身走了出去。

从此，马子才所丢弃的残枝劣种，姓陶的全都把它们捡去，他不再到马家吃住，请他才去一次。

不久，菊花将开，姓陶的门前人声喧哗，像闹市一般。马子才觉得奇怪，跑去偷看。只见买花的人，用车装，用肩挑，路上络绎不绝。那些菊花都是奇异的品种，是马子才从未见过的。马子才很厌恶姓陶的贪心，想与他断绝来往，但又恨他私藏好品种，就敲开他的门，想就势指责他。姓陶的出来，握着马子才的手，把他拉进去。只见半亩荒芜的庭院都成了菊垄，房子之外已没有空地。花被挖走之处，就折断别的花枝补插上。地上将开的那些花，没有不好看的。马子才仔细一看，全都是以前自己拔起丢掉的。姓陶的进屋，拿出酒菜，在菊垄旁设席，说：“我贫困不能遵守清规，几天来幸好弄到一点钱，足够让我们喝个醉。”过了一会儿，房里有人叫“三郎”。姓陶的答应着进去，一会儿拿出了美味佳肴，烹调得非常好。马子才乘势问道：“你姐姐为什么不出嫁？”陶回答道：“时间还没到。”马又问：“什么时候？”

陶答道：“四十三个月之后。”马又盘问：“此话怎讲？”姓陶的笑而不说话，酒喝得尽兴后才散。

马子才过了一夜又到陶那里，看见新插的菊花枝已长有一尺高了。马子才对此感到非常奇怪，苦苦地向陶请教种花的技巧。陶说：“这本来就不是言语可以传授的。况且你又不靠种花谋生，哪里用得着这种方法。”

又过了几天，姓陶的门前稍稍安静些，他就用蒲席包着菊花，捆扎着装了几车离家而去。

过了一年，到春天将要过去一半的时候，姓陶的才用车装载着南方的奇异花卉回来，在城里开设花店，十天功夫花就全部卖完，他又回家种菊花。上一年买花的人留下花根，第二年都变坏了，就又向他购买。他因此一天天富起来。头一年建新房，第二年盖大楼。他完全随自己的心意兴建，根本不同马子才商量。过去的花垄渐渐全成了房舍。他重新在墙外买了一片田，在四周筑起墙，全都种上菊花。到秋天他用车装载菊花离去，第二年春末还没有回来。此时，马子才的妻了病故，马子才对黄英有意，暗地里使人透风给她。黄英微微一笑，好像同意，只是等弟弟回来罢了。

一年多后，姓陶的终究没有回来。黄英督促仆人种菊，和弟弟种的不相上下。赚了钱又联合商人，在村外经营良田二十顷，豪华的宅第更为壮观。

忽然有一天，一个从东粤来的人，带来黄英弟弟的信。拆开一看，是嘱咐姐姐嫁给马子才。考查寄信的日子，正是马子才妻子去世那天。回忆在菊园喝酒情景，到现在正好四十三个月，马子才非常奇怪。他把信拿给黄英看，并说要送聘礼。黄英推辞不接受彩礼。因为马家旧居简陋，黄英想让马子才住进南边的宅第里，马子才不答应。

黄英嫁给马子才后，在隔墙上开了道门通向南边房子，并每天过去督促她的仆人。马子才认为靠妻子的家产为生可耻，常嘱咐黄英把家产分为南北两处登记，以防止混淆，但是家里所需要的，黄英总是从南边房中去取，不到半年，家中碰到的都是陶家的东西了。马子才立即派人把东西一一送还南屋，告诫不要再取，但不到十天，南北的东西又相杂在一起了。总共换了几次，马子才麻烦得受不了。黄英笑他说：“你不是太劳神了吗？”马子才觉得惭愧，不再查问，一切听任黄英安排。她招工备料，大兴土木，马子才阻止不了，经过几个月，楼房连贯相接，南北两边房屋竟合成一体，不分界限了。

黄英听从马子才的意见，闭门不再经营菊花，但物质享受超过世代的富贵人家，马子才过得不自在，说：“我三十年清贫的德操，如今被你失掉了。一个男人活在世间，却要依靠妻子过活，真是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人们都祈祷富足，我却要祈祷贫穷。”黄英说：“我并不是贪婪鄙陋。但是，如果不能稍稍富足一点，那就会叫千年以后的人都说陶渊明是贫贱骨头，一百代也不能发家。所以姑且为我们陶家彭泽令解解嘲罢了。然而贫困的人要想富裕很难，富裕的人求得贫穷却很容易。床头的钱任你去挥霍，我不吝惜。”马子才说：“花别人的钱，也是很耻辱的。”黄英说：“你不愿意富裕，我也不能贫穷，没办法，只好和你分开住；清廉的自去清廉，污浊的自去污浊。”于是，就在园中为他修建一座茅屋，并选择漂亮婢女去侍奉马子才。马子才觉得满意。但过了几天，马子才非常想念黄英，叫她又不肯前去，不得已反过来俯就黄英。

后来，有一次，马子才因有事到金陵，正赶上菊花盛开季节。早上路过

花店，见店中摆列着一盆盆菊花，花朵姿态都极好。他心里一动，觉得很像黄英弟弟培植的。过了一会儿店主出来了，果然是他。两人非常高兴，一一倾诉久别情况，陶生便留他住下。马子才邀陶生回去。陶生说：“金陵是我的故乡。我将在这里成家，我积蓄了一点钱，麻烦你带给我姐姐，我年底会去一段时间。”马子才不听，苦苦请他回去，并说：“家里很富足。只须坐下来享受，不用再作生意了。”于是陶生坐在店里，让仆人代他议价，降价出售。几天就把花卖完了。

马子才催他打点行装，租船北上。进门一看，姐姐早已清扫房屋，铺好了床垫被褥，好像预料弟弟会回来一样。

陶生回来以后，放下行装，督促工匠，大建亭园。每天只与马子才下棋喝酒，再不结交别的朋友，为他选妻子，他推辞说不愿意。

陶生喝酒一向量大豪爽，从没见过他喝醉过。马子才有个朋友曾生，酒量也没人能比。一天，他来拜访马子才，马子才让他和陶生比酒量。两人纵情喝酒，十分痛快，以为相见恨晚。从早上喝到四更天，算起来每人都喝了一百壶。曾生烂醉如泥，沉睡在座位间，陶生起身回去睡觉，出门后踩着菊垄歪倒在地上，衣服丢在旁边，就地变成了菊花，有人那样高，开花十几朵，都像拳头那么大。马子才非常惊骇，告诉黄英。黄英急忙赶去，拔出菊花放在地上，说：“怎么醉成这样！”拿衣服盖上菊花，邀马子才一同离开，告诫他不要观看。天亮后去看，见陶生睡在菊垄旁边，马子才这才意识到姐弟俩都是菊花精，心里更加敬重他们。

陶生自从露底以后，更加放纵喝酒，常常下请帖招来曾生，因而与他成为莫逆之交。

一天，正当百花生日，曾生来访，陶生派两个仆人抬来浸药白酒一坛，相约与曾生一起喝尽。一坛酒快喝光，两人还没怎么醉。马子才又偷偷倒进去一瓶酒，两人又喝完了。曾生醉得无力行动，几个仆人把他背走。陶生睡在地上，又变成了菊花。马子才见惯了便不感到惊奇，像黄英那样拔出菊花，守在旁边观察它的变化。过了很久，菊叶渐渐枯萎，马子才十分害怕，这才告诉黄英，黄英一听，吓得大叫：“你害死我弟弟啦！”跑去一看，根茎都已干枯。黄英十分悲痛，掐断它的杆子，把它埋在花盆里，端进闺房中，每天给它浇水。马子才悔恨得要死，非常怨恨曾生。过了几天，听说曾生也醉死了。那盆中的花渐渐萌芽，九月开了花，矮矮的花茎，粉白的花朵，闻它有酒的芳香，给它取名“醉陶”，用酒浇灌，就长得更加茂盛。

李 八 缸

李月生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他父亲很富有，用缸贮存金钱，同乡人称他“八缸”。

人都有老的时候。有一年，老人卧病在床，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唤来儿子分金钱，结果，李月生的哥哥分得八成，弟弟分得二成。月生什么也没分到，因此，他对父亲十分不满。老人说：“我不是偏心有爱有憎。地窖藏着钱，必须等到没有多少人时，才能把它给你，不要着急。”

过了几天，老人病情更加危急。月生乘没人时，到床头悄悄问父亲。父亲说：“人生的苦乐，都有定数。你正享有妻子贤惠的福气，所以不宜再资助你很多金钱，以免增加你的过失。”原来，月生的妻子车氏很贤惠，所以老人这样说。月生还是不理解，他一再哀求老人。老人发脾气说：“你还有二十多年坎坷生活没有经历，即使给你千金，也会立刻耗尽。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要指望我给你钱。”月生非常孝顺老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

不久，老人病危，随即死去。幸亏哥哥为人很好，主动承担了丧葬的费用，不跟他计较。月生好客能喝酒，一天三四次催促妻子做饭办酒席，不太理会家业生产。同乡的无赖看他为人懦弱，动不动就欺负他。过了几年，家道逐渐没落。月生生活窘迫的时候，靠哥哥周济，不算十分困难。可是，过了不久，哥哥因年老患病去世了，这样一来月生就没有人帮助他了。春天举债秋天偿还，田里的物产，打完场就没有了。于是靠卖田维持生活，家业更加败落。又过了几年，妻子和长子相继去世，月生更加百无聊赖。后来，花钱取了妻子徐氏，徐氏性情刚烈，每日凌辱他，以至不敢跟亲朋来往。

一天晚上，月生忽然梦见父亲说：“现在你所遭遇的情况，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我曾经答应给你窖藏钱财，现在大概可以给你了吧！”月生连忙问：“在哪儿？”父亲回答说：“明天给你。”月生醒后觉得奇怪，还以为是在贫困中过于想得钱而作的一场梦。第二天，挖土修墙，意外地挖到大量金钱。这才明白父亲从前所说的“没有多少人”，原来是指家中人相继去世之后的意思。

柳 秀 才

明朝期间，青州兖州一带发生蝗灾，渐渐地蝗虫又飞集沂州。沂州的县令非常忧虑。一天办完公后睡在衙门里，梦见一个秀才来拜见。秀才相貌雄健，身材高大，说有防御蝗灾的办法。县令听说后连忙问他到底有什么高招，秀才答道：“明天西南方路上有个骑着大肚子母驴的妇女，就是蝗神。只要向她哀求，就可避免一场蝗灾。”县令感到惊异，第二天，真的准备了酒菜去了城南。等了好久，果然看见有个披着褐色披肩的妇女，一个人骑着头母驴，慢慢地往北走。县令立即烧香，捧上酒，在道旁迎接，等走近了，便拉住驴不让她走。妇女问道：“县令，你要干什么？”县令哀求道：“区区小县，请您可怜可怜，不要让蝗虫出来吃庄稼吧！”妇人说：“可恨那柳秀才多嘴，泄露了我的秘密！应当让他自身受害，不损庄稼是可以的。”她喝了三杯酒，一下子就不见了。后来蝗虫又遮天蔽日地飞来，但不落在田地里，都停在杨柳树上。蝗虫经过的地方，柳叶都被吃光。县令这才醒悟，原来秀才是柳神。有人说：“这是县令爱护百姓而感动了神灵。”

这个县令则被柳神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瞳人语

从前，长安城有个读书人名叫方栋，这个人很有点才名，但行为轻佻，不守礼节。每次在路上看见出游的少女，便轻薄尾随在后面。

这一年，清明前一天，他偶然在城郊散步。见有一辆小车，四周挂着红色的绣花帏幔。几个青衣丫鬟跟着车子慢慢行走。其中有一个小丫鬟与众不同，她乘坐一匹小马，容貌美极了。方栋悄悄走近车前一看，只见车帘大开，里面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郎，红妆艳丽，方栋看了顿觉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于是紧追不舍。一会儿跑到车的前面，一会儿又跑到车的后面，尾随了好几里路远。忽然，他听到车内的女郎把小丫鬟叫到车边说：“给我把车帘子放下来。哪里来的疯狂小子，这样不停地偷看我！”小丫鬟遵命放下了车帘，并愤怒地对方栋说：“这是芙蓉城七公子的新媳妇回娘家，不是乡下人的老婆，可以任凭你胡乱偷看！”话刚说完，丫鬟在车道上顺手抓了一把尘土朝方栋脸上砸过去。方栋两眼被土眯住了，好半天也睁不开，等他再睁开眼睛时，车马已不见了。他惊疑地回到家里，觉得眼睛疼得难受，忙请人拨开眼皮检查，发现眼球上已生了一层薄膜。过了一夜，眼睛越发疼得厉害，眼泪不断地往下流。眼中薄膜越长越厚，几天后便长得像铜钱那么厚，而且右眼球上也长了一个螺旋形的厚膜，任何药物都治不好。方栋懊悔不已。他听别人说诵《光明经》能解除灾难，于是手捧一卷，请人教他诵经。开始读时，他还有点烦躁，过了一段时间后，心情就渐渐平静下来了。他每天从早到晚盘腿静坐，手持念珠，默颂经文。像这样坚持了整整一年，邪念全打消了。

有一天，方栋忽然听见左眼中有人在小声说话：“这里面黑漆漆的，叫人难受死了！”右眼中像有人回答说：“我们一起出去游玩一下，出出这里的闷气。”话说完后，方栋渐渐感觉到两个鼻孔中似乎有小东西蠕蠕爬出去了，弄得鼻孔痒痒的。过了好长时间，它们又从鼻孔中回到眼眶里面。方栋又听到它们在说话：“好久没有到园亭里看一看，珍珠兰都已经枯死了。”

方栋向来喜闻兰花的芳香，在自家的园内种了许多种兰花，常常亲自去浇灌它们。但自从双眼失明后，便将兰花的事搁置下来了。现在听说兰花枯死了，他马上问妻子：“兰花为什么枯死了？”妻子反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方栋便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妻子。妻子赶紧到花园里去查看，兰花果然已经枯死了。妻子感到十分奇怪，便悄悄地躲在房中等待“怪物”出来。她看见有两个小人从方栋的鼻孔里爬出来，他们还没有豆粒大，迷迷糊糊走出门去，越走越远，逐渐不知他们的去向了。不一会儿，两个小人又回来了，飞到方栋的脸上，又像蚂蚁入穴那样钻进方栋的鼻孔。两三天内都是这样。方栋又听到左边的小人说：“隧道弯弯曲曲的，你我来往很不方便，不如我们各自开一门。”右边的小人说：“我这边的墙壁太厚了，开门不那么容易呀。”左边的说：“我在这边试开一下看，我好与你在一起。”听它们说完后，方栋隐约觉得左眼眶像被人抓裂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方栋睁开眼睛一看，能看清室内的桌子和其它东西。方栋好不高兴，马上告诉妻子。妻子仔细地察看他的眼睛，发现脂膜破裂的地方有个小孔，黑眼球荧荧发亮，就像半粒花椒那么大。又过了一夜，方栋左眼内障完全消尽了，仔细一看，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而右眼上的螺旋形的厚膜依然如故。他们才知道两个瞳人合居在左眼眶内。方栋虽然瞎了右眼，但视力却比失明前更清楚了。从此以后，

方栋的行为一直很检点，并得到乡邻们的称赞。

画 壁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首诗描绘的就是观画者的心境。下面这则故事讲的却是“人入画”的故事。

有一天，孟龙潭和朱举人偶然走进一座僧庙。庙内的殿宇和禅房都不是很宽敞，一打听，才知这里只有一位老和尚。老和尚听见客人问话，赶紧整了整身上的衣服出来迎接，并引客人到处游览。

殿堂两侧的壁画非常精妙，壁画上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东边壁上画的是天女散花图。图上有一个人披着长发的仙女，手拈鲜花微笑着，眼波流盼。朱举人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仙女，不知不觉心动神摇，竟站在那里冥思遐想起来。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像腾云驾雾一样，飞到壁画上去了。只见楼阁重迭，已不再是人间世界。忽见一个老和尚坐在法坛上讲经说法，有许多和尚在周围站着听讲。朱举人也混杂在众和尚中间站着听讲。忽然，他感觉到有人暗中在扯他的衣袖，回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位披发拈花的仙女。仙女对他微微一笑，就朝前走了。朱举人连忙跟了上去。仙女走过有曲栏的走廊，进入一间小室里面，朱举人在室外犹豫不前，进进退退。少女回过头来，举起手中的鲜花，远远地做出要他进来的手势，朱举人这才快步走进小屋。过了不一会儿，忽然听到屋外靴声铿铿、锁声锵锵，紧接着便是粗野的吆喝声和纷杂的辩说声。仙女连忙与朱举人一起向外边偷看，只见一个身穿金甲的使者，面色漆黑，一手拿着铁锁链，一手提着铁锤，众女子都站在他周围。使者问：“全到齐了吗？”众女回答说：“都到齐了。”使者说：“假如有谁私藏下界凡人，你们应共同检举她，切莫自找麻烦。”众女又一齐回答说：“没有这样的事。”使者转过身去，瞪着两只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在屋里四处扫视，似乎将要搜索全屋。仙女吓得要死，脸色像死灰一样，惊慌地对朱举人小声说：“你赶快钻到床底下去！”她一边说，一边打开壁上的小门，仓促地逃走了。朱举人趴在床底下，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垂。一会儿他听到靴声响，有人来房内，然后又出去。一会儿又听到喧哗声越来越远，他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点。然而门外经常有来往说话声。朱举人因蜷缩床下太久，觉得耳内像蝉叫一样嗡嗡作响，两眼直冒金花，那种痛苦不堪的情形简直无法忍受，只好强制自己静听屋外的动静，耐心等待仙女进来放他出去，他甚至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忘记了。

孟龙潭也在殿中观赏壁画，可等他想起同来的朱举人，转眼一看却不见了，便问老和尚。老和尚笑着说：“他前去听讲经说法了。”孟接着又问：“在什么地方？”老和尚说：“前面不远。”过了一会儿，老和尚用手指轻弹墙壁喊道：“朱施主，玩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这回壁画上马上现出朱举人的头像，只见他侧着耳朵站在那里，似乎在听、在看。老和尚又喊道：“你的朋友已等你多时了！”朱举人这时才从墙上飘落下来，灰心丧气，如同木头般地呆站着，两眼痴呆无神，双脚颤抖发软。孟龙潭见他这个样子大吃一惊，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朱举人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番，说当时自己正趴在床下，忽听到雷鸣般的叩击声（老和尚弹壁声），便出房来探听。他们三人再同看壁画上的拈花仙女时，见她头上螺髻已高高翘起，已不再是前面所看到的垂髻仙女了。朱举人吃惊地给老和尚行礼，请他说明这件怪事的由来。老和尚笑着说：“幻景都是由人的内心产生来的，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朱举人因疑团解不开而心灰意冷，孟龙潭因担惊受怕而徬徨无主了。

二人只得起身，顺着层层台阶走出了寺庙。

王 六 郎

许某人，家住在淄川城北郊，以打渔为生。每天夜晚，他都要带酒到河边一边饮酒一边捕鱼。他喝酒时常常把酒洒在地上，祷告说：“河里溺死鬼请喝酒。”他这样做已经成习惯了。别人捕鱼一无所获，而只有他总是捕到满筐的鱼虾。

有一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河边喝酒。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个少年，在他身边来来回回地走。许某一向乐于助人，看见少年便邀请少年过来喝酒，少年挺爽快地与他共饮起来。这个晚上没捕到一条鱼，许某感到很失望。少年站起来说：“请让我到河的下游为你赶鱼去。”说完，少年便飘然而去。没过多久，少年回来了，说：“大批的鱼来了。”许某果真听见了鱼的唧唧唧的声音，连忙把网拉起来，一下子捕到了好几条一尺多长的大鱼。他高兴极了，对少年表示感谢。少年要走时，他要送鱼给少年，少年不要，说：“多次喝你的酒，这点小事哪里算得了什么。你如果不嫌弃，我以后还要为你帮忙。”许某说：“我才与你饮一次酒，怎么说已喝了多次呢？你肯永远这样关照我，可我没法报答你的盛情。”许某问他叫什么，少年回答说：“姓王，见面时你就叫我王六郎好了。”两人就这样告别了。

第二天，许某卖掉鱼，多打了些酒。晚上到河边时，那少年已经先到，两人便高兴地饮起酒来。喝了几杯后，少年就替许某下河赶鱼。就这样过了半年。

有一天，少年忽然告诉许某说：“自从我们相识以来，彼此情谊胜过同胞骨肉，遗憾的是分别的时间快到了。”听他的话说得很凄惨，许某吃惊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几次想说而又不肯说，最后说：“我们两人感情很好，说出来你不会害怕吧？临别前，不妨直说了吧。我是鬼，因为平时喜欢喝酒，喝醉了淹死在这河中，当鬼已好几年了。以前你捕的鱼比别人多，都是我在暗中帮助你，以此感谢你用酒祭奠我。明天我罪孽已满，将有人当我的替身，我将到别的地方投胎为人。我们相聚只有今夜了，所以不能不感到悲伤。”许某听说后开始有些害怕，但毕竟两人曾长期亲密无间，也就不再害怕，只是为他这位鬼友感到悲伤。于是斟满一杯酒递给少年说：“六郎，请满饮这杯酒，不要过分伤心。你我相识又马上就要分手，虽然令人难过，但你的罪孽满了，劫难过了，这应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你我应该高兴才是。”于是和王六郎开怀大饮。在交谈中，许某顺便问王六郎：“你的替身是谁？”王六郎回答说：“你明天可以在河岸上看一下，中午，有个女子过河时将被淹死，那人就是我的替身。”快到天亮了，村里公鸡报晓时，两人流着眼泪告别了。

第二天，许某站在河边验证这件怪事。到中午果真有个妇女抱着婴儿过河，一到河中间便落水，婴儿被丢在岸上，伸手蹬脚地啼哭着。妇人在水里挣扎，时沉时浮，后来，她浑身水淋淋地爬到岸上，坐在地上稍微喘息了一下，抱起婴儿径直朝前走了。当妇女落水时，许某很不忍心，想下河救她；但转念一想这是王六郎的替身，救了她，王六郎就无法投生，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去救。当妇女自己从水里爬上岸后，许某便怀疑王六郎的话不真实。到了夜间，许某又到老地方捕鱼。少年又来了，对许某说：“今天我们又相聚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分别了。”许某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那位妇女本可以替代我，但是我可怜她怀抱中的婴儿。不忍为我一人，而害了两条性命。所以我放过了她。以后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替身，这也许是你我的缘

分还没完吧？”许某感叹地说：“你这样的善心，足可以感动天帝。”从此他们又像过去那样每夜相聚饮酒。

几天后，王六郎又来告别。许某怀疑他又有了替身。王六郎说：“不是的。上次我的恻隐之心，果真被天帝知道了。现在我被授为招远县邬镇的土地神，明天就要到任。你如不忘记旧日的情谊，可以去探望我，不要害怕路远难行。”许某祝贺他说：“你被封为神，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只是人神相隔，即使我不怕道路艰险去找你，可我将怎么与你会面呢？”六郎说：“你只管前去，不要过多考虑。”临走时他再三叮嘱许某一定要去。

许某回到家里，即刻就想准备行李去招远县。他的妻子笑着说：“你此去有几百里路远，即便找到了地方，恐怕泥巴做的土地神也无法和你说话。”许某不听，终于步行到了招远。向当地人打听，果然有个邬镇。到了邬镇，他住在旅店中。问土地庙在哪里。店主惊异地问：“客人莫非姓许？”许某回答说是的。店主人又问：“你莫非家住在淄川？”许某感到很奇怪，反问道：“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店主不回答他的话，赶紧出去了。不一会儿，许多男人抱着孩子来了，女人们则在外面偷看。纷纷前来的人在门外围成了一道墙，许某非常惊讶。众人就对他说：“几天前，我们梦见土地神说：‘我淄川的老友许某最近要来。你们可以帮助他一点路费。我们听后在这里恭候你已好几天了。’许某也感到奇怪，于是前去土地庙祭祀王六郎，说：“自从与你分别后，每天都梦到你。这次我应约远道而来，又承蒙你在梦中告诉众人，我由衷地感谢你。惭愧的是我没有贵重的东西送给你，只有薄酒一杯，你如不嫌弃，就像昔日在河边那样把它干了。”祷告完后，许某又烧纸钱。突然，从神座刮起一股旋风，过了好长时间才平息下来。

晚上，许某梦见王六郎来了，衣冠鲜明，和以往大不一样。他感谢许某说：“多谢你远道前来探访我。我高兴得眼泪直流。只是我现任小小的土地神，虽与你近在咫尺，但不便与你会面，我心中非常遗憾。这里老百姓送你一些薄礼，聊以报答你昔日对我的友情。你回去时，我会再来送你的。”

住了几天，许某要回家，众人殷勤诚恳地挽留他，早晚都有人宴请他，有时一天有好几个人请他。许某坚决辞谢要回家。于是众人拿着礼单和包袱，争着送东西给他，不到一天，赠送的东西装满了他的行李袋。老人与小孩夹道送行，一直把他送出村子。

许某快出村子的时候，突然刮起一股羊角风，这股风护送他行了十几里路。许某再次拜告说：“王六郎请保重！不劳你远送了。你心地仁慈，必能造福一方，不需要我这个老朋友多说了。”羊角风盘旋很久才散去。全村人也嗟叹着回去了。

许某回家后，家里比以前稍稍富裕些，于是就不再捕鱼了。后来，他向招远人问土地神的情况，都说土地神有求必应，很灵验。

偷 桃

我年少时到郡城会考，时逢春节。按照老规矩，春节前一天，各种做生意的商人，都要张灯结彩，弹唱吹打，到官府门前表演一番，这就叫做“演春”。这天，我也跟着朋友去看热闹。看热闹的人太多，把官府围得水泄不通。公堂上坐着四位身穿红服的官员，东边两位与西边两位面对面坐着。当时我年幼，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只听得人声嘈杂，鼓声与吹弹声震耳欲聋。忽然看见一个艺人带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孩，挑着副担子走上前来，口里念念有词。人群的喧闹声像潮涌，所以我也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只看到堂上的几位官员在那里嘻嘻哈哈。接着，有穿青衣的公务员大声叫嚷要艺人变戏法。

艺人答应后问：“变什么戏法？”堂上的官员们相互交换意见后，有位小吏问艺人擅长什么。

艺人回答说：“善于颠倒生物的季节。”小吏回禀众官，过了一会儿就下来了，命令艺人变桃子。

艺人把衣服脱下放在箱篓上，假装出埋怨的样子，说：“长官真是糊涂！坚冰还没有融化，哪里有桃子？不变出来吧，又怕这些当官的发怒，怎么办？”

他的儿子说：“父亲既然答应了，又怎能推辞？”

艺人想了一阵，说：“我已考虑成熟了。春初还有积雪，人间哪有桃子可摘？只有王母娘娘园内花树四季长春不凋谢，可能有桃子，必须从天上偷桃子，才得。”

他的儿子说：“唉呀！天有阶梯可上去吗？”

艺人说：“有法术。”于是他打开箱子，取出一捆绳子，大约有几十丈长，理出绳头，朝天空抛去，绳子便直竖在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它挂住。不一会儿，绳子越抛越高，很快就伸入云里。

艺人手中的绳子抛完了，对儿子说，“孩子你过来！我年老体衰，身体又重又笨，不中用了，需你上天走一趟。”说完就把绳子的下端交给儿子，说：“抓住它就可以上天。”

儿子接过绳子，现出为难的神色，埋怨说：“父亲您也太糊涂了！这样一条绳子，要我拿着它，爬上万里高天。假如我爬到中间绳子断了，连骸骨都找不到啊！”

艺人拍着儿子的背哄他说：“我已经失口答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有麻烦你去一下。你千万别怕苦。假如你偷来桃子，长官必赏你许多钱，到时候我给你娶个漂亮媳妇。”

于是儿子无奈地拿着绳子，盘旋而上，手移一下脚便跟着移一下，好像蜘蛛沿着丝爬一样，渐渐地爬到云霄上面去了，下面的人再也看不到他。

过了很长时间，天上掉下个桃子，有碗那么大。艺人很高兴，赶紧捧着桃子献到公堂上。堂上那些官员传看了很久，都分不清真假。

忽然，绳子落到地下，艺人惊慌地说：“不好了！天上有人砍断了我的绳子，我的儿子又怎能下得来！”过了一会儿，天上又掉下个东西，艺人一看，是儿子的头。他捧起头哭着说：“肯定是我儿偷桃子时，被天上看园子的人发现了，我的儿子完了！”又过了一会，儿子的一只脚从天上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儿子的身体碎片也纷纷掉下来了，没有一块完整的。

艺人悲痛万分，把残骸一一拾起来，放进箱子里关好后，对众人说：“我

老汉就只有这个儿子，以前他跟着我走南闯北。今天他奉长官的命令，到天上偷桃子，不幸死得这么惨！我要好好地厚葬他。”

于是他走上堂跪着说：“为给您们偷桃子，害死了我儿子！您们如果可怜我，帮我安葬我的儿子，我来世当牛作马也要报答您们的大恩大德。”那四位官员又惊又怕，每人赐他不少银两。艺人接过后缠在腰袋里，就手敲箱盖子大声说：“八八儿，你还不快出来谢赏钱，要等到什么时候？”忽然，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头抵開箱盖露出来了，向着堂上众官磕头，原来他正是艺人的儿子。

这个戏法变得太奇特了，所以至今我还记得。

雨 钱

滨州有个秀才，一天在书斋里读书，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白发老翁，相貌很古朴。秀才把他迎了进来。问他姓氏，老翁自称：“姓胡，本是狐仙，因仰慕你的高雅，希望能和你朝夕相处。”秀才本来生性旷达，也不以此为怪，便同这位老翁谈古论今。老翁知识渊博，所说的话，十分深刻、富有哲理。秀才打心眼里佩服，留他住了很久。

一天，秀才私下祈求老翁说：“你特别宠爱我，见我如此穷困，你只要一举手，金钱应该马上就来，何不稍稍帮助我一下呢？”老翁沉默不语，好像认为不能这样做，一会儿笑道：“这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要十几个钱做本钱。”秀才按他的话办了。于是，老翁和秀才一起进到密室中，念起咒语，一会儿，成千上万的钱从屋梁上叮叮当地掉下来，如同暴雨，转眼之间就淹没了膝盖，拔出脚来又立刻淹没了脚踝，一丈左右宽的房子，大约有三四尺深。老翁这时才回头对秀才说：“能完全满足你的愿望吗？”秀才说：“足够了。”老翁手一挥，钱雨一下子就停了，这才锁上门一起出来。秀才暗自惊喜自己突然发财了。

过了一会儿，秀才到房里去拿钱用，见满屋的钱都没有了，只有作本钱的十几个钱还在。秀才大失所望，十分生气地对着老翁，责怪老翁骗人。老翁生气地说：“我本想和你作文字之交，不是想和你一起作贼！要想如你秀才的意，只能去找梁上君子交朋友，老夫不能遵命！”于是一甩衣袖，走了。

酒 狂

江西缪某人，经常酗酒，所以亲戚同事都尽量回避他。有一次，他偶然到族叔家里。因他善讲笑话，客人又与他很谈得来，便高兴地开怀对饮。缪某大醉后便骂人，得罪了客人。客人大怒，满屋人都喧哗起来。族叔两边劝和，缪某还说他袒护客人，反而对族叔发火。族叔无奈，跑去告诉他家里，家人连扶带挟地把他弄回家来。这回他醉得太厉害，以至于刚把他放到床上，就已四肢瘫软。用手一摸，他已经没气了。

缪某死后，有个戴黑帽的人来捉拿他的魂。不一会儿，把他带到府衙。府衙房屋上面盖的是碧绿的琉璃瓦，其壮丽是世间少有的。他到了台阶下，好像是等候官员审问。他想，我没犯什么罪，可能是客人告我殴打他。回头看黑帽人，怒目而视，又不敢多问。他又想，与人吵嘴，不算大罪。忽然，一个小吏宣布，告状的明天早晨候审，于是台下的人一哄而散。缪也跟着黑帽人出来。缪没有住处，低着头站在屋檐下。黑帽人发怒说：“酗酒的无赖！天快黑了，别人都去找饭吃，找地方睡，你准备怎么办？”

他颤抖着说：“我还不知是什么事，并未告诉家人，所以没有一点儿钱，能去哪里呢？”

黑帽人骂他：“酗酒贼，你买酒乱喝，就有钱！你再支支吾吾，我的老拳头要砸碎你的骨头！”

忽然，里面出来一个人，看到缪，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他一看，是已死去好几年的舅舅贾某，他看到舅舅，才醒悟到自己已死了。他又悲又怕，哭着求舅舅救他。贾某看到黑帽人说：“东灵君不是外人，请屈尊到寒舍一下。”二人就进去了。贾某又重新给黑帽人行礼，请他照顾缪某。马上又摆上酒席，三人围坐喝酒。

贾某问：“我外甥犯了何罪，劳驾你把他抓来了？”

黑帽人说：“大王到浮罗君那里，看到你外甥发酒疯骂人，就叫我把他抓来了。”

贾某问：“见过大王没有？”

“大王与浮罗君会审花子案，没回来。”

“我外甥将判何罪？”

“不知道，但大王最恨这种人。”

缪在旁边听到两人的谈话，直冒冷汗，杯筷都拿不动。不一会儿，黑帽人起身感谢说：“承蒙盛情招待，已喝好了，我把你外甥交给你，等大王回来，再登门拜访。”于是就走了。

贾某对缪某说：“你没有兄弟，父母视你为掌上明珠，平时舍不得骂你一句。十六七岁时，每次喝两三杯酒后，你便嘴里不干不净地找别人岔子，稍不如意，就擂门、脱衣骂人。当时只说你还年幼。想不到十几年后，你还是没长进，今天看你怎么办？”

缪某趴在地上哭，只是说后悔已来不及。贾某扶起他说：“我在这里卖酒，还有点小名声，一定尽力救你。刚才喝酒的是东灵使者，我常给他酒喝，他与我关系很好。大王日理万机，也未必每件事都清楚。我委婉地求东灵君，让他私下把你放了，他也许会答应。”贾又想了一下说：“此事非同小可。没有十万两银子不行。”缪某谢过舅舅，非常慷慨地答应备钱，当晚就住在舅舅家里。

第二天，黑帽人清早来探望。贾某把他请到里屋谈了一会儿，出来对缪某说：“事谈成了。过会儿他再来，我先把所有的钱垫上去，其余的等你回去后，慢慢给他凑齐。”

缪某高兴地问：“共要多少？”

“十万。”

缪某说：“我哪里弄这么多银子？”

舅舅说：“只需金币钱纸一百提就够了。”

缪高兴地说：“这容易办。”

快到中午时，黑帽人还没来。缪想到街上稍稍逛一下。舅舅嘱咐他不要走远了，他答应后就出去了。只见街上做生意的，与人间一样。到了一个地方，墙上插满荆棘，像是牢房。对面一家酒店，来往喝酒的人不少。店外有条长溪，黑水翻滚，深不见底。他正站着细看，听到店内有个人叫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急忙抬头一看，原来是邻村的翁生，是他十多年前的朋友。翁生走过来和他握手。两人没说几句话就到店里面喝酒，互道离别之情。缪某庆幸自己得救时又遇到故人，便敞开肚子喝，结果喝得大醉。他忘记自己已死，旧病复发，渐渐揭翁生的短。

翁生说：“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毛病。”

缪某生平最讨厌别人说他没酒德，听了翁生的话大怒，拍桌打椅地骂翁生。翁生看了他一眼，就扬长而去。他追到溪头，揭翁生的帽子。翁生大怒说：“真是狂人！”便把他推到溪中，溪水虽不深，但里面密密麻麻的布满利刃，刺穿他的两肋与双胫，把他插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痛入骨髓。黑水夹杂着其他脏物，随着呼吸道进入喉咙，更是难受。岸上围观发笑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人去拉他。

正在危急时，贾某忽然来了。贾某见状大惊，把他拉起来并搀扶回去，说：“你真不可救药！死也不知悔改，不配再作人！还是快到东灵那里受罚吧。”缪某哭着说：“我已知罪！”

贾说：“刚才东灵来了，等你签字。你却酗酒没回来。他迫不及待，我已代你签约，付了一千贯钱，剩下的十天内给他。你回去，马上筹齐，晚上在村外荒草里，边叫我的名字边烧钱纸，此案就结了。”缪某全答应了。舅舅催他快走，送到郊外还嘱咐他：“千万不能失信连累我。”于是指明路径叫他回去。

这时，缪某已在家僵硬地躺了三天，家人认为他醉死了，但鼻孔里还有一丝气，这天他醒过来了，嘴里吐出几斗黑水，臭不可闻。吐完，汗水把被子都湿透了。他把见到的怪事告诉家人。马上又感到被刺的地方肿痛起来。过了一夜长成了疮，幸好没怎么溃烂，十天后就能拄着拐杖走路。家人都求他偿还阴间的债。他算了一下，没有几两银子办不成，就舍不得花，说：“这可能是我醉梦中的幻景，即使是真的，东灵私自放了我，他敢让阎王知道？”家人反复劝说，他不听，但是仍提心吊胆，不敢像以前那样酗酒。朋友都高兴他酒德有进步。谁知，一年后，他又忘掉了阴间的报应，旧病复发，放肆喝酒。有一天他到一个人家里喝酒，喝醉后又在席上骂主人，主人把他赶了出来，关门进去了。他大闹了好长时间，他的儿子知道后，赶忙把他扶回家。刚一进家，他就对着墙壁跪下来，不断地磕头说：“偿还欠你的债！偿还欠你的债！”说完就倒在地上，儿子上前一看，他已经断了气。

骂 鸭

城西白家庄有个人，把邻居家的鸭子偷来杀着吃了。到了夜晚，他觉得皮肤很痒，天亮一看，皮肤上竟长出茸茸的鸭毛，而且一碰就痛。他很害怕，又没有办法可以医治。晚上梦见一个人告诉他说：“你的病是上天的惩罚。必须要受那个丢鸭人的骂，鸭毛才会脱落。”

可是，那位邻居老头向来气量很大，丢失任何东西，从来不在语言和脸色上表现出来。有人告诉老头说：“鸭子是某人偷的，他最怕挨骂，骂他也可以警告他将来不偷。”

老头却笑着说：“谁有闲气来骂恶人？”始终不骂。

偷鸭人更加窘迫，不得已，只好把偷鸭子的实情告诉给邻居老头，老头这才责骂起来。不过，这样一来，偷鸭人的病也就好了。

柳氏子

山东胶州有个叫柳西川的人，当了半辈子的奴仆，四十多岁时，他妻子才生下一个儿子，因此，他对儿子十分溺爱，放纵他的行为，只怕违背了他的意志。

儿子长大成人，生活放荡奢侈，柳翁的积蓄被他花得精光。没多久，儿子患病在床。

柳翁喂养了几只骡子，儿子说：“骡子肉好吃，杀了它给我吃，我的病就可以好了。”

柳翁想杀那只跛腿的瘦骡子，儿子听说后，就发火大骂，病更加沉重。

柳翁害怕，连忙叫人把肥骡子杀了给他吃，儿子这才高兴起来。但他只品尝了一块骡子肉就把碗扔掉了，病并没有减轻，不久就病死了。柳翁悲伤不已。

过了三四年，村里人朝山进香，走到山腰时，看见一人骑着骡子飞奔而来，很像柳翁的儿子，等他到了跟前，果真是的。柳翁的儿子下骡向大家作揖，各道寒暄。村里人都有些害怕，也不敢问他死后的情况，只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柳翁的儿子回答说：“也没有什么事，随便走走罢了。”继而问旅馆主人姓名，大家告诉他后，他拱着手说：“刚巧有点小事，没有时间叙说离情别绪，明天再来拜见。”说完骑上骡子走了。

众人回到旅馆，说他未必就来。第二天清晨，大家在旅馆等着他，柳翁的儿子真的来了。他把骡子系在马棚的柱子上，上前与大家谈笑。大家对他说：“你的父亲日夜思念你，你怎么不回家看看呢？”柳翁的儿子惊讶地问：“你们说些什么？”大家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柳翁的儿子一听，神色都变了，过了很久才说：“他既然思念我，请你们回去传个话，说我四月七日在这里等候他。”说完，便告别了。

大家回村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柳翁。柳翁大哭了一场。他按约定的日子前往那家旅馆，把儿子的往事告诉旅馆主人。主人阻止他说：“前些日子见他神情冷淡，好像不一定有善意，以我推测，恐怕不宜相见。”柳翁流着泪不相信。

主人说：“不是我阻止你见儿子，要知道神鬼无常，恐怕遭遇不测。如果你一定想见他，请潜伏在柜子里，等他来，观察他的语言和脸色，觉得可以见你就出来。”柳翁答应按他的话做。

不久，柳翁的儿子果然来了，他一到旅馆就问道：“柳某人来了吗？”主人回答说：“没有。”柳翁的儿子非常气愤，骂道：“老畜牲养的，他居然没有来！”

主人吃惊地问：“为什么骂你父亲？”

他回答说：“他是我什么父亲！当初他和我是父子相称，没想到他包藏祸心，收藏了我的血汗钱，却不肯退还。现在我要杀了他才甘心，他哪里是什么父亲！”说完就出了门，还说道：“这回便宜了他。”柳翁在柜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冷汗一直流到脚后跟，不敢出一口气。主人喊他，他才出来，只好大失所望地回家去了。

郭 生

在人们的心目中，狐狸是狡猾的别名。不通人性的狐狸能读懂人写的诗文吗？这则故事讲的就是闻所未闻的狐狸帮人改诗文的事。

郭生是淄博东山人，他从小特别喜欢读书，但山村没有地方可以请教。二十多岁时，他的字画还有很多错误。

以前，他家中狐狸作难，衣服、食品、器物，总是丢失，他深深地为狐狸的祸害而苦恼。

一天晚上，他阅读自己的诗文，读完后，随手把诗卷放在案头。第二天一看，他惊呆了：自己精心写出的诗文竟被狐狸涂得乌黑，以至于连字行都分辨不清。于是，他只好选择稍稍干净的编辑起来读。他心里十分愤恨，但又无可奈何。后来，他又收集了新写的二十多篇，准备向名人请教。早上起来，见诗卷被狐狸翻开摊在案几上，墨汁几乎把它全部涂满了，他更加愤恨。刚好王生因事到东山，他与郭生是好友，登门拜访郭生时，见到被墨汁污染的诗卷，问是怎么回事。郭生详细诉说了他的苦恼，并拿出残剩的诗给王生看。王生仔细地看了看，发现狐狸的涂抹，好像有章法，被它污染的地方好像可以删去。他惊讶地说：“狐狸好像懂诗，它不仅不是你的祸害，而且你应该马上拜它为师。”

郭生开始不以为然，过了几个月，郭生回头看自己的旧作，忽然感到狐狸涂得很对。于是修改了两篇放在案上，以观察有什么怪异。到天亮时，又被狐狸涂了。

过了一年多，狐狸不再涂，只是用浓墨洒洒点点，弄得满卷都是。郭生感到奇怪，拿去告诉王生。王生看了看说：“狐狸真是你的老师啊！这好文章可以入试了。”这一年，郭生果然考上了秀才。他从此感激狐狸，常常买些鸡肉黍米，备给狐狸吃。他买了别人名稿，自己不选择，而是让狐狸选择。因此，他在县、府两级考试中都名列前茅。

当时，叶、繆等人的作品，风格典雅，文词华美，家传户晓。郭生有一个抄本，爱惜备至，不料被狐狸倒了约一碗墨汁在上面，污染得几乎没有剩余的字；第二天，郭生又仿照叶、繆的题目创作，自己感到很得意，没想到，狐狸又把它涂得漆黑。于是郭生渐渐不相信狐狸。但过了不久，叶公因为文章内容不当被囚禁，郭生又不得不佩服狐狸有先见之明。但自己每次惨淡经营地写一篇文章，总是被狐狸涂坏。他还是怀疑狐狸妄为，就拿了从前被狐狸圈点很多的文章来试狐狸，狐狸又全部涂污。郭生笑着说：“这真是胡闹了！为什么以前肯定而现在否定呢？”于是，他就不再为狐狸安排饮食，并把读过的书锁在箱子里。第二天清晨看箱子分明锁着，打开一看，卷面却涂了手指粗的四道印，第一章涂了五道印，第二章也涂了五道印，后面就没有涂了。此后狐狸没有再来打扰。以后郭生在科举考试中得了一次四等，两次五等，才知道那征兆已寄寓在狐狸的涂划中。

吴 门 画 工

苏州有个画工，不仅喜欢画吕祖的像，还老是想象与神相会，希望有机会能见一面。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无时无刻不在想。

一天，他遇到一群乞丐在郊外喝酒，其中一个人穿着破烂的衣服，但气宇轩昂。画工忽然心动，怀疑他是吕祖。上前仔细一观察，觉得真的是吕祖。于是，就抓住他的手臂说：“你是吕祖。”乞丐们大笑，但这个画工坚持认为这个乞丐就是吕祖，伏在地上叩拜不起来。

那乞丐说：“假如我是吕祖，你将怎么样呢？”

画工一边叩头，一边请求他指教。

那乞丐说：“你能够认识我，可以说是有缘分。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晚上我来找你。”

画工还想拦住他再问，转眼间“吕祖”已经不见了。画工又惊又喜地回到家里。

到了晚上，画工真的梦见吕祖来了。吕祖说：“念你志向专一诚挚，特地来和你见一面。只是你贪婪吝啬，不能成仙。我且让你先见见一个人。”说完就向天空中一抬手，马上就有一个美人从空中走下来，穿的衣服，戴的首饰像是贵妃，容光焕发，辉映一室。

吕祖说：“这是董娘娘，你要好好记住她。”随后又问：“记住了吗？”

画工答道：“已经记下来了。”

吕祖又说：“不要忘记啊。”一会儿，美人走了，吕祖也走了。

画工梦醒后感到很奇怪，就把梦中所看到的，画了张肖像收藏起来，但始终不明白吕祖说的是什么意思。

几年之后，这个画工偶然到京城游玩，正好遇上董娘娘死了。皇帝思念她的贤惠，要为她画肖像。皇室召集了许多画工，画工们根据皇帝的回忆画像，但始终画不好。这时，这个画工忽然想起从前梦中见过的那个美人，于是就把以前为她画的肖像献了上去，宫中人传看以后，都说很像。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并立即任命画工为中书郎。画工推辞不肯接受，皇帝便赏赐给一万两银子。一个画工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这个画工的名声因之一时大噪，达官贵人都争着给他重金，求他为先人画像。他虽然只是凭空绘画，但画出的像都很逼真。

狼 三 则

有个屠夫，卖完猪肉急急忙忙往家返。这时，天色已暗。像往常一样，他独自一人走在树林里，快步如飞。忽然，来了一只狼，看着他担子里残余的肉，好像很想吃。屠夫走狼也走，就这样，狼跟随他走了好几里路。本来胆子很大的屠夫，这时也不免害怕起来，便把刀子亮给狼看，狼看见光闪闪的屠刀，稍稍往后退了退。但屠夫一走，狼又跟着他。屠夫没有办法，心想，狼想得到的是肉，不如暂且把肉挂在树上明天早上来取。于是，钩着肉，踮起脚把肉挂在树上，然后将空担子给狼看，狼果然就止步了。屠夫径直回家去了。

第二天拂晓，他去取肉，远远看见树上悬挂着一个大东西，很吃惊。他战战兢兢地走近一看，原来是只死狼。屠夫仰头仔细地一看，见狼嘴里含着肉，肉钩刺穿了狼的下腭，狼像鱼吞食了鱼饵，无论如何，也挣脱不掉。当时狼皮价格昂贵，值十几两银子，屠夫因此发了笔小财。狼缘木求鱼，反而遭了殃，令人发笑。

有个屠夫，晚上回家，担子里的肉卖完了，只剩下肉骨头。路上遇到两只狼，跟着他走了很远。屠夫害怕，就把肉骨头扔给它们。一只狼得到肉骨头就停下来，另一只狼仍然跟随；屠夫又扔了一块肉骨头，后面一只狼停住了，而前面一只狼又追上来了。这时，肉骨头已经扔完了，但两只狼仍像先前一样紧追不舍。屠夫十分困窘，担心受到它们的前后夹击。正在进退两难之时，惊喜地发现野外有个麦场，场主在上面堆着柴草，用苫子盖着像山丘一样。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屠夫未加多想，连忙跑过去靠在它的下面，他放下担子，手里拿着刀，这样，狼不敢上前，只是相互瞪着眼看。过了一会儿，一只狼走了，另一只狼像狗一样蹲在屠夫的面前，过了很长时间，它的眼睛好像闭着，神色十分悠闲。屠夫突然跳起来，用刀劈狼头，连砍数刀，把狼砍死了。他正想走，回头看柴堆后面，发现一只狼正在里面打洞，打算从洞里进去攻击他的后面。狼的身子已经进去了一半，只露出屁股和尾巴。屠夫从后面砍断它的大腿，也杀了它。这才明白前面那只狼不过是假装睡觉，真正目的是为了引诱敌手。狼可真狡猾啊！而屠夫在顷刻之间杀了两只狼，禽兽的狡诈又有什么用呢？只是增加一个笑料罢了。

有个屠夫，傍晚行路时也被狼追逼。正巧路边有夜晚耕田人留下来的棚子，他跑进去伏在里面。狼把爪子伸进苫子里，屠夫急忙抓住它，使它不能够缩回去。但隔着苫子，一时没办法可以置狼于死地，好在他身边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小刀，于是，他用小刀割破狼爪下的皮，用吹猪法吹它。他使劲吹了好一会儿，感到狼不能动了，才用带子把狼爪子扎上。出去一看，狼肿胀得像头牛，大腿伸直了不能弯曲，口张着合不拢，就背着它回了家。如果不是屠夫的话，怎么能够想到这个计策呢？

蒙 蛇

山东泗水县的山里，过去有所寺院，四周没有村庄，人迹罕至，只有一个道士居住在里面。有人说里面有许多大蛇，所以游人更加远离它。

一个少年进山捕捉老鹰，走到山的深处，找不到地方投宿，远远看见寺院，就快步走去。道士吃惊地问他：“施主从什

么地方来？幸亏没有被‘孩子们’看见。”少年不明白道士的话是什么意思。道士见他很饿，便煮稀饭给他吃。他还没吃完，一条大蛇进来，有十几围粗，昂起头对着他，愤怒的眼睛像闪着电光一样。少年很害怕。道士不慌不忙用巴掌拍拍蛇的额头，呵叱道：“去！”蛇马上低下头进了东房，它盘伏在里面，一间屋子被占满了。少年特别恐惧，浑身颤抖着。道士说：“这是我平时饲养的，有我在，没关系。”

少年刚坐下，又有一条比前面那条略小的蛇进来了，大约有五六围粗。蛇见到少年突然停下来，闪着眼睛，吐出舌头，像前面的那条蛇一样。道士又呵叱它，它也进东房去了，房里没有躺的地方，身子一半绕在屋梁上，墙壁上发出土被摇落的声音，少年更加害怕，一夜都没敢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回去，道士送他，出了房门，见墙上台阶下，碗口大杯口大的蛇有的爬着，有的躺着，形状不一。蛇看见生人，都露出想吞吃的样子。少年恐惧万分，靠紧道士行走，要道士送他出山谷，这才逃回家。

有个河南游人，寄宿在蛇佛寺里。寺庙里的和尚请他吃晚饭，他觉得肉汤很鲜美，而每一段肉都是圆的，像鸡脖子。他疑惑地问寺庙里的和尚：“杀了多少鸡，才得到这么多鸡脖子？”

和尚说：“这是蛇肉。”

客人从来没吃过蛇肉，顿觉恶心，一出门就呕吐。晚上他刚睡下就感到胸脯上有东西蠕动，一摸，原来是蛇，吓得他一阵惊呼。

和尚对他说：“这是常事，哪里值得大惊小怪呢！”和尚用灯照照墙壁，原来墙壁早就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蛇，床上床下也都是蛇。第二天，和尚引他进了佛殿，佛座下有口大井，井里的蛇像大坛子一样粗，把头伸到井边而不出来。点着灯往下一看，蛇的子子孙孙成千上万，多得根本数不清。和尚对客人说：“从前蛇出来为害，后来将佛座镇压在它们上面，蛇害才平息。”

大人

济南长山的举人李质君在去青州的途中，遇到六七个人，他们说话听起来像是河南口音，仔细看他们面颊，都有铜钱大小的斑痕。李质君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的人，于是问他们怎么得了相同的病。那几个陌生人说：去年到云南旅游，因为贪玩，天晚迷失了路。进到峭壁悬崖的大山里，无法走出来。山谷中有一棵大树，树枝几尺长，绵绵下垂，遮阴的面积一亩多。我们想，没有地方可去，于是就系马解装，靠着树休息。夜深时，虎豹鸱鸺，轮番嚎叫。我们捧着膝盖面对面坐着，不敢入睡。忽然看到一个大人走过来，他的身高有一丈多，我们团团围在一起，不敢大声呼吸。只见那个大人用手抓过马就吃，六七匹马一下子就吃完了。然后从树上折断一根长树枝，捉住我们的头，然后像穿鱼一样从我们的腮帮子穿过去。穿完后，提着走了几步，树枝脆弱，发出折断的声音，大人好像怕我们掉下去了，就把树枝的两头扭弯，并用巨石压住。我们感到他已经走远，才拿出佩刀，自己砍断穿腮的树枝，顾不得伤痛，拚命奔跑。没走几步，看见大人领着一个人来了。我们赶忙躲在草丛里。只见后面的那个人更高大，他在树下来往巡视，好像有所求而得不到。后来，他发出可怕叫声，显得怒气冲冲，大概是责怪那个小大人骗了自己。于是用巴掌打他的耳光。小大人毕恭毕敬地弯着腰乖乖地接受训斥，不敢争辩。一会儿两个大人都走了。我们这才仓皇逃出。

跑了很久，远远看见山头上有灯火，大家连忙往那儿赶。到了那儿看见一个男子居住在一间石房子里，我们进去围着他参拜，并向他诉说我们的痛苦。男子要我们坐下，说道：“这东西很可恨，但我也不能够制服他。等我妹妹回来，可以和她商量。”不久，一个女子背着两只老虎从外面进来，问客人从什么地方来。大家叩头，趴在地上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女子说：“很早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为孽，没有想到竟这样凶顽，应当马上除掉他们。”她说着就从石房子里拿出重三四百斤的铜锤，出门就不见了。男子煮了一大锅虎肉招待客人，肉还没有煮熟，女子已经回来了，她说：“他看见我就想逃，我追了几十里路，斩断他的一根手指就回来了。”说完就把比我们的小腿骨还要粗的手指扔在地上，大家惊讶极了，问她的姓名她不回答。

过了一会儿，肉熟了，大家伤痛不想吃，女子用药粉给大家一涂，疼痛顿时止住了。天亮后，女子送我们到树下，我们找到各自的行李，各人背着行李走了十几里路。我们出了山，女子才返回去。

鸽 异

山东邹平有个张公子，特别喜爱鸽子，力求把所有的鸽种都收集到。他养鸽像爱护婴儿一样：冷了就用粉草疗养，热了就用盐粒喂食。鸽子喜欢睡觉，睡得太多会得麻痹病而死。张公子曾经花十两银子在广陵买了一只小而善走的鸽子，把它放在地上，它就不停地转圈。为了不让它死掉，常常要人把它握在手上，夜晚将它放在鸽群里，使它惊扰那些鸽子，可以免除群鸽的麻痹病。这种鸽子叫“夜游”。山东养鸽子的人家没有比得上张公子的，张公子也以善养鸽子自我夸耀。

一天晚上，张公子坐在书斋里，忽然一个陌生的白衣少年敲门而入。张公子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流浪汉，姓名哪里值得一提。听说公子养的鸽子最多，希望能给我看一看。我和你一样，平生也爱好鸽子。”

张公子向少年展示出他所有的鸽子，真是五色齐备，灿若云锦。少年笑着说：“人们说的果然不假，公子可以说是穷尽了养鸽子所能做的事情。我也带来了一两只鸽子，你是否愿意看一看呢？”张公子大喜，跟着少年去了。

一路上月色苍茫，空旷的原野十分荒凉，张公子心里有些疑惑。少年指着前面说：“请快走，我住的房子不远了。”又走了几步，见一座院子，仅仅两根柱子。少年握着他的手进去，里面黑暗无光。少年站在院子里，口里发出像鸽子一样的鸣叫声。忽然有两只鸽子出来，形状像普通的鸽子，毛色纯白，飞到屋檐那么高，一边鸣叫，一边争斗，每扑一下，一定要翻斤斗。少年用手臂挥了一下，两只鸽子翅膀连着翅膀飞走了。少年又撮口发出异样的声音，又有两只鸽子出来，大的像鸭子，小的只有拳头那么大，它们站在台阶上，学鹤起舞。大鸽伸长脖子站着，张开翅膀做屏风，宛转鸣跳，好像逗引小鸽。小鸽上下飞鸣，有时站在大鸽的头顶上，翅膀翻动，像燕子飘落在蒲叶上，声音轻细，像敲打着小鼓。大鸽伸长脖子不敢动，但鸣叫更加急迫，声音变得像击磬。两种叫声相和，听起来挺合节拍。然后小鸽飞起来，大鸽又反复逗引它。

张公子看到这些鸽子的表演赞叹不已，于是，他向少年作了个揖，乞求他割爱分给自己一只。少年不答应，张一再乞求，少年便将这两只鸽子呵叱走了，仍然发出先前那样的鸽声，招来两只白鸽。他用手托着，说道：“如果你不嫌弃，就把它们送给你吧。”

张公子接过来欣赏，只见它们的眼睛在月光的映照下呈现为琥珀色，通体透亮，好像没有隔阂；中间的黑眼珠比胡椒粒子还圆，打开它们的翅膀，肋下的肉晶莹闪光，甚至连脏腑都可以数出来。张公子很惊奇，但心意还没满足，继续不停地哀求。少年说：“我还有两种鸽子没有拿出来，现在不敢再请你看了。”

两人正在谈论，张公子的家人点着火把来找主人。张公子回头看少年时，他已经变成了白鸽，像鸡那么大，冲着云霄飞去；眼前的院子也立即消失了，原来这哪里是什么院子，而是一座小坟墓。坟前种着两棵柏树。张公子与家人抱着两只白鸽，惊叹而归。

回家后，张想让鸽子飞舞，两只白鸽像当初一样驯服。虽然它们不是少年最好的鸽子，却是人间少有的。自然，张公子对这两只鸽子备加珍爱。过了两年，这两只鸽子生育了三只母鸽、三只公鸽。张公子高兴坏了，精心照料它们，谁要也不给。

张公子的父亲有个朋友是位高官，一天，他见到张公子，问道：“你养了多少鸽子？”张公子应付了几句便借机退了下來，猜疑那位高官是喜欢鸽子，而自己又很难割爱。又一想，长辈的要求，不能够太违背。既然要送，便不能用一般鸽子应付，于是选了两只白鸽，用鸽笼装着送给他，自以为比赠送千金还要珍贵。

过了几天，他见到那位高官，本以为那位高官会说几句感谢的话，没料到那位高官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张公子忍不住问道：“前些日子送给你的鸽子好吗？”

那高官回答：“还算肥美。”

张公子吃惊地问：“烧着吃了吗？”

他说：“是的。”

张公子大惊，说：“这不是一般的鸽子，而是世人所说的‘鞞鞞’啊！”

那高官回答道：“味道和一般的鸽子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张公子哀叹、怅然地回到家里。

到了晚上，他梦见白衣少年来了，责怪说：“我以为你爱鸽，所以就把子孙托付给你。为什么你竟然明珠暗投，致使我的子孙在锅里丧命了！如今，我带着儿子们走了。”说完，少年变成了鸽子，张公子所养的白鸽都跟随他，鸣叫着飞走了。

张公子天亮起来一看，白鸽真的都飞走了。他心里懊丧极了，一气之下就把所喂养的鸽子分别赠送给知心朋友，几天就送完了。

八 大 王

冯生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有个捉鳖的人欠了他的债不能偿还，就以鳖抵债。一天，那个人献给他一只大鳖。冯生见它形状奇特就放了它。

一天，他从女婿家回来，走到恒河畔时，天色已近黄昏。这时，他见一个醉汉后面跟着两三个随从，正一颠一跛地走来。醉汉远远看见冯生就问：“什么人？”

冯生随便答道：“行路人。”醉汉生气地说：“难道没有姓名，为什么只说是行路人？”

冯生因为急着赶路，对他的话置之不理，直走过去。这样一来，那醉汉更生气了，抓住他的袖子不让他走。冯生很不耐烦，但解脱不了，就反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醉汉喃喃回答说：“我是从前的南都令尹，你想怎么样？”

冯生说：“世间哪有这样的令尹，真是辱没了世界。幸亏是从前的令尹，如果是现在的令尹，那不得把行人都杀光吗？”

醉汉非常愤怒，打算对冯生动武。

冯生大声说：“我冯某人不是好惹的！”

醉汉听了，竟变怒为喜，跌跌撞撞地下拜说：“你是我的恩人，刚才冒犯你了，请不要怪罪！”他叫随从先回去准备酒菜。冯生推辞不得。

两个人握着手走了几里路，才到一座小村子。走进去，只见房屋华丽漂亮，好像是富贵人家。醉汉的酒渐渐醒了，冯生问他的姓名。他说：“说出来你不要吃惊，我是本地的八大王。刚才西山的青童请我去喝酒，不觉过量了，冒犯了你，实在惭愧。”冯生知道他是妖怪，但他的情感和言词都很诚实，也就不害怕了。一会儿，八大王摆设了丰盛的筵席，催冯生坐下来痛饮。八大王最豪爽，连饮了几杯。冯生担心他又喝醉了，再次纠缠骚扰，便假装喝醉了，请求去睡觉。八大王已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说：“你莫不是怕我癫狂？请你不要畏惧。说喝醉了酒的人没有品行，不记得隔夜的事情，这是骗人的。酒徒不讲德行，故意冲犯的十个中就有九个。我不会把无赖的行为施加给年长的人的，你就放心地喝吧。”

冯生又坐下，劝道：“你既然自己知道，为什么不改变你的行为呢？”

八大王说：“我担任令尹时，天天喝得酩酊大醉。自从触怒了天帝，被贬回这个岛，我发誓要痛改前非，不走老路。现在衰老得快要死了，加之又穷困潦倒，所以旧态复发。你的教诲我恭敬地领教了。”

两人倾心交谈之际，远方的钟声响了。八大王站起来，抓住冯生的手臂说：“我藏有一件东西，姑且报你的大德。这东西不能长期佩戴，如愿以后，再还给我。”

说完，八大王从口里吐出只有一寸多高的小人，用爪子掐冯生的手臂，冯生痛得像皮肤裂开了一样。八大王急忙把小人按在上面，一松手那小人已进入皮肤里，指甲的痕迹还在，而且慢慢凸起，鼓起一个小肉包。冯生惊问这是什么东西，八大王却笑而不答，只是说：“你应该走了。”他送冯出门，自己返回去。冯回头一看，村舍全都消失了，只有一只巨鳖，缓慢爬入水中不见了。

冯生惊讶了很久。自从得到鳖的宝贝，他的眼睛变得无比明亮，凡是有珠宝的地方，埋得再深他都可以看见；即使是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也可以随

口说出它的名字。

有一次，他从卧室里挖出几百串钱。后来有个人要卖房，冯生知道房屋地下有无数钱，就用重金买下来居住。从此，他变成了富翁，还收藏了各种难得的珍宝。

一天晚上，冯生在睡梦中梦见八大王气宇轩昂地进来说：“我赠送给你的东西，现在应该还给我了。如果佩戴久了，会耗人精血，损人寿命。”

冯生答应马上奉还，他请八大王留下来作客，八大王辞谢说：“自从听了你的规劝，我戒酒已经三年了。”说完，就用嘴咬冯生的手臂，冯生痛极了，醒过来一看，那个小肉包已经消失了。从此以后，他又和普通人一样了。

刘 姓

从前，临淄有个姓刘的，为人十分阴险。后来他离开临淄迁居沂县，但恶习不改，同乡的人对他又怕又恨。

他有几亩田，与苗某的土地紧挨着。苗某十分勤劳，在自家的田边种了不少的桃树。桃树初次结果，苗家小孩上树摘桃，刘某大怒赶走了小孩，说什么桃树是他的。小孩哭着告诉了父亲，苗某正感诧异，刘某却已骂上门来了，并且扬言要打官司。苗某笑着安慰他，他还怒气不消，气冲冲地走了。

当时，有一临淄老乡李翠石在沂县作当铺商人，刘某拿着状纸进城，恰好与他碰上了。因为是同乡，所以很熟，李便问他干什么。刘某把要打官司的事说了。

李翠石笑道：“您的名声大家都知道，我早就听说苗某非常善良和顺，怎敢强占骗取您的桃树？莫非是你把话反着说吧！”于是把刘的状纸扯碎了，拉他进店，要给他们调解。刘某恨恨不已，偷来店中的笔，又写了一张状纸藏在口袋里，下定决心非告状不可。

不一会儿，苗某也来了，他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并求李翠石帮他调解。苗某说：“我是个种田人，半辈子也没见过官长。只要不打官司，损失几株桃树也就罢了。”李翠石把刘某喊了出来，告诉他苗某愿意退让。刘某又指天画地大骂不休。苗某只顾低声下气说好话，不敢稍加辩驳。

事后，隔了四五天，刘某的同村人对李翠石说，刘某已经死了，李翠石惊叹不已。

过了些日子，李翠石在另一个地方，见一个人拄着拐杖蹒跚而行，仔细一看，居然是刘某。刘某热情问好，而且请李翠石到家中作客。李吞吞吐吐地问：“前些日子突然听到您的凶信，怎么会这么荒唐？”

刘某不回答，只是拉着李翠石进了村子，到他家后就摆酒款待，然后才说：“前些日子的传言并不是假的。那天，我刚出门就见两个人朝我走过来，捉我去见官府。问他们什么事，他们只说不知道。我想自己出入衙门几十年了，并不怕见官长，于是，就跟他们来到公堂。到了公堂，只见朝南坐着的官长怒容满面，问道：‘你是姓刘的吗？你恶贯满盈，不思悔改，又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这样凶横强暴，该下油锅！’一个人查看生死簿说：‘这个人作过一件好事，可以不死。’朝南而坐的官员查看着簿子，面色稍转平和，就说：‘暂时送他回去吧！’于是几十个人大声撵我走。我说：‘你们到底因为什么事把我抓来，又因为什么事送我回去？还请明白告诉我。’一个小官吏拿着簿子走下来，指出其中一条给我看，上面记着：崇祯十三年，用三百个钱救一对夫妇团聚。小官吏说：‘若不是有这条善行，你今天就该一命归阴，而且还要受罚转世为牲口。’我吓坏了，跟着两个解差跑出衙门。两个解差向我索取贿赂，我恼怒地对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我刘某出入衙门二十年，是个专门敲榨别人财物的人吗？怎么竟来向老虎讨肉吃呢！’两个解差不再吱声了。送到村口，朝我拱拱手说：‘这趟差事可是水也没喝上一口呀！’两人走后，我刚进门就苏醒了，这时我已气绝两天了。”

李翠石听了很感惊怪，便盘问那件善事的始末。原来，崇祯十三年时，山东一带遭了大灾，人们互相残食。刘某当时在临淄县衙里当班头。有一天，他偶然看见一男一女哭得很伤心，便上前问情况。他们问答说：“结婚才一年多，今年闹饥荒，夫妻不能两全，因而伤心。”过了一会儿，又在油坊门

口碰见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刘某近前一问，油坊老板说：“他们夫妇饿得快要死了，每天向我讨麻酱活命，今天又要把老婆卖给我。天下哪有这样可笑的事，死活缠人卖老婆！”男子接着说：“眼下粮食贵如金，我估计没有三百个钱，不够一路逃荒的费用。这样做本来是希望两人都能活下来，如果卖了妻子还是免不了饿死，那又图什么呢？不是我与你讨价还价，只求你行行好积个阴德吧。”刘某很可怜他们，便对男子说：“这个老板卑鄙得很，不值得求他，我赠送你们三百个钱，但愿你们既能逃荒，又夫妇两全。”于是打开口袋当场拿出三百个钱给了他们。夫妻二人哭泣着拜谢而去。听刘某述说这件事，李翠石大加赞叹。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了几年，李翠石到沂县去，碰见刘某又在与人争吵，大家围着解劝都不听。李翠石笑着喊道：“你又想打桃树官司吗？”刘某顿时语塞，脸色也和缓下来，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巩 仙

有一次，巩道人去求见鲁国国王，看门人却不给他通报。有个管事太监从王府出来，道人作揖请求通报，管事太监见他穿着打扮粗鄙丑陋，不但不给通报，反而赶走了他。不一会儿他又来了。管事太监大怒，和他的手下人一起哄赶并殴打他。追赶到没人的地方，道人笑着拿出黄金二百两，烦请追逐者转告管事太监：“我也不是要见王爷，只是听说后花园中的花木楼台极尽人间佳景胜迹，如果能让我游玩一下，这辈子也就满足了。”又拿出银子贿赂追逐他的人。这人很高兴，回来告诉太监，太监这回则笑逐颜开，就引道人从王府后门进了花园，陪着道人把各处的景物都看遍了，又一起登楼眺望。太监正凭窗远眺时，道人将他一推，他只觉得身子掉出楼外，有细葛藤系着腰，悬在半空，往下看高深莫测头晕目眩。细葛藤又隐隐作将断之声，太监恐惧到了极点，大呼救命。一会儿，下面过来几个小太监，见太监悬在半空中，都吓坏了，爬上楼一起察看，只见葛藤一头系在窗棂上。他们想解开救人，但藤细得不敢用力。于是，小太监们开始到处寻找道人，哪里还有道人的踪影。他们束手无策，只得禀报鲁王。鲁王过来一看，大为惊奇，命令在楼下铺上厚厚的茅草和棉絮，然后再弄断葛藤。刚铺好，葛藤“嘣”的一声自己断了，太监掉下来。大家相互看着，不禁大笑起来。

鲁王连忙命令查访道人下落。有消息说他住在尚秀才家。派人前往查问，说是道人出游未归。后来王府的人在途中遇见道士，就引着道士去见鲁王。鲁王赐他在宴席上就坐，请他当场表演戏法。道士说：“我是草野之民，没有别的本领，既蒙王爷信任，请允许我献上一台歌舞为大王祝寿。”于是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美人放在地上，小美人恭恭敬敬地向鲁王磕头之后，道士叫她演出《瑶池宴》，祝福鲁王万寿无疆。小美人念了几句开场白。道士又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美女，她自称王母娘娘。过了一会，董双成、许飞琼及所有仙女一个挨一个走出来，最后织女出来晋见，并献上一件天衣，流光溢彩，绚烂夺目，辉映满室。鲁王心想天衣肯定是假的，叫拿来看看。道士急忙说：“不行！”鲁王不听，硬是拿来看了，果然是无缝的天衣，不是人工所能制作出来的。

道士不高兴地说：“我以最大的诚意侍奉大王，暂时从织女那儿借来天衣，现在被凡间的浊气薰染了，怎么还给天衣的主人呢？”

鲁王心想这些歌伎一定是仙女，希望能留下一两个，仔细一看，原来是宫中的乐侍。道士把天衣放在火里烧过，然后放在袖袍里，人们再到袖里去找，却已什么都没有了。

鲁王于是对道士刮目相看，对他深为赏识，留他住在王府里。道士说：“草野之人性情不同，把宫殿看得像笼子一样，还不如在秀才家住得自由。”因此，每到半夜，必回尚秀才家。有时鲁王坚决挽留，才勉强住下来。

王府宴会上，道人常以颠倒四季花草树木开花结果的自然规律为游戏。鲁王问他：“听说仙人也不能忘掉世情，是吗？”道人回答说：“也许仙人是这样吧！但我不是仙人，所以我的心就像枯树一样。”

一天夜里，道士住在王府。鲁王派年轻歌女去考验他。歌女走进房里，连唤数声也无人答应。点灯一看，原来道士闭目坐在床上养神。歌女摇动他，他只睁眼一闪就又闭上了，再摇，鼾声大作。推他，随手而倒，鼾声如雷地酣睡过去了。敲他的额头，反弹他的手指，发出铁锅的声响，歌女回报鲁王，

鲁王叫人刺他一针，针竟刺不进去。推他，用力摇都不动。让十几个人把他举起来丢到床下，像千斤巨石落地一样。天亮时再去偷看，他仍睡在地上。他醒来后笑着说：“我怕是睡得太沉了，不然的话，怎么掉到床下都不知道呢！”

后来，当他在打坐或睡觉时，人们试着按他的身体，初按时，身体还是软的，再按就硬得像铁和石头一样了。道士寄居尚秀才家，常常半夜还没回来。尚秀才锁着门，等到天亮开门，只见道士已经躺在床上。

从前，这尚秀才曾经与卖唱的歌女惠哥相好，双方都发誓永远在一起。惠哥特别会唱歌，弹琴的技术也倾倒一时。鲁王听到她的名声后，将她召进王府侍候，断绝他们的往来。尚秀才常常想念她，却苦于没办法通消息。

一天晚上，尚秀才问道士：“你见过惠哥吗？”

道士回答说：“所有的歌女都见过，但不知你的惠哥是哪一个。”

秀才描述了她的相貌，说出了她的年龄，道士才想起来。

尚秀才请求传个话，道士笑着说：“我是世外之人，不能给你当寄赠情书的鸿雁。”尚秀才不停地求他。道士这才抖开袖筒说：“你硬要见惠哥一面，那就请进到这里面吧。”

尚秀才探头一看，袖筒立即宽大起来，变得像房子。于是弯腰进去，只见到处亮堂堂的，宽敞得像座大厅堂。桌椅床铺，什么都有，住在里面，一点儿也不沉闷难受。

再说，道士进王府后，与鲁王下棋。当看到惠哥过来时，装作用袍袖拂一下灰尘，惠哥已被装进袖筒，其他人却根本没看到。尚秀才正在里面独坐沉思，忽见一个美人从房檐上掉下来，一看，原来是惠哥。两人又惊又喜。尚秀才说：“今天这段奇缘，不能不留个纪念，我与你联句作首诗吧！”于是，他就在墙壁上写道：“候门似海久无踪，”惠哥也不假思索，挥手写道：“谁识萧郎今又逢；”尚秀才又写道：“袖里乾坤真个大，”惠哥又写道：“离人思妇尽包容。”字刚写完，忽然有五个人闯进来，戴着八角帽，身穿淡红衣，仔细辨认，都是素无交往的。他们一言不发，把惠哥捉走了。尚秀才非常惊恐，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道士回到尚家，叫尚秀才从袖中走出来，问他们相逢的情形，尚秀才不好意思，没有把所有的情节都告诉他。道士微笑着，脱下道袍，翻转袖子给尚秀才看，秀才认真端详，见上面隐隐约约有些字迹，细小的像虱子的卵。原来这是他们所题的诗句。

十多天后，尚秀才又求道士带他进王府，前后共去了三次。最后一次相见时，惠哥说：“我腹中胎儿已经能动了，烦你尽快同巩神仙商量个办法。”

尚秀才允诺了惠哥，回家见道士，跪着不肯起来。道士把他拉起来说：“你们商量的事，我已经完全清楚了，请不必担忧，先生家传宗接代全靠这条根，我怎会不竭尽微薄之力呢？但从此以后你不必再去了。我之所以报答你，原不在你们的儿女私情上。”

几个月后，道士从外面回来，笑着说：“我把尚先生的公子带来了，快把孩子的襁褓拿过来。”尚秀才的妻子是一位贤惠的人，快三十岁了，生了好几胎才养活一个儿子，前不久，生了个女孩，满月就死了。听到道士喊，又惊又喜亲自跑出来。道士探开袖子抱出婴儿，孩子睡得正熟，脐带都还没剪好，尚妻把孩子接过后，他才呱呱地哭起来。

道士脱下道袍说：“产血玷污衣服是道家最忌讳的事，今天为了这件事，

穿了二十年的道袍只好扔掉了。”

尚秀才忙给他换一件新道袍。道士吩咐道：“旧道袍不要丢了。撕一小块烧成灰，可治难产、下死胎。”尚秀才听从他的话，把旧道袍藏起来了。

又过了好些日子，道士忽然对尚秀才说：“所藏的旧道袍，应当留些自己家用，我死后莫忘记了。”秀才觉得道士的话不吉利。

道士也不解释就走了，到王宫对鲁王说：“我要死了。”鲁王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有定数的，有什么可说的呢？”鲁王不相信，强留住他。下完一局棋，道士急忙起身，鲁王又留他。道士请求让他到外边的房子休息，鲁王答应了。道士急忙去躺到床上，近前一看，已经死了。鲁王给他置办棺木，隆重地安葬了他。

尚秀才临到痛哭致哀的时候，才领悟到道士先前的话是事先打招呼的。尚秀才每日不忘巩神仙的恩德，一到清明就去道人坟上扫墓。

有个长期在四川作商客的人，有一天，在路上碰见巩道士，巩道士拿出一本书给他，并说：“这书是鲁王府的，我走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归还，现在麻烦你捎回去。”客人回到家乡，听说道人已死，不敢报告鲁王。尚秀才得知后，代替他禀告了鲁王。鲁王打开书一看，果然是巩道士借去的，因此怀疑道士未死。命人挖开道人的坟墓，发现棺材果然是空的。

画 马

山东临清有个姓崔的书生，家境很贫穷，连围墙破损也无力修补。崔生每天早晨起来，常见一匹马躺在附近的野草里，那马黑毛白花，只是尾毛不整齐像被火烧断了。崔生将它赶跑，但到夜间它又来了，谁也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崔生有个好朋友在山西，想去拜访他，但两地相距遥远，自己又没养马，于是，他想到了这匹无主的马。将它套住牵回家后，配上马鞍辮头。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家人说：“假如有来找马的，就把我去山西的情况如实告诉他。”

上路以后，马飞快地跑，一眨眼就跑了上百里路。夜晚也不怎么吃饲料，崔生怀疑它累病了。第二天就勒紧马缰不让他跑得太快，但马又嘶叫又喷沫，崔生只好松开马缰，任它飞驰。到中午时就赶到太原。

崔生骑马在太原的大街上行走，旁观的无不叹赏称赞。晋王听说后，愿出高价买它。崔生恐怕丢马的人会来找寻，不敢出售。过了半年，一直没有听说寻马的消息，便以八百两银子的高价把马卖给了晋王府，自己另外买了头雄健的骡子骑回家来。

后来，晋王有紧急要事，派一员校尉骑着那匹马到外地出差。但那马没走多远，就独自跑掉了，校尉一直追到了崔生邻居家门口，眼见马进门后便不见踪影。校尉就向主人索取。主人姓曾，他实在没有看到马的踪影。校尉不信，走进曾的房间，只看到他家墙上挂了一幅赵子昂画的马，其中一匹马的毛色与崔生卖的那匹马的毛色完全一样，尾巴部分被香火烧坏了一点，才知道这匹马是个画妖。校尉因无法向晋王交差，准备到衙门去告曾某。这时崔生用卖马的本钱，做生意已经积累过万。他自愿代曾某将八百两银子交付校尉。曾某很感激他的恩德，却不知道崔生就是当年把马卖给晋王的人。

梦 狼

河北有个姓白的老头，他的大儿子白甲在南方当县令，已经两年没有他的消息。

有一天，有个姓丁的远亲来拜望白老汉，白老汉热情地款待了他。丁某会点巫术，闲谈中间，白老汉询问阴曹地府里的事，丁某说得神乎其神，奇幻异常，白老汉一笑了之。

丁某离开后没过几天，一次，白老汉正在睡觉，梦见丁某又来了，邀他一道出去玩。白老汉身不由己地跟他去了。他俩进了一座城门，丁某指着一座门说：“这是您外甥家。”当时，白老汉姐姐有个儿子在山西作县令，他惊讶地说：“我外甥怎么会在这里呢？”丁某却说：“你要是不信，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白老汉走进门，果然见到了他的外甥，头戴貂皮帽，身穿绣花官服，坐在大堂上，握着矛戟、打着旗幡的卫士分列两旁，白老汉想去见外甥，但没人可以给他通报。丁某一把将他拉出来，对他说：“你公子的衙门离这儿也不远，想见他吗？”不一会儿他俩来到一座官衙，丁某说：“进去吧！”白老汉走近大门，见一只大狼挡在路中间，吓得不敢走了。丁某又说：“进去吧！”又进了一道门，只见堂上、堂下，坐着的、躺着的，都是狼。看台阶上，白骨堆积如山。白老汉见此情景，吓得浑身哆嗦。丁某使用自己的身体挡护着白老汉走进去。白老汉的儿子白甲正好从屋里出来，看见父亲和丁某非常高兴，稍稍坐了一会，便叫仆人去办筵席。忽然一只大狼衔着一个死人进来，白老汉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说：“这是干什么呀？”白甲说：“对付着做几样菜吧。”老汉急忙制止他，心里惶惶不安，想离开，却又被狼群拦住了道。正当进退两难时，忽然见群狼乱纷地嚎叫奔逃，有的钻到床底下，有的趴在桌底下，白老汉惊呆了。一会儿有两个身披金甲的猛士瞪着眼睛跑进来，拿出一条乌亮的铁索把白甲绑起来。白甲扑地变成猛虎，牙齿又尖又长。一个金甲猛士拔出利剑要砍掉虎头，另一个说：“且慢！且慢！这是明年四月的事，不如先把虎牙敲掉。”便拿出大锤猛敲虎牙，虎牙一颗颗掉在地上，老虎痛得大吼大叫，声音震得地动山摇。白老汉这回吓得魂魄散，汗如雨下。

突然，白老汉惊醒了，才知这是一场梦。老汉心里觉得怪异，便叫人去请丁某，丁某推辞不肯来。老汉写下这个梦，叫二儿子送到白甲那里去，信中反复告诫儿子要老老实实做人。老二到了白甲衙门里，见哥哥门牙都脱光了，惊问他是怎么回事，白甲说是酒醉落马摔掉的，老二询问摔伤的时间，白甲说是某月某日，老二一听，正好是父亲作梦那天，更加惊奇。于是，老二便把白老汉的信交给哥哥白甲。白甲读完后神色大变，过了一会说：“这不过是巧合而已，不足为奇。”当时，白甲因刚向上司行了重贿，被推荐重用，所以并不在意这个梦。

弟弟看见白甲手下满堂贪赃枉法之徒，行贿的，走后门的日夜不绝，便流着泪苦劝白甲不要这样做，白甲却说：“你成天住在乡下破草房里，所以不知道官场的诀窍。升降之权，在上司而不在百姓，上司喜欢就是好官。”弟弟知道没办法阻止他，便回家告诉父亲。白老汉听说以后大哭了一场。没有办法，只有损家财去救济贫民，天天向神灵祈祷，只求老天对逆子的报应，不要连累妻子儿女。

过了几天，听说白甲被推荐为吏部主事，贺喜的宾客满门，白老汉却更

加伤心，托病卧床不出来。不久，听说白甲在回京的路上遭遇强盗，主仆都丢了命。白老汉才起床，对人说：“鬼神之恩，只报应了他本人，而保佑我们全家的恩德不能说不厚了。”因而焚香拜谢上天。来安慰白老汉的人，都说这是道听途说，只有白老汉却深信不疑，并定下日子为白甲准备丧事。

但白甲真的没死。原来，他遭遇强盗时，试图拿出全部金银财宝以保全性命，强盗们对他说：“我们要给百姓报仇雪恨，难道只是为了几个臭钱吗？”说完便把他的头砍下来了。还有几个专门鱼肉百姓帮白甲搜刮钱财的衙役，全部被强盗杀死了。强盗们这才分了钱财，然后飞驰而去。

过了不久，正巧另一个县令从这里路过。那县令看到白甲尸首，便问：“被杀的人是谁？”在前面开路的随从说：“他是白县令。”那县令说：“他是白老汉的儿子，不要让老汉看到这么凶惨的样子，还是替他把头接上。”于是，就有个人一边把白甲的脑袋接到颈上，一边说：“坏人的脑袋不应该正着接，以肩膀对着下巴算了吧。”接完白甲的脑袋，他们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白甲竟慢慢苏醒过来了。他的妻子去给他收尸时，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放在车上，慢慢地给他灌些汤水，他也可以吞下去。他们都寄住在旅店里，没有路费回家。半年多以后，白老汉才得到白甲的确实消息，于是，连忙派二儿子去把白甲接回来。白甲虽死而复生，但眼睛只能够看到自己的背，歪着脖子，不再像个人了。白老汉的外甥因有政绩声望，这年被提拔为御史，所发生的事全都应了白老汉所作的梦。

采 薇 翁

明朝快要灭亡时，各地战争纷起。山东长山刘芝生聚集了数万人马，准备南渡黄河。一天，一个肥胖的男人来到军营门口，敞开上衣，露出大肚子，要求会见起兵的头人。刘芝生请他进营寨谈话，两人话很投机，谈得很高兴。问他姓名，他自称采薇翁。

刘芝生留他在军中作军师，并想送他一把刀，采薇翁说：“我自己有锋利的兵器，不需要矛戟了。”刘芝生问他：“你的兵器在哪里？”采薇翁便掀起衣服，露出肚皮，只见肚脐眼大得可放进一个大鸡蛋。他屏住气把肚子鼓起，忽然肚脐中嗤的一声冒出剑把，一抽，出来一把剑，剑口白如霜雪。刘大吃一惊，而采薇翁却笑着指一指肚子说：“这是兵器仓库，什么都有。”

刘芝生叫他拿一副弓箭，他又像先前一样，一运气就从肚脐里冒出一副。稍稍歇息，又有一支箭从中飞出，飞出的兵器应有尽有。

过了一会，采薇翁把剑插进肚脐中，剑一下就没影了。

刘芝生把他看作神仙，与他同吃同睡，对他很尊敬。

当时军营中号令虽然严明，但因都是乌合之众，时常有些人出去抢劫掠夺。采薇翁对刘芝生说：“兵贵在纪律严明，现在你率领着数万兵士，却不能镇住人心，这必然会失败。”刘认为很对，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对士兵进行整顿，对那些掠取妇女和财物的人，斩首示众。这样，军中纪律稍好一些，但违纪的事还是没有断绝。

采薇翁不时骑马到兵营各处查看。军中那些骄横的将士，常常不明不白地掉了脑袋，大家都怀疑是采薇翁干的。采薇翁整顿军纪的措施，使兵士们对他又怕又恨。于是，各部的头领都在刘芝生面前说采薇翁的坏话：“采薇翁行的是妖术。自古以来，名将靠的是智谋，没听说靠妖术的。现在很多无辜的将士，往往不知缘故地掉了脑袋，闹得人心惶惶。你和他在一起，也是很危险的，不如把他干掉。”

刘芝生听从将领们的意见，想等他睡着后杀掉他，便派人去看采薇翁，当时采薇翁正在睡觉，鼾声如雷。众人大喜，派士兵把房子围住，叫两个人拿刀进去砍断他的脑袋。可是，等到刀子一提起，脑袋又长好了，仍旧鼾声如雷。刺客又砍他的肚子，只见肚子裂开了但没有流血，肚中藏着无数兵器，刀尖枪尖都露在外面。众人看了大惊，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用长矛去拨他的肚皮，不料肚子上的铁弩都射了出来，射中了好几个人。众人惊散，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刘芝生，刘急忙去找他，那个神秘的采薇翁早已无影无踪。

崔 猛

崔猛是个世家子弟，性情刚毅。小时候在学堂读书，学童们谁要是稍微触犯了他，就拳脚相加，老师多次惩罚，他都不肯改悔。到了十六七岁，武艺超群不凡，能持长竹竿登跃高房。

崔猛爱打抱不平，爱惩抬豪强，扶持弱小，不避嫌疑，不怕结仇，因此乡亲们都很敬服他。他对母亲很孝顺，母亲一出面，他就消气了。母亲总是狠狠地责备他，

他当面表示接受，但一出门就忘了。他家隔壁有个凶悍的泼妇，经常虐待婆婆，婆婆饿得快要死了，她儿子偷偷给她点儿东西吃，这泼妇知道后，把他骂个狗血喷头。崔猛听说后很愤怒，跳过墙去，把泼妇的鼻子、耳朵和唇舌都割掉了。崔母知道后很害怕，叫来邻家儿子，说尽了好话，并以财物周济，还把年轻的婢女许配给他，事情才有所平息。为此，崔母气得直哭，不肯吃饭。崔猛有些害怕了，跪在地上，请母亲用木杖打他，并保证日后改悔，母亲还是痛哭，不理睬他。崔妻周氏也跟着跪下，崔母于是用木杖打他，并用针在他手臂上刺了十字花纹，染上朱红颜料，使其永不消失。崔猛都接受了，崔母才肯吃饭。

崔母喜欢以饭招待化缘的和尚，而且常常让他们吃足喝饱。一次，一个道士在门口化缘，崔猛打他身旁走过，道士眼盯着他说：“公子身上有一股凶猛强横之气，恐怕难得有一个好的下场。你们积善之家，不应该落得这样。”崔猛刚受母亲的惩治，听了这话，便恭恭敬敬地说：“我也知道自己脾气不好，但一看见不平的事，总是不能约束自己。我想尽量改变自己，这样是否可以免祸呢？”道士笑着说：“暂且不要问可不可以免祸，应该先问问自己能否改掉自己的脾气。你应当下狠心压住自己的脾气。万一出了事，我告诉你一个解救的办法。”

崔猛平生不相信消灾除祸的妖术，笑着不说话，道士说：“我知道你不相信巫术，但我所说的，和巫婆们念咒祈祷有所不同。叫你做积德的事，即使没有效果，但也不会坏事。”

崔猛向他请教，道士才说：“刚才在门外碰到的那个青年人，你应该好好结交他，这样即使你犯有死罪，他也能保你活命。”道士叫出崔猛，告诉了那个青年的住所。

那人是老赵的儿子，名叫僧哥。老赵是南昌人，因为年成不好闹饥荒，客居建昌。崔猛从此和赵家结为深交，还请老赵一家住在他家，并给他十分优厚的待遇。僧哥才十二岁，他按照礼节拜见了崔母，并与崔猛拜为兄弟。第二年春耕时，老赵携家人回老家南昌，从此断了音讯。

崔母自从邻居家的泼妇被害以后，对崔猛的管教更严了。有来诉说冤仇的，都被严词拒绝了。

有一天，崔母的弟弟死了，崔猛跟着母亲去吊丧。路上遇见一伙人绑架一个男人。围观的人把路都堵住了，车子不能前进。崔猛上前打听。原来是一个大乡绅的儿子，横行乡里，看到一个李申的妻子很漂亮，便命令他的家人勾引李申赌博，用高息贷给他钱，并强迫他在借券上写明以老婆作抵押。李申输完了钱又赌了一个晚上，欠了几千文钱的赌债。李申没钱还债，那个乡绅的儿子便派了很多的人把他的老婆抢走了。李申在乡绅门前哭诉。那个乡绅的儿子大怒，把李申绑在树上，棍打鞭抽，还用剑刺，逼李申立下“无

悔状”。

崔猛听了这个情节，打算动用武力。崔母掀开车帘喊道：“哎！你又想干什么？”崔猛只得停下。吊完丧后回到家，他气得不作声，也不吃饭，只是呆呆地坐着，好像在嗔怪什么。妻子问他，他也不回答。到了夜晚，他和衣而卧，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第二天晚上又是这样。有时突然开门外出，一会儿又回来躺下。这样过了三四天，妻子也不敢多问。后来一次出去很久才返回，关上门就睡得很深沉了。后来才知道，这天晚上，那个乡绅的儿子被人杀死在床上，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出来。李妻也被杀死在床下。官府怀疑是李申干的，把他捉来惩治。李申被加上手镣脚铐，脚上的踝骨都被磨破了，最终没有供认。一年多后，李申受不了重刑，只得违心招供了，便被判了死刑。这时，崔母也死了。出葬以后，崔猛告诉妻子说：“杀那个乡绅儿子的人是我，当时因为母亲还在，没有说出去。现在母亲的事也料理了，我怎能以自身的罪殃及别人呢？我准备到官府去受死刑。”崔猛到官府去自首。县官非常奇怪，给他上了刑具送到狱中，释放了李申。李申不答应，坚决承认是自己干的。县官无法判决，只有将两人同时拘禁。李申的家属和亲戚都讥讽责备李申，李申说：“崔公子所作的事，是我想做的，但我办不到。他代我做了，我怎么能眼看着他去死呢？”坚决不肯改口，和崔猛争相招供。不久，衙门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强迫李申出狱，以崔猛抵罪，并准备处以死刑。这时，正碰上审查刑事案件的赵部郎来检查，赵部郎审阅案卷时发现了崔猛的名字，便让旁人退出，喊来崔猛。崔猛进来抬头一看堂上的赵部郎，原来是赵僧，又悲又喜地把事情经过说了。赵部郎犹豫了很久，依旧叫人把崔猛押回监狱，嘱咐狱卒好好照顾他。不久，以自首为名给他免去了死刑，充军至云南。李申为了侍奉崔猛，也去了云南。不满一年崔猛就被赦免回家。

回乡以后，李申始终跟随崔猛，代他经营产业，料理家事。崔猛给他工钱，他不肯要，对学飞檐走壁、舞刀弄枪之类的功夫，很是用心。崔猛待他不薄，并帮他娶了妻子，买了田产。崔猛从此也痛改以前的鲁莽行为，每次摸到臂上老母给他刺的十字时，就眼泪汪汪的。崔猛的仗义行为远近闻名，因此，乡亲们有了什么事，李申常常借助崔猛的名义进行调解。

陆 押 官

赵公从官场上退下来以后，在家休养。有一天，有个青年人毛遂自荐，说是要求给赵公抄写文书。赵公为人倒也随和，听说有人求见，便连忙请他进去。那个青年长得清秀文雅，自称陆押官，说是干事不要工钱。赵公留下了他。他比一般仆人聪明，往来的书信奏折书写得很工整。赵公和客人下棋，陆押官在旁观看，只要他稍加指点，赵公就可赢棋。因此，赵公十分器重他。

同僚和仆人见他很受主人着重，开玩笑要他请客。陆押官答应了，问他们一共多少人？把别墅的管家们都算在一块，一共有三十多人。众人以为这下能难住他，但陆押官不以为然地说：“这很容易，只是客人多了，我自己不能仓卒间办好筵席，只有到酒店里去请。”于是，把所有的同僚都请了来，到街口的酒店坐下。刚开始喝酒时，有人按着酒壶站起来说：“各位暂且不要喝，请问今天是谁做东道主？作东的应先拿出钱来押着，然后我们大家才可尽情吃喝。否则，一动筷子就几千铜钱，吃完一哄而去，向谁要钱付账呢？”众人都望着陆押官。陆押官笑着说：“是不是觉得我没钱付？我当然有钱。”说着，便站起来，从盆中捻起一团拳头大小的湿面，然后又把面团捏碎成小块块放在桌上。一会儿，这些小块块面团化成了一只只小老鼠，在桌上乱跑。陆押官随手捉了一只剖开，老鼠啾啾叫着，陆押官便从鼠肚中取出一块银子，一会儿老鼠捉光了，碎银则放满了桌子。他对大家说：“这些银子还不够喝酒吗？”众人感到奇怪。等吃喝完了，一算帐，只需三两银子。大家把碎银一称，恰好够。众人要了一块碎银带回，向主人说了这桩奇事。主人要他们把银子拿来看看，但一搜就不见了。回去问店主，店主说交作酒钱的银子都变成了蒺藜。仆人把这件事告诉赵公，赵公便问陆押官。陆押官说：“朋友们逼着我请客，可我口袋里又没钱。幸好我年轻时学了点法术，所以就试了试。”众人仍要陆押官去还酒钱。陆押官说：“某村的麦草还有麦子，再去簸扬一次，可以收两担多，用来还酒钱还有多余的。”便找了一个人一同前往。当时，那个村的管家正要回去，便与陆押官一同去了。到了麦场，只见那场地中有几斛干净的麦子堆着。众人由此更加佩服陆押官了。

一天，赵公去朋友家中喝酒，看见友人家中的堂屋有盆兰花，长得很茂盛，赵公很喜爱，回家后还在赞叹。陆押官说：“您如果真的喜欢这兰花，我不难给您弄到。”赵公不相信。可第二天早上到书房，忽闻异香扑鼻，见有一盆兰花摆放在房里，而且花杆、叶片和在朋友家见的一样多。赵公怀疑陆押官是从友人家中偷来的。于是问陆押官，陆押官说：“我家养的兰花，有千百株，何必去偷别人的呢？”赵公还是不相信，恰逢那位朋友来了，朋友看见兰花吃惊地说：“怎么和我家的兰花一模一样？”赵公说：“我刚刚买来的，也不知卖花人从哪里弄来的。你出门的时候，见兰花还在吗？”那友人说：“我来时不曾去书房，不知花在不在，但它怎么也不会跑到这儿来呀。”赵公看着陆押官，陆押官说：“这也不难分辨：您家的花盆破了，有补镶的痕迹。这个花盆就没有。”客人仔细察看，发现真是这样。于是由人不相信。客人走后，陆押官连夜告诉主人：“早上我说我家养了很多花，现在就委屈您走一趟，乘着月色去观赏一下。但其他人都不能跟着去，只有阿鸭可以。”阿鸭是赵公的书僮。赵公便接受了他的请求。赵公刚出家门，便看见已有四人肩抬轿子，正恭候在路旁，赵公坐进轿子后，轿子立即跑得像奔马一样。一会儿就进了深山，只闻到奇香沁人骨髓。进到一个洞府，只

见房舍光彩夺目，和人间的绝然不同。房里到处都摆设了花、石，花盆精美，鲜花艳丽，香气四溢，单是兰花一类就有几十盆，都长得很茂盛。观赏完毕，像来时一样，赵公被轿夫抬回了家。

陆押官跟随赵公十多年，后来赵公无病而终。陆押官便和阿鸭离开赵府，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 鼠

明朝万历年间，皇宫里出现一只大老鼠，长得像猫一般大。这只大老鼠咬坏了宫中不少器具，成为宫中一大隐患。宫里派人到处寻找民间的好猫来捕捉这只大鼠，但那些猫反倒都被大鼠咬死吃了。对这只连捕鼠能手的好猫都对付不了的大老鼠，宫中人人憎恨，可又无可奈何。

有一次，外国进贡送来一只狮猫。这猫非同寻常，毛的颜色像雪一样白。太监把狮猫抱去丢在闹鼠的屋里，关上门，偷偷在外面看。只见狮猫蹲了好久，才见大鼠探头探脑从洞中出来。一见狮猫，马上狂怒着扑上去。狮猫跳到桌上躲避，大鼠也跟着跳上，狮猫马上跳下去了。就这样，躲上跳下，不下上百次。众人都以为狮猫害怕这只大老鼠，是个无用的“洋猫”。可过了不久，只见大鼠跳跃得渐渐迟缓了，大肚子一起一伏，像在喘粗气。过了一会儿，它只得蹲在地上稍稍休息。这时，狮猫乘机一跃而下，抓住大鼠的顶毛，直咬它的头。猫鼠翻滚着互相搏斗，狮猫怒吼，大鼠啾啾惨叫。太监急忙推开门一看，只见大鼠的头已被咬烂了。这才知道狮猫躲避大鼠，并不是害怕，而是在等待大鼠疲惫乏力之后，再去咬杀它。

这只狮猫运用的是敌人出击我退却，敌人退却我就出击的计策，结果成功了。

牧 竖

有两个牧童在深山老林里迷了路，他们恰巧走到一个狼窝前，见窝里有两只小狼仔。这两个机灵的小牧童连忙商量了对策，于是，一人捉住一条，分头爬到相距几十步远的两棵树上。过了一会儿，老狼回来了，它钻进洞一看，小狼不见了，急得团团转。一个牧童在树上对小狼又是扭脚，又是揪耳朵，让它嚎叫。老狼听到小狼的叫声，仰头看见了，大怒着冲到树下，一边嚎叫一边连爬带抓。这时，另一个牧童也在树上整得小狼嚎叫起来。老狼听到，慌忙四下张望，才看见另一棵树上的小狼又嚎叫起来，老狼又回头奔跑过来。这样，老狼口中叫个不停，脚下奔跑不止，来来往往跑了几十趟，渐渐跑不动了，叫声渐渐弱了。不一会儿，就累得奄奄一息，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又过一会，便一动不动了。牧童爬下树一看，老狼已经死了。

王 司 马

大司马王霁宇是河北新城人，他镇守北方边境时，曾经让铁匠特意打了一把大杆刀，刀面宽一尺，重千斤。他每次巡视边防的时候，就让四个大力士抬着。每到一处，他总是让人把大杆刀丢在地上，故意让北边敌兵来拿。敌兵发现大杆刀，打算扛回去，可就是拚尽全力，刀还是一动不动。王司马又暗里用桐木照大杆刀的样子另做了一把，宽窄大小一模一样，外面贴上银纸，经常拿着这把假刀在马上挥舞。北边敌兵看了，无不震惊他力大无穷。

王司马还在边关外插上芦苇作边界，芦苇墙横斜几十里，像篱笆一样，他还扬言说：“这就是我的长城。”北边敌兵一来，把那些芦苇都拔下烧掉了。王司马又命人重新插上。不久，又被烧了。这样搞了三次。到第四次时，王司马在芦苇下埋上火药炮石。当敌兵再来焚烧时，火药炮石爆炸，敌人死伤很多。敌人逃跑后，王司马又像先前一样插上芦苇。敌兵远远望见，都退走了。因此北边敌兵害怕王司马，对他服服帖帖。

后来，王司马年纪大了，请求告老还乡。他一走，边塞又紧张了。朝廷只得召他复职。当时，王司马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便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辞。皇帝安慰他说：“只是麻烦你躺在那里镇守就行了。”于是，王司马又到了边塞。他每巡视一处，就躺在帷帐中。北边敌兵听说王司马来了，都不相信。于是假说议和，准备检验王司马是不是真的来了。议和时，卫兵掀开帘幕，他们看见王司马真的安然地躺在里面，连忙惊慌逃走了。

查 牙 山 洞

山东章丘查牙山上，有个井口大的石洞，大约有几尺深。石洞北面的石壁上，又有个洞门，只要伏在地上，伸长脖颈就能看见。

附近村子里有几个人，早就想进洞看个究竟，这一年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那天，他们约好在石洞那儿饮酒，共同商量进洞的办法。商量的结果是三个胆大的人拿着灯火，用绳子吊下去观察。他们进去以后，发现这洞高大宽敞，像大厅一样，进去走了几十步，才渐渐狭窄了。他们又发现洞底还有一个小洞，人伏下去，可以像蛇一样钻进去，用灯火一照，漆黑漆黑，深不可测。其中两个人气馁了便退回来。另一个小伙子夺过灯火，冷笑一声，挺身往小洞里爬去。幸好狭窄的地方仅比墙厚一点，一过去就又高又宽了。这个小伙子站起来往前走。头顶上的钟乳石参差不齐高悬着，像要往下坠落。两壁上怪石突兀重叠，很像寺庙中的雕塑，显现成鸟兽人鬼的形状：鸟像在飞，兽像在跑，人有的像坐，有的像站，妖魔鬼怪表情愤怒凶恶，奇奇怪怪，丑陋的多漂亮的少。这个小伙子心里紧张起来。幸好路还平坦，没有什么陡坡。他小心谨慎地走了几百步，西面石壁开处，现出一间石房子。门的左边有一块鬼样怪石，正面对人站着，眼睛突出，口张得有簸箕大，长舌獠牙，狰狞凶恶。左手握成拳，撑在腰上，右手叉开五指，像要抓人。他大吃一惊，寒毛都吓得竖起来了。远远望见门里有烧过的柴草灰，知道有人曾来过，胆子又大了一点，勉强走进几步。只见地上摆着杯子、碗，满是泥垢，但都是近代东西，不是古代器皿。旁边还放着四把锡壶，他很喜爱，便解开带子捆住壶颈系在腰上。又向旁边一看，西角有一具尸体，两手两脚四面叉开，他害怕极了。仔细一看，死去的人脚上穿着尖尖小鞋，鞋底的梅化图案还看得清楚。他知道死者是年轻女人，只是既不知是哪里人，也不知是哪一年死的。衣服的颜色已变得灰暗，分不清是黑色还是红色。头发蓬乱不堪，好像一筐乱丝粘在骷髅上。他想这尸体头上可能会有珠宝首饰，便把灯火照近头颅。这时，他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嘘气吹灯，灯火飘闪不定。火焰呈红黄色，女尸的衣服也似轻轻掀动。他大惊失色，手直颤抖，灯火顿时熄灭了。这下糟了，这个小伙子心想，得赶紧回去。他追忆进来的路线急忙回奔，不敢用手摸石壁，恐怕碰那些像鬼一样的石头。不料，黑暗中他一头撞倒在石上，连忙又爬起来继续找路，又冷又湿的液体流到脸颊上，他知道是血，但也不觉得疼，也不敢呻吟。喘着粗气跑到刚才爬进来的洞口，正要伏下身往外爬，却好像有人抓住头发，头一晕，就昏死过去。

没进洞的伙伴们坐在洞口等了好久，还不见返回，便怀疑他出了问题。于是，又吊下两个人。他们走到小洞口，探身进去，发现那个小伙子的头发挂在钟乳石上，血流如注，人已昏迷。这二人大惊失色，不敢进去，坐着发愁叹气。一会儿，井上又吊下来两个人。其中有个胆子大的，奋勇钻进小石洞，把那小伙子拖出来，放到山上，过了半天他才醒过来，把刚才所见到的详细说给他们听。只可惜他没有探究到洞的最底层，如果进到最底层，一定会有更奇妙的境界。

后来章丘县令听到这件事，吩咐用土把洞堵死，于是，人们不能再进去了。

农 人

有个农人在山下锄草，他的妻子用陶罐给他送饭。他吃饱后，把陶罐放在田埂边。傍晚一看，陶罐里剩下的饭全没了。这种情况发生多次，引起他的怀疑，于是这位农人一边干活，一边注意观察。果然有一只狐狸过来，把头伸进陶罐里。农人背着锄头悄悄走上前，用力打狐狸，狐狸吃惊地逃窜，陶罐戴在头上，苦于不能摆脱，忽然它跌倒了，陶罐摔碎掉了下来。狐狸露出头，它看见农人，逃得更加急切，翻山而去。

几年后，山南边有个富贵人家的女儿，被狐狸精纠缠作祟弄得很苦，念咒画符都不灵验。

狐狸精对那女孩说：“在纸上画符念咒，能够把我怎么样呢？”

那女孩骗它说：“你道术很深，希望能够永远和你相好，只是不知道你平生有没有害怕的人？”

狐狸精说：“我没什么害怕的，但十年前在北山时，曾经在田边偷农人的饭吃，被一个戴着宽斗笠、拿着弯头兵器的农人追击，差一点被他杀死了，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那女儿告诉父亲，她父亲想用它害怕的人来治它，但不知道那位农人的姓名和住的地方，也无处打听。刚好他的仆人因事到山村去，偶然跟别人谈起这件事，旁边的一个人吃惊地说：“这和我从前遇到的事恰好相同，难道是我从前所驱逐的狐狸现在作怪了吗？”

仆人感到奇怪，回家后告诉主人。主人很高兴，就要仆人把农人请来，恭敬地告诉他自己的要求。农人笑着说：“我从前确实碰到过一只狐狸，只是未必就是这一只。再说它既然能够作怪，哪里还怕一个农人呢？”

那富贵人家一再要求他披戴得和当年一样，他只好答应了。他到房里把锄头往地下一杵，大声吼道：“我每天找你找不到，你竟逃到这里。今天总算找到了，我一定要杀死你，决不原谅。”这位农人的话刚刚说完，就听到狐狸在房里哀叫。农人更加装出威严大怒的样子。狐狸哀声乞求饶命。农人呵叱道：“快快离开，我就饶了你。”作祟的狐狸精捧着头逃窜而去，从此这个富贵人家里也就安宁了。

章 阿 端

有个姓戚的书生，少年风流，有勇气，敢作敢为。当时，一户大姓人家有一座很大的院落，大白天都能看见鬼，家里的人莫名其妙地一个接一个死去。这大户人家无奈，只好以低价出售房屋。戚生见价钱便宜，就买下来居住。但院落宽敞，人口很少，东院的楼台亭阁，长满了蒿艾，也就姑且荒废放着。家里人半夜惊扰，总是互相叫嚷有鬼。过了两个多月，一个女佣人死去。没多久，戚生的妻子傍晚到东院的楼台亭阁去，回来后就生了病，几天后也死去了。家人更加害怕，劝戚生迁移到其它地方去。戚生不听。家中的奴仆常常为鬼怪的事吵嚷，戚生一气之下拿起被褥，独自睡在荒废的亭阁中，并点着蜡烛以看究竟。过了很久也没有什么，他也就睡着了。忽然有人把手伸进他的被子。戚生醒来一看，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婢女，耳朵蜷曲，蓬头散发，肥胖得不像样子。过了一会儿，一个少女从西北角出来，神情柔婉美妙，突然走到蜡烛下，骂道：“哪里来的狂妄之徒，居然敢在这里安稳睡觉？”戚生起来笑着说：“我是这房子的主人，等待你付房租的。”说完就起来去抓她。少女急忙逃开，并笑着对戚生说：“你这狂徒就不怕鬼吗？我要害死你。”戚生问她的情况，她说：“我姓章，小名阿端，误嫁给了一浪荡子弟，他强暴固执，没有爱人之心，对我横加折磨蹂躏，我愤恨忧郁而死，埋在这里二十多年了。这所院落下面都是坟墓。”戚生说：“我妻子不幸死了，我心里一直很悲伤。你能为我招她来吗？”阿端听了也感到很悲伤，说道：“我死了二十年，有谁想念过一次呢？你确实多情，我当尽力帮忙。不过听说人死投生有一定的地方，不知道她还不在冥界。”过了一个晚上，她来告诉戚生说：“你妻子将投生到富贵人家。因为她前生丢失了耳环，鞭打婢女，婢女上吊死了，这件案子还没了结，所以还滞留在冥界。现在暂且寄居在药王的廊下，有人看管她。我派婢女去行贿，可能快要来了。”二更将尽的时候，老婢女果然带着戚生的妻子来了。戚生握着妻子的手非常悲痛。妻子含着眼泪都说不出话来。阿端告辞，说道：“你们两人可以叙说离别之情，我们以后再相见。”从此以后，戚生夫妻经常相聚。

过了五天，戚生妻子忽然流着泪对丈夫说：“我明天要去山东，离别会很长，怎么办呢？”戚生听了，哀伤不已。阿端劝他们说：“我有一计，可以使你们暂时相聚。”两人收住眼泪问她。阿端请求用十打纸钱，在南堂杏树下焚烧，拿去贿赂解押投生者的差役，使他缓些时候。戚生按她说的办了。到晚上，妻子来说：“幸亏端娘，现在又能够团聚十天了。”又过了七、八天，戚生认为期限快要满了，夫妻整夜啼哭。问阿端有什么办法。阿端说：“看情势难得再商量。但我去试一试，非要百万纸钱不可。”戚生按这个数字焚烧了。阿端来了高兴地说：“我派人与解押投生者的差役游说，开始很难，后来看到钱多，心就动摇了。现在他已经用其他的鬼代替你妻子投生去了。”从此阿端白天也不离去，要戚生把门窗塞得严严实实，白天晚上都点着蜡烛。

像这样过了一年多，阿端忽然得了郁闷症，情绪懊丧，精神恍惚，像见到鬼的样子。妻子抚摸着她说：“这是鬼病。”戚生问道：“阿端已经是鬼，鬼怎么能使她生病呢？”妻子说：“不是这样，人死了变成了鬼，鬼死了变成了魃，鬼害怕魃，就像人害怕鬼。”后来阿端不停地惊叫了六七天，戚生夫妇也毫无办法。一天戚生外出回来时，听到妻子的哭声，吃惊地问是怎么

回事，原来阿端已经死在床上。衣服像蜕的皮一样丢在床上，打开一看，分明是一堆白骨。戚生非常悲痛，把她安葬在祖宗坟墓的旁边。

戚生和妻子生活了三年，家里人开始听说还有点害怕，时间一长慢慢就习惯了。戚生不在的时候，家里人就隔着窗户向她请示报告。一天晚上，妻子向戚生哭道：“以前押送投生的事，现在贿赂舞弊已经泄露，上面追查得很紧急，恐怕我们不能长期相聚了。”几天后，妻子果然生病，说道：“本来愿意这样永远死去，不喜欢投生。如今你我将要永别了，难道不是命运吗？”戚生慌忙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妻子说：“无法可想。”戚生问：“你将要受到惩罚吗？”妻子说：“会受到惩罚。但偷生的罪大，偷死的罪小。”说完就不动了。戚生仔细一看，妻子的面庞形体，渐渐地消失了。戚生经常独自在亭子里睡觉，希望有其它奇遇，然而亭子里始终寂静，再也没有鬼怪出现。

花 姑 子

安幼舆为人仗义疏财，喜欢放生。看到猎人捕获了鸟兽，就不惜花大价钱买来释放。

一次，他从舅舅家办事回来，傍晚路经华山，在山谷里迷了路乱走，心里非常害怕。忽然看见一箭以外的地方有灯火，就快步奔向那里。走几步，忽然看见一个驼背老头拄着拐杖，在弯曲的小道上快步行走。安幼舆停下脚步，正想问路，老头却先问他是谁。安把自己迷了路的情况告诉他，并说那有灯火的地方一定是山村，准备到那里借宿。老头说：“这不是安乐的地方。幸亏我来了，你可以跟着我走，我家的草房可以住宿。”

安听了十分高兴，便跟随他来到一座小山村。老头敲开柴门，一个老太婆出来开门，她问道：“郎子来了吗？”老头说：“来了。”安进了房，见房子简陋狭小，老头把灯挑亮催促安坐下，便叫家人准备饭菜。又对老太婆说：“这不是别人，这是我的恩人。你不便行走，可以喊花姑子来斟酒。”

一会儿，一个女郎端着饭菜进来，站在老头旁边，用眼睛斜看安，安看她年轻美貌，像仙女一般。老头回头叫女郎烫酒。房子的西角有一个煤炉，女郎就进房生火，安问老头：“这女郎是您什么人？”老头回答说：“我姓章，七十岁了，只有这个女儿。种田人家里没有奴仆婢女，因为你不是别人，所以敢要妻子女儿出来见你，希望你不要耻笑。”

安问道：“女婿家在哪里？”老头说：“还没有女婿。”安不停地称赞他女儿的贤惠、美丽，老头正讲谦虚话，忽然听到女儿吃惊地叫喊，老头连忙跑进去，见酒烧开溢了出来，火苗升腾，老头灭了火，责怪说：“这么大的姑娘，酒开溢出来还不知道吗？”回头一看，炉子旁边有用玉米蕊扎制的紫姑还没完成。老头又斥责说：“看你头发都这么长了，还像小孩子一样。”他拿着紫姑对安说：“她贪玩这个东西，让酒煮沸了，你还夸奖她，岂不羞死人？”安认真地看紫姑，只见她的眉毛、眼睛和衣服都制作得非常精细，称赞说：“这东西虽然类似儿戏，但也可以看出她的聪明智慧。”喝了好一会儿酒，花姑子不断前来斟酒，一点也不害羞。这一夜安睡不着觉，天还没亮，就告别回家了。

安回到家里，就请他的好朋友到老头家去求婚。可那位朋友居然没有找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于是，安叫仆人备马，亲自前往。到那里一看，竟是陡峭的山崖，根本没有当晚所见的那座村庄。到附近的村子探访，都说这一带没有姓章的人家，安失望地回到家里，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因此得了昏沉病，勉强喝点汤吃点稀饭就想呕吐，昏迷时就喊花姑子。家人不明白，只得整夜围着守护他。安气息奄奄，生命垂危。

一天夜里，守护安的人都困倦睡着了，安朦胧中感到有人摇动着他，他睁开眼睛，原来是花姑子站在床前，不觉神气清爽。他久久看着花姑子，泪水潸然而下。花姑子歪着头笑道：“呆子，怎么到了这样的地步？”说着使用两只手为他按摩太阳穴。安感到额头上全是汗水，按摩了几刻工夫，渐渐地到了肢体。而且还感到有股樟脑麝香的奇异香味穿过鼻孔，渗入骨髓。过了一会，花姑子小声说：“房里人多，我住在这里不方便，过三天我再来看你。”又从绣花袖子里拿出几个蒸饼放在床头，悄悄地离去了。

安到半夜，汗出过了，想吃东西，摸过饼子就吃。不知饼子里包的什么馅儿，非常香甜可口，就吃完了三个。又用衣服把剩下的蒸饼盖上，迷糊沉

睡。天大亮才醒来，感到如释重负。到了第三天，蒸饼吃完了，精神更加清爽，于是把家人都打发出房，又考虑到花姑子来打不开门，进不来，他便偷偷溜出书房，把所有的门门都打开了。

没过多久，花姑子果然来了，笑着说：“呆子，不感谢巫医吗？”安非常高兴。花姑子又说：“我冒着危险，蒙受羞辱来和你相会，是报答你的大恩。但你我实在是不能作夫妻，希望你早点另作打算。”

安沉默了很久才问道：“我们素昧平生，我在什么地方和你家有交情，实在想不起来。”

花姑子不语，只说：“你自己想想吧。”安一再要求永远相好，花姑子说：“你一定要两情谐合，明天晚上请到我家去。”安这才收住悲伤露出喜色，问道：“道路遥远，你这么纤秀的脚，怎么能走回家？”花姑子说：“我本来就没有回去，东头的聋妈是我的姨，为你的缘故，我留在她家直到今天，家里人恐怕已生出疑心。”安担心迷路，花姑子约他在路上互相等候。

到了傍晚，安就骑马跑去，花姑子果然等在路上，一同到原来的房子。老头和老太婆前来迎接，酒菜没有什么美味佳肴，随便放着一些蔬菜。过了一会就请客人安歇。花姑子一点都不照顾安，安很有些疑惑。夜已经深了，花姑子才来，对他说：“父亲因为小村子孤单寂寞，所以将要迁移到远方，我和你相好，只有这一个晚上。”这时，老头忽然闯进来，骂道：“丫头玷污了我清白的家风，叫人羞愧死了！”花姑子大惊失色，匆匆逃走，老头也出了门，边走边骂。安心惊胆战，无地自容，只得偷偷跑回家。

安在家里徘徊了几天，度日如年。于是就趁夜跑去找花姑子。他在山里走来走去，迷迷糊糊不知往什么地方走，非常害怕。正在找回家的路时，见山谷中隐约有房舍，高兴地赶到那里，一看门牌高大雄伟，好像是世族大家，几重门还没有上锁。安向守门人询问姓章的住在哪里，有个穿黑衣的人出来，问道：“深夜里是谁询问章氏？”安回答说：“他是我亲戚，我偶然迷失了他居住的地方。”穿黑衣的人说：“你不要打听章氏了。这是她的舅母家，花姑子现在就在这里，容我去告诉她。”他进去一会儿就出来邀请安。安刚上台阶，花姑子便快步迎了出来，对穿黑衣的人说：“安郎奔波了半夜，想来已经很疲倦了，让他赶快休息吧。”

安问：“你舅母家怎么没有其他人？”花姑说：“舅母外出，留我代她守家。你我在这里相遇，难道不是早就有缘份吗？”安觉得她身上有强烈的膻腥味，心里怀疑有诈，急切地想逃走，但身体像被粗大的绳索绑缚，一会儿，就昏过去失去了知觉。

安夜出未归，家里人四处寻找。有人说傍晚在山间小道上遇到过他，家人入山，果真看见安光着身子死在高崖下。家人十分惊奇，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把他抬回去了。大家正围在一起哭，忽见一个女郎前来吊唁。她告诉家人说：“停丧七天，不要入殓。”大家不知道她是谁，正想询问，女郎已含着眼泪出了门。家人挽留她，她头也不回；跟在她后面，转眼她就消失了。大家怀疑她是神，于是将信将疑地按她说的做了。

到第七个夜晚，安忽然苏醒。翻来复去地呻吟，家人都很害怕。这时，那个女郎进来，和安相对而哭。安挥手让众人离去。女郎拿出一束青草，熬了大约一升汤给安喝，安一会儿就可以说话了。他叹道：“害死我的是你，救活我的也是你。”于是述说了他的遭遇。花姑子说：“这是蛇精冒充我。你从前迷路时所见的灯光就是它家的。”

安问道：“你怎么能够把死人救活，使白骨长肉呢？莫不是神仙吗？”

花姑子说：“我很早就想对你说，但怕你惊吓。你五年以前，是不是在华山道上买了被猎获的獐子放了生呢？”安说：“是，有这么回事。”花姑子说：“它就是我的父亲。以前说你对我们有大恩德，就是这个缘故。你前天已经投生到西村王主政的家。我和父亲到阎王那里告状，阎王不发慈悲。我父亲愿意毁掉多年来修炼的道行代替你去死，哀求了七天，才把事情办好。今天邂逅相逢，是件幸事。你虽然活了，但一定会麻痹瘫痪，把蛇血掺在酒里喝了，病才会痊愈。”

安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没有办法捉住蛇精。花姑子说：“不难，只是多杀了生命，会影响我百年不能升天。它的洞穴在老崖里，可以在晚饭时堆积茅草焚烧它，外面用强硬的弓箭戒备，可以捉到妖物。”说完，告别说：“我不能够终身侍奉你，实在叫人伤心。但为了你的缘故，我修的道已经损失了十分之七，请你怜悯、原谅我。”她流着泪走了。

过了一晚上，安感到腰下部的皮肉全死了，爬抓都不知痛痒。安就把花姑子的话告诉家人。于是，家人将火点燃投进洞穴中。有一条巨大的白蛇冒着火焰冲了出来，安的家人立即张弓射箭，将它射死了。火熄灭后，安的家人进入洞穴，发现洞里的蛇大大小小的有几百条，都烧得焦臭了。家人回来，把蛇血掺在酒中给安喝，安服用了三天，两条腿渐渐能够转动，半年后才能起身下床。

后来，安独自在山中行走，遇到一个老太婆。老太婆交给他一个被包，并说：“我女儿向你问好。”安正想打听花姑子的下落，老太婆早已不见身影。安打开被包，里面是个男孩，安抱回家，一直没再娶亲。

席方平

席方平的父亲性情耿直，与同乡姓羊的富人一直不和，后来，姓羊的先死了；过了几年，席方平的父亲也病危了，临死前，他对人说：“羊某现在贿赂阴间的官吏拷打我。”一会儿果真见他身上红肿，不久，便大叫着死去。

席方平悲恸不已，他说：“我父亲老实嘴笨，现在被强鬼欺侮。我要到阴间去，替父亲申冤。”从此他不再说话，忽坐忽站，样子像痴呆，因他的“魂魄”已经离身。

席方平初次出门，不知朝哪里走，只要看到路上有行人，便打听去县城的路线。待他进了县城时，他的父亲已经关在牢里。到了牢里，远远地看见父亲睡在屋檐下，很狼狈。父亲睁开眼睛看到儿子，泪流满面地说：“狱里的官吏都接受了贿赂，我日夜经受拷打，两腿被摧残得厉害啊！”

席方平十分愤怒，大骂狱中的官吏：“父亲如果有罪，自然有王法，难道你们这些死鬼能操纵吗？”出了牢房便拿笔写状子。城隍出来办公时，席方平便喊冤呈上状子。姓羊的害怕，里里外外买通了，才敢出面对质。城隍借口控告没有根据，认为席方平完全没道理。席方平的怨忿再也没有地方申诉，在阴间走了一百多里，到了郡里，把官府衙役徇私的情况，告诉了郡司。郡司把这事推迟了半个月，才对质审理。郡司拷打席方平，仍旧批示城隍重新审理此案。席方平到了县里，同样受尽各种刑罚，冤屈依旧不能申辩。城隍怕他再控告，便派衙役押送他回家。衙役送到门口就走了。

席方平不肯进屋，他径直跑到阎王府，控诉郡司和城隍残酷贪婪。阎王马上逮捕他们来对质。两个官吏悄悄派遣亲信来说情，答应给一千两银子。席方平不理睬。过了几天，旅店的主人告诉他说：“你太过分了，官府来求和却坚持不同意，现在听说他们每个人都给阎王送礼，恐怕事情危险了。”席方平认为是道听途说，还不相信。

一会儿有差役喊他进去。升堂时，见阎王有怒色，根本不容他分辩，只命令打二十板。席方平大声地问：“我犯了什么罪？”阎王像没听见。席方平挨了板子，喊道：“挨板子应当，谁叫我没钱呢！”阎王更恼火，命令把他放到火床上。两个鬼把席方平揪下堂。东边台阶上有铁床，床下烧着火，床面被烧得通红。鬼脱掉席方平的衣服，把他抬到床上，用力按住他。席方平痛极了，骨肉被烧得焦黑，苦于不能死去。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鬼说：“可以了。”便把他扶起来，逼着要他下床穿衣，幸亏虽然脚跛了却还能走路。到了堂上，阎王问：“敢再告状吗？”席方平说：“大冤没有伸，心还不死，如果说不告状，那是欺骗大王。我一定要告状！”阎王又问：“控告什么？”席方平说：“我亲身经历的，都要说出来。”阎王听了十分恼火，命令用锯锯开他的身体。于是，两个鬼把他拉过去，席方平看见这里竖着一根大木头，大约有八九尺高，有两块板子，平放在木头下面，上下都凝着模糊的鲜血。正要被捆，忽然听见阎王在堂上大喊：“席某”，两个鬼立即又把他押回。阎王又问：“还敢告状吗？”席回答说：“一定告状！”阎王命令抓去迅速肢解身体。下去后，鬼使用两块板子夹住席方平，捆在木头上。锯子刚下，席方平马上感到头被慢慢劈开，疼痛难忍，但也忍着不喊出来。有个鬼说：“这个汉子真硬啊！”锯声隆隆响直到脚下。又听到一个鬼说：“这个人很孝道没有犯罪，让锯子稍稍偏一点，不要损害了他的心。”席方平感到锯口曲折朝下，但仍痛苦不已。片刻

之后，身体被分成两半。鬼把板子解开，两个身子一齐倒下。鬼上堂大声报告。堂上传令合起身子来拜见。两个鬼立即推拢身子使他又合起来，拉着要他走。席方平痛得恨不能重新分开，走了半天就扑倒在地。一个鬼从腰里拿出一条丝带交给他，说：“送给你这个来奖励你的孝顺。”席方平接受丝带并用它捆住身子，整个身子顿时健壮，一点痛苦也没有了。于是到堂上跪下。阎王又像前面那样审问；席方平怕再受酷刑，便说：“不告状了。”阎王立即命令送他回阳间。差役带着他出北门，指点回家的路，便转身走了。

席方平想，阴间的黑暗，比阳间还要厉害，无奈没有路能让天帝知道。世上传说灌口二郎是天帝的亲戚，这个神聪明正直，向他申诉定会灵验。席方平暗暗高兴两个差役已经走了，便转身向南走。他刚想奔跑，两个差役就返回来说：“阎王怀疑你不回家，现在果然如此。”抓回去再见阎王。席方平暗想阎王会更加恼火，灾祸一定更惨，但阎王没有一点严厉的表情，对席方平说：“你的确很孝道。只是你父亲的冤屈，我已为你昭雪了。他现在已经投生在富贵人家，哪里还用得着你喊冤呢。现在送你回家，给你千两银子的产业、百岁的长寿，心愿满足了吗？”说完，便写在册子上，盖上大印，让他亲自过目。席方平感谢之后离开大堂。

鬼役同他一齐出来，到了路上，就驱赶他，咒骂他说：“狡猾的贼！多次反复，让人奔跑受累！再犯罪，一定抓进大磨子里，细细地碾你！”席方平瞪着眼斥责说：“要干什么！我生性能忍受刀锯，不能忍耐鞭打的痛苦。请返回去见阎王，阎王如果让我自己回家，又何必你们送我？”说完便回身跑，两个鬼役害怕了，用温和的话劝他回来。席方平故意慢慢走，走几步，便在路边休息。鬼役忍着怒气不敢再说什么。

大约走了半晌，到了一个村庄，有一家门半开着，鬼役带着他进去一起坐下；席方平坐在门坎上。两个鬼役乘他没有防备，将他推进门里。席方平看看自己，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出生做了婴儿。他愤怒地啼哭，不吃奶，三天就死了。

他的魂魄飘荡着忘不了灌口二郎。大约跑了几十里，忽然看到有华盖车来，仪仗满路。席方平本想避开他们，但不料触犯了仪仗队，被前面骑马的抓住，捆着送到车前。他仰头看到车中有个少年，仪表堂堂。那少年问席方平：“什么人？”席方平冤气正没处出，并且想这一定是个大官，或许能为民做主，便从头到尾地申诉了所受的残酷迫害。车中人命令解开他的绳子，让他跟着车子走。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十几个官员，在路旁迎接拜见，车中人一一打招呼。后来指着席方平对一个官员说：“这是下界的人，正要去控诉，应该马上替他判决。”席方平向随从打听，才知道车中人是天帝的皇子九王，所嘱咐的人就是二郎。席方平看看二郎，高高的个子，满脸的胡须，不像世间传说的样子。九王走后，席方平跟着二郎来到一官署，原来他的父亲和姓羊的以及衙门的官差都在那里。一会儿，从囚车中出来几个犯人，他们就是阎王和郡司、城隍。当堂对质，席方平说的句句是真。三个官吏战战兢兢，像被猫逮住的老鼠。二郎拿起笔立即判决；一会儿，传下判词，叫案中人一齐来看。

阎王被判用江水涮肠，郡司、城隍被判剝去四肢。判羊某的家产转往席家，以补偿席方平的孝道。二郎对席方平的父亲说：“考虑你的儿子孝顺仁义，你性情善良懦弱，可再赐你三十六岁的阳寿。”说完，便派两个人送他们回家乡。席方平便抄下那个判词，父子在路上一同读。到家后，席方平先

醒；叫家里人开棺看父亲，他父亲僵硬的尸体还是冷冰冰的，等了一整天，才渐渐变温活过来。到处寻找抄回的判词，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从此，席方平家里一天比一天富；三年的时间，良田遍野；羊氏的后代却衰败了，楼阁田产，全部变为席家所有。席方平的父亲活到九十多岁才死。

红毛毡

红毛国过去是被允许与中国进行相互贸易的，后来，守边主帅看见他们来的人太多，便禁止他们上岸。红毛人一再要求：“只要给我们一块毡毯大的地方就够了。”主帅想，一块毛毡毯大的地方容不下几个人，便答应了。红毛人得知后很高兴，他们很快便把毡毯放在口岸边，毡毯就变得有大约一亩田那么大，上面已站着几百号人了。这些上了岸的红毛人得寸进尺，他们忽然把短刀都抽出来，出其不意发动进攻，抢掠了方圆好几里地才离开。

于 中 丞

巡抚官于成龙到江苏高邮检查公务，途中碰上豪绅家准备嫁女儿，但在女儿出嫁前夕，他家的好多嫁妆夜里却被盗贼挖穿墙壁给偷光了。刺史无法破案，于是这件案子转由巡抚办理。于公命令把所有城门都关上，只留一个城门放行人出入。与此同时，他派公差守门，严格搜查进出的人所携带的行李。又出告示通知全城人都回家去，等候第二天全城大搜查，他坚信一定能找到赃物。精明的于公暗中嘱咐公差说，看见再三出入城门的人，就抓起来。刚过中午，公差就发现了两个人。他们除了身上衣服，并未带行李。于公说：“他们就是真强盗。”这两个人诡辩不承认。于公下令解开他们的衣服搜查。只见长袍里面还穿着两套女衣，都是那女子嫁妆中的东西。原来，盗贼害怕第二天全城大搜查，急于转移赃物，但赃物太多难得带出，所以暗中穿着多次出城。

于公对侦破案件很有高招。他在当县令时，有一次到邻县去办事，大清早经过城外，看见两个人用床抬着一位病人，病人身上盖着大被子。枕头上露出病人头发，头发上插着一只凤头钗，病人侧卧在床上。有三四个壮汉子夹在两边紧跟着走，不时轮番用手推塞被子，压在病人身子底下，好像怕风吹了。一会儿，他们放下病人在路边休息，又换两个人抬。于公走过去后，派随从转回去问他们，他们说妹妹病危，要送她回丈夫家去。于公走了两三里路，又派随从回去，查看他们进了哪个村子。随从暗中跟着他们，到一个村子，有两个男人出来迎接。随从回来告诉了于公。

于公到县里，问这县的县令：“贵县城中有没有出盗劫案？”县令说：“没有。”当时对地方官的政绩考查得很严，上下各级官员都忌讳出现盗劫案，即使有被盗贼抢劫甚至杀害的，也隐瞒不报。

于公到客馆住下，吩咐家人仔细查访，果然打听到附近有个有钱人被强盗闯进家里，用烙铁烫死了。于公把死者的儿子叫来问情况，他却坚持不承认有这事。于公说：“我已经替你们县把大强盗抓来了，并无别的意思。”死者的儿子这才叩头痛哭，请求为他的父亲报仇雪恨。

于公于是连夜去见县令，县令派了强健的差役四更天出城，一直到那村中，捉了八个强盗，经过审查都认了罪。盘问那病妇是何人，强盗供认：“作案那夜都在妓院里，所以与妓女合谋，把金银放在床上，叫她抱着，抬到窝主家才瓜分。”

大家都佩服于公神明，有人问他怎么识破这案子的。于公说：“这很容易识破，只是人们不留心罢了。哪里有年轻妇女躺在床上，而让别人把手伸进被子里去的道理？而且，他们不断换人抬着走，一定很沉重。床两边的人交手保护，就明白里面一定藏有贵重东西了。如果真的是病妇病重抬回家，一定会有妇女出门迎接，但出来接的却是男人，又没有问一句病情，因此我判断这伙人就是强盗。”

书 痴

郎玉柱是个藏书人家的后代。他的祖先曾做过太守，为官清廉，得了俸禄不置办家产，而是买了满屋子的书。到了郎玉柱时，对书更加痴迷。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父亲在世时，曾经书写《劝学篇》贴在他座位右边，郎玉柱每天朗诵，并用白纱遮盖住，担心字迹磨灭。郎玉柱读书不是为了谋求出人头地，而是确信书中真有黄金粟米。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人不间断。到了二十多岁，也不想娶媳妇，而是希望书卷中有美人自己到来。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每次提学来考查，总是第一个表扬他，却苦于不能被任用。

一天，郎玉柱正在读书，忽然大风把书卷刮走，郎玉柱急忙追逐，不小心脚陷进泥坑。坑里有腐烂的草，挖开坑，竟是古人窖藏的粟，腐烂成了粪土。粟虽然不能吃，但郎玉柱更加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读书更加用功。

一天，郎玉柱登梯子爬上高高的书架，在杂乱的书卷中翻出一个直径一尺的金辇车，非常高兴，以为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验证。拿出来给人看，原来只是镀金，并不是真正的金子。郎玉柱暗自埋怨古人骗了自己。没有多久，有个和他父亲同科考中的人，当了本道观察，很信佛。有人劝郎玉柱把金辇献给他当佛龛。观察十分高兴，送给郎玉柱三百两银子，两匹马。郎玉柱欢喜，以为金屋、车马都得到验证，因此更加刻苦读书。但这时他已到三十岁了。有人劝他娶妻，他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为什么担心没有漂亮的妻子呢？”又读了两三年，没有得到应验，人们都嘲笑他。

一天晚上，郎玉柱读《汉书》第八卷，快读到一半时，见书中夹藏着一个纱剪美人。郎玉柱吃惊地说：“书中颜如玉，大概是用这个来应验吧！”他心中觉得很失望。仔细一看纱剪美人的眉毛、眼睛就像真的一样，背面隐约有两个字：“织女”。郎玉柱觉得很奇怪，每天把它放在书上，反复观看欣赏，甚至忘了吃饭睡觉。

一天，郎玉柱正看着，美人忽然弯身起来，坐在书上微笑。郎玉柱大吃一惊，连忙跪拜在桌下。起身一看，美人已一尺多高了。郎玉柱更加惊奇，又向她叩拜。美人从桌上走下来，亭亭玉立，分明是位绝代美女。

郎玉柱拜问：“请问是什么神？”美人笑着说：“我姓颜名如玉，你了解我很久了。每天蒙你厚爱，如若不来一趟，恐怕千年后不再有深信古人的了。”郎玉柱高兴极了，和美女朝夕相处，每天读书，郎玉柱一定要颜如玉坐在他旁边。颜如玉劝他不要读了，他不听。颜如玉说：“你之所以不能富贵，就是因为读书的缘故。请看看金榜上，像你这样苦读的有几个？你如果不听，我就要走了。”郎玉柱暂时依她，但一会儿就忘了她的告诫，又吟诵起来。过了一会儿郎玉柱寻找颜如玉，却不知道她在哪里。郎玉柱失魂落魄，边诉说边祈祷。忽然想起她所藏身的地方，拿来《汉书》仔细翻阅，一直翻到原来的地方，果然找到颜如玉。叫她她不动，伏地哀求，她才走下来说：“你再不听，我一定和你永远断绝关系！”颜如玉让他准备围棋棋盘等玩具，每天和他游戏。但郎玉柱心思完全不在这里，窥探颜如玉不在时，就偷偷拿书来读。因为担心被她发现，就暗中把《汉书》第八卷拿出来，夹杂在其他地方来迷惑她。一天，郎玉柱正读得入神，颜如玉来到时竟没有发觉；

一看见她，急忙把书掩起来，但颜如玉一去不复返。郎玉柱搜遍所有的书，再也找不到。后来，仍然在《汉书》第八卷中找到她，连页数都不错。于是他再跪下哀求，发誓不再读书。颜如玉于是走下来，和他下棋，说：“如果过了三天还下不精，我一定又要离去。”到了第三天，有一局棋郎玉柱赢了颜如玉两个子。颜如玉很高兴。又给他一把琴，限定他五天练熟一支曲子。郎玉柱集中注意力，用心练琴，没有时间顾及别的事。后来，他随手弹来都符合节拍。颜如玉于是每天和他喝酒下棋，他因此快乐得忘了读书。颜如玉又放他外出，让他交结朋友。颜如玉对他说：“你可以参加科试了。”

一天晚上，郎玉柱对颜如玉说：“我和你同住了这么久，为什么你不生孩子呢？”过了八九个月，颜如玉果真生下个男孩，他们雇了一个老妈子抚养他。一天，颜如玉对郎玉柱说：“我跟你两年了，已生了儿子，可以分别了。时间久了，恐怕成为你的祸患，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郎玉柱听了以后伏在地上不起来，说：“你难道不顾念那呱呱啼哭的儿子吗？”颜如玉也伤心，很久才说：“你一定要我留下，就应当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散掉。”郎玉柱说：“这是你的故乡，也是我的生命，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先前，郎氏亲族中有人窥见过颜如玉，没有人不大吃一惊，因此都来问他。郎玉柱不会说假话，只是默不作声。这件事被县令史公听到了。史公是福建人，青年进士，听说这事儿，想看一下传说中的颜如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美人，就传令拘捕郎玉柱和颜如玉。颜如玉听到消息就隐身消失了。县令发怒，拘留郎玉柱，下令革除他的身份，严刑拷打，一定要知道颜如玉的去向。郎玉柱宁死也不说一句话。县令又叫人拷打他的丫鬟，丫鬟透露了一点情况，县令认为颜如玉是妖怪，亲自乘车前往郎家。只见满屋书卷，多得搜寻不尽。于是放火烧书，庭院中烟气凝结，久久不散。

郎玉柱被释放后，托人说情，才恢复了功名。这一年秋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他对县令恨入骨髓，为颜如玉设了一个灵位，早晚祈祷说：“如果你有灵，一定要保佑我去福建作官。”后来他果然以御使身份到福建巡视。在福建期间，他查访出那个县令的罪行，抄没了他的家。

青 蛙 神

从前，南方江汉一带把青蛙奉为神灵，供奉在神庙里。据说青蛙神往往托神巫替他代言。神巫能领会蛙神的喜怒。他告诉信男信女说蛙神“高兴”，福分就会来到，说蛙神“发怒了”，女人小孩只得叹气。

有个富商周某生性吝啬。碰上乡邻集资修建关帝祠，穷人富人都出了力，唯独周一毛不拔。但建祠的工程很久还完不了工，为首的也没有办法。当时正赶上祭祀蛙神，神巫突然说：“周将军命令我蛙神来主持募捐，把登记簿拿来。”大家赶忙依从。神巫又说：“已捐了的不再勉强，没捐的要量力自己登记。”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各自登记，神巫看着大家说：“周某在这里吗？”周某正混在人群后面，唯恐蛙神知道，一听就变了脸色，犹犹豫豫地走上前去，神巫指着簿子说：“写一百两银子。”周某十分窘迫，神巫发怒说：“淫乱债还能出二百两银子，何况是件好事呢！”原来，周某和一个女人私通，被女人丈夫抓住，周某用两百两银子赎了罪，蛙神揭露了他的隐私，周某更加惭愧害怕，没办法，只好按命令登记。周某回来后告诉妻子，妻子说：“这是神巫在骗你。”周某觉得妻子的话有道理。因此，神巫几次来要钱，周某始终没有给。

一天，周某正午睡，忽听门外有牛喘气的声音。一看是一只大青蛙，房门仅仅容得下它的身子。大青蛙步子缓慢地爬进门后转身俯卧门槛托着下巴，全家人都很吃惊。周某说：“一定是来讨募捐钱的。”赶忙烧香祈祷，愿意交出三十两银子，其余的分期送还，但青蛙还是不动。周某请求先交五十两。青蛙忽然缩小了一尺多，又许愿添交二十两，青蛙缩小像一只斗大，周某请求全部交清，青蛙缩小成拳头大小，缓缓出了门，钻进墙缝离开。周某急忙把五十两银子送到监造所。人们都觉得奇怪，周某也不说出其中的缘故。

过了几天，神巫又说：“周某还欠五十两，为什么不催他一齐交来？”周某听了，很害怕，又送去十两银子。一天，周某夫妇正在吃饭，青蛙又来了，还像以前的样子，怒目而视。一会儿跳到周某的床上，床被摇得像要倒塌，青蛙嘴巴贴着枕头；肚子鼓着像头卧牛，把床四角都占满了。周某惊恐万分，立即交出一百两银子给蛙神。可是青蛙仍然一动不动。叫周某更为吃惊的是，有很多小青蛙陆续聚集到他家。第二天还源源不断，进仓的，上床的，没有哪儿不去。比碗大的，跑到灶上吃苍蝇，掉到锅里被煮烂，弄得食物污秽不能吃。到第三天，院子里尽是跳动的青蛙，没有立足之地。一家人吓得不知该怎么办，不得已，向神巫请教。神巫说：“蛙神一定认为你给的银子少了。”周某无可奈何只好祈祷蛙神，愿再加二十两，大青蛙这才抬起头；再加银两，大青蛙抬起一只脚，一直加到一百两银子，大青蛙四脚抬起，下床出门。笨拙地爬几步，又返回卧在门里。周某再问神巫，神巫揣摩青蛙的意思，是要周某立即拿出钱来。周某没有办法，把钱如数交给神巫，大青蛙这才跳走。跳了几步后，身体突然缩小，混杂在众多青蛙里，不能分辨出来，其他青蛙也纷纷走开了。

祠建成后，开光祭祀，又需钱物。神巫忽然指着发起人说：“某人应该拿出若干。”共有十五人，只有二人未点到。大家祈祷说：“我们和某某，早已共同捐过。”神巫说：“我不是凭家里的贫穷与富裕决定捐与不捐，只是凭你们所侵夺捐款的数目来定多少，别人捐的钱，你们怎能私吞呢！要是

不拿出来，恐怕会飞来横祸。念你们发起人辛勤操劳，所以替你们消灾。除某某廉正无私外，即使我家主人，我也丝毫不袒护他，就让他先拿出钱来，作为大家的榜样。”那发起人立即跑进家中，翻箱倒柜。妻子问他他也不回答，卷着钱袋跑出来，告诉大家说：“我私吞八两银子，现在全部交出。”神巫和大家一起称银子，一称有六两多，叫人记下他欠下的银数。大家惊骇，不敢争辩，都如数交纳银两。发起人尚不知还欠银两，有人告诉他，他十分惭愧，抵押衣裳来凑足八两银子。只有两个人亏欠钱数。事后，其中一个人病了一个多月，另一人生疮，医药费都高于拖欠的银两，人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私吞捐款的报复。

种 梨

有个乡下人推着一车梨到街上卖。因梨的味道香甜，所以他要价很高。这时，有一个头戴破头巾、身穿旧道袍的道士，在车前请乡下人施舍他一个梨。乡下人粗野地呵斥他，他却并不走，乡下人更为恼火，大声责骂他。道士说：“你这一车梨有好几百个，我只是请你施舍一个给我，这对于你也不算什么大的损失，你不给倒也算了，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旁边围观的人也劝乡下人挑个最差的梨给道士，打发他走算了。而乡下人却坚决不肯。酒店里一个伙计见外面吵闹得不可收拾，于是自己出钱买了个梨，送给道士。道士向他表示感谢。然后又对围观者说：“出家人不知道吝惜是什么。我有很好吃的梨，拿出来请大家一同品尝。”有人说：“你既然有好梨，为何不自己吃呢？”道士说：“我需要这个梨核作树种。”于是他大口大口地把梨吃下去，将梨核放在手上，解开肩上破土的工具，挖了个数寸深的坑，先把梨核放进去，然后又用土盖上，并向观众要开水浇灌。喜欢凑热闹的人赶忙向路边小店要了一碗开水，道士接过来浇在坑里。在众人的注视下，梨树的嫩芽出土了，渐渐长大；

忽然间便长成了树，树叶茂盛；一会儿就开了花；又一会儿便结了梨，个大芳香，压弯了每个树枝。道士就从树上摘下梨送给观众，不一会工夫就摘完了梨。梨赠完后，道士就用长刀砍梨树，砍了很久，才把梨树砍倒；然后把还长着叶子的树杆扛在肩膀上，非常从容地走了。当道士开始变戏法时，乡下人也夹杂在人群里面伸长脖子、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竟忘记卖梨的事。当道士走远后，他才回头看车子，发现满车子的梨都没有了。乡下人这时才醒悟过来，刚才道士分给大家的梨原来都是自己的梨。他又仔细检查车子，发现有个车把不见了，是刚刚砍断的。他十分愤怒，急忙去追道士。转过墙角，只见被砍的车把在墙脚下，而道士早已不知去向了。此事成为满街市民的一个笑柄。

劳山道士

淄川县有个姓王的读书人，排行第七，是一个宦人家的后代。他从小就喜爱学习道术。听人说劳山有许多仙人，他就背着书箱前往游历。

有一天，他登上一座山顶，看见一座道观非常幽静。有一个道士坐在蒲团上，虽白发垂肩，却神态自若，气度不凡。王七立即上前行礼并与这位道士攀谈起来。道士谈道术谈得极为精深玄妙。王七心悦诚服，便请求拜道士为师。道士说：“你娇生惯养的，恐怕吃不了苦。”王七回答说：“我能。”这个道士的徒弟很多，傍晚都到齐了，王七向他们一一行过见面礼，便留在观中学道。

第二天凌晨，道士把王七叫去，给他一把斧子，叫他随徒弟们一道进山砍柴。王七恭恭敬敬地听从师父吩咐，随大家进山去砍柴。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王七的手脚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实在忍受不住了，便暗地产生了回家的念头。

有一天晚上，王七回到观中，看见师父陪两位客人在饮酒。这时天色昏暗，还没点灯烛。王七见师父用纸剪成一面圆镜，粘贴在墙壁上。不一会儿，如同明月照耀，满屋生辉，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众徒弟围绕侍候，忙个不停。这时一位客人说：“今天这样的良宵美景真是快乐，大家不能不共享快乐。”于是师父从桌上取下一樽酒壶，分赏给徒弟们，并且嘱咐徒弟们尽情痛饮，一醉方休。王七心想：门徒七八个人，一壶酒哪能个个喝得到？这时众门徒纷纷找杯子找碗，抢先喝酒，惟恐轮到自己时酒壶空了。然而来回地斟酒，壶中的酒却一点也不见减少。王七心中暗自称奇。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客人说：“多谢主人赐给明月照耀，不过，像这样默默地饮酒，也未免太乏味了，为何不把嫦娥从月宫中请来？”这时，王七又见师父将手中的筷子向月宫中抛去。不一会儿，便见一位美人从月亮中走出。开始还不满一尺，到了地上就与常人一般高了。她腰肢纤细，面容秀美，步履翩翩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过了一会儿，又歌唱道：“神仙啊神仙，你们还回来吗？”为什么把我幽禁在广寒宫中啊！”歌声清脆悠扬，如同洞箫中吹出的音响。歌唱完了，她轻盈旋转而上，一跃登上了桌子。大家正惊奇地注视着，那仙女已还原成一支筷子。师父和客人大笑起来。又有一位客人说：“今晚真快乐，可我喝醉了，你们到月宫为我饯行好吗？”于是三人移动酒席，渐渐进入月中。众徒弟看三人坐在月光中饮酒，连胡须眉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如同镜中的人影一样。又过了一会儿，月亮渐暗。有一个门徒点上蜡烛进来，却只见道士一个人独坐桌旁，客人不见踪影，桌上残羹剩菜还在。回头再看墙上月亮，只是一张如同镜子大小的圆纸而已。道士问众徒弟：“喝够了吗？”众人齐声回答：“足了。”道士说：“既然喝够了，就该早早睡觉，不要误了明天砍柴割草。”众徒弟连连答应退了出来。王七心中暗暗羡慕师父的道术，便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王七实在吃不了这个苦，而道士却不传授给他一点点法术。他再也不愿等待了，便向师父辞别，他说：“弟子走了好几百里路，来找仙师求教，纵然不能求得长生不老之术，就是传给我一点小小的法术，也可安慰我这颗求教的心。现在已过去两三个月，但每天却不过是上山砍柴，早出晚归。弟子在家时，还真的没有吃过这种苦。”道士笑着说：“我早就说你吃不得这个苦，今天果然证明了。明天早上就打发你动身回家吧。”

王七说：“弟子在这里也劳动几个月了，请师父传授点小技给我，也不负此行了。”道士问：“你想学点什么法术？”王七说：“我常见师父行走时，坚硬的墙壁也不能阻隔你，只要学到这一法术我就满足了。”道士笑着答应了他的要求。就把穿墙的口诀传授给他，叫他自己念咒语，念完，喊了声“过去！”王七面对墙壁不敢进去。道士又说：“你试着往里去。”王七便不慌不忙地往墙里走去。等他走到墙根边却止步不进。道士说：“你要低着头猛然朝里进，不要犹豫！”王七按照师父的话做，果然在离墙几步时，猛地向墙壁冲去。到了墙边，就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待他回头一看，自己已站在墙外了。他心中大喜，进去谢过师父。道士说：“回去以后，应去掉私心杂念，否则不灵验。”于是送给他路费让他回去了。

王七回到家中，逢人便自吹遇上了神仙，学到了法术，就是坚硬的墙壁也不能阻挡他。他的妻子不信，王七便模仿在劳山的作法，在离墙几尺远处，猛地一下往里冲。结果一头撞到墙壁上，一下子跌倒在地。妻子把他扶起一看，额头上鼓起一个大包，像个大鸡蛋似的。妻子不由得开起他的玩笑。王七又愧又恨，便一个劲地骂老道士没安好心。

邑 人

淄川有个乡下人，一向无恶不作，为害乡里，人们都很憎恨他。一天早起，有两个人把他的灵魂摄走了。到了街口，他看见一个屠夫把半扇猪挂在肉架上，那两人便极力把他推挤到猪身上。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与猪肉粘合在一起，怎么也挣脱不开，而那两人早已走了。过了一会，屠夫开始卖肉。屠夫拿起刀来割肉，割一刀，他就觉得疼一下，疼得直到骨髓。后来，有个邻居老汉来买肉，屠夫割好肉给他，他却反复争说少了秤，要求添肥搭瘦，一片片碎割。这下，他可更受苦了。肉卖完后，他的灵魂才沿着旧路回家，到家时，已经八九点钟了。家里人都抱怨他起床晚了，他便把刚才的遭遇详细讲了一遍。喊邻居老汉来问，他真的是买了肉刚回家，所说的几片几斤几两肉，一丝一毫不差。在短短的一个早晨的时间里，这个人已被凌迟细剐了一回，不也是很奇怪吗？

牛 飞

淄川有个人，买了一头很健壮的牛。过了不久，他夜里梦见牛长出两只翅膀飞走了。他以为这很不吉利，怀疑牛会死亡或者走失，于是便把牛牵到市场降价卖了。他用手巾包裹着银子，系在胳膊上。回家走到半路，看见一只老鹰在吃一只死兔子，走近去捉它也不飞，很驯服。他使用手巾一角捆住老鹰的腿，带在胳膊上。老鹰不停地挣扎扑腾，他稍一放松，老鹰就带着包有银子的手巾飞走了。

如果这人不因梦生疑，不贪图路上的东西，那么，只会走的牛，怎么能突然“飞走”呢？

佟 客

徐州人董生，喜好击剑，常常趾高气扬地在人前自我夸耀。

一天，他偶然外出，半路上碰到一人，因两人都骑着驴子，便结伴同行。董生和他交谈，客人说话很豪爽。他问客人的姓名，客人说：“姓佟，辽阳人。”董生问：“到哪里去？”佟客说：“我离家二十年了，刚从海外回来。”董生说：“你漫游四海，见的人很多，碰到什么异人没有？”佟客说：“什么样的人才算异人？”董生于是讲自己爱好剑术，只恨不能得到异人真传。佟客说：“异人什么地方没有？但一定要是忠臣孝子，异人才肯传授剑术给他。”董生马上表示他就是一个忠臣孝子，并马上抽出佩戴的宝剑，他接着剑慷慨高歌，又随意砍断路边的小树，以此炫耀宝剑的锋利。佟客见他这般表现，便捋着胡须微笑，要董生把剑给他看看。董生递给他，他看了看，说：“这是用制铠甲的铁铸造的，被汗臭熏蒸过，是最下等的。我虽然不懂剑术，但有一把剑，还比较管用。”说着，从衣襟下取出一把一尺多长的匕首，便削董生的佩剑，就像切葫芦、斩马蹄一样，一下子就把董生的佩剑削断了。董生非常吃惊，请求佟客把匕首给他看看。他拿过来佟客的匕首看得爱不释手，再三抚摸后才还给佟客。他把佟客邀请到家里，坚持留下多住两夜。他向佟客请教剑术，佟客推说其实自己并不懂剑术。董生便高傲地双手按膝，高谈阔论起来。佟客只是恭恭敬敬倾听而已。

当夜深人静时，董生忽然听到隔院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他心里很惊疑，便贴近墙壁仔细倾听，只听见有人气冲冲地对他父亲说：“叫你儿子赶快出来受刑，便饶你一条命。”一会儿，又好像在用鞭子打人，听那呻吟不断的声音，果真出自他父亲，董生抓起一只长矛想冲进去。佟客制止他说：“这样冲进去恐怕活不成，应该想个万全之策。”董生惶恐不安地向他请教，佟客说：“强盗指名要抓你，就一定要抓到你才会甘心。你没有别的亲人，应该去向妻子嘱托后事，我打开门，替你吧仆人都叫起来。”董生答应了，进去告诉妻子。妻子拉着他的衣服一哭，董生奋勇救父的念头马上打消了。他于是与妻子一起爬到楼上，寻找弓箭，准备抵御强盗进攻。慌慌张张还未准备好，就听到佟客在楼房屋檐上笑着说：“幸喜盗贼已经走了。”董生用灯一照佟客已不见踪影了。

董生畏畏缩缩地出门察看，见他父亲手提灯笼刚从邻家吃了酒回来。只有隔院庭前多了些烧剩的芦秆灰。董生这才知道佟客是个奇人。

毛大福

毛大福是个外科医生。一天，他做完手术回来，路上遇到一只狼，吐出一个包裹着的東西，蹲在路旁。毛大福拣起来一看，原来是用布裹着的几件金首饰。他正觉得奇怪的时候，狼上前欢跳，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袍，然后就离开了。可等毛大福一走开，狼又来拽他。毛看这只狼没有恶意，就跟着狼走。不一会儿，到了狼穴。只见一只狼病卧着，仔细观察，见它的头上有一个疮，已溃烂长蛆。毛大福懂了狼的意思，将蛆挑干净，按医法敷上药，然后走了。当时天色已晚，狼一直跟随着他。走了三四里，突然，几只狼嗥叫着逼向他，毛大福十分害怕。为他送行的那只狼赶紧跑进狼群，好像对它们说话一样，众狼果真很快走散了。毛大福于是平安回到家。

在这之前，县里有个钱商名叫宁泰，被强盗杀死在路上，没有可以追查的线索。毛大福出售金首饰时，被宁家认出，于是将他抓起来，送往公庭。毛大福诉说金首饰的来历，县官不相信，用脚镣手拷把他锁起来。毛大福受了冤屈，却又不能自己申明冤情，只得请求宽限时日，让他去向狼询问。县官还算讲情面，便派两名差役押着毛大福进山，径直走到狼窝。不巧，狼没回来，三人只好往回走。走到半路，他们遇见两只狼，其中一只狼疮疤还在。毛大福认出了它，向它作揖祝告说：“前次承蒙馈赠，现在就因为这件事受到冤屈。你如果不为我昭雪，我回去就会被拷打而死。”狼见毛大福被捆绑着，愤怒地奔向差役。差役拔刀相对。狼用嘴抵着地面大嗥。嗥叫了两三声，山中百狼群集，包围着差役打转。差役十分窘迫。狼争着上前咬毛大福的绑绳，差役明白了它们的意思，便解开毛大福的绑缚，狼这才一起走了。差役回来讲述这件事的经过，县官也觉得奇怪，却没有马上释放毛大福。几天后，县官出行，一只狼衔着破鞋，丢在路上，县官走了过去，狼又衔着鞋子跑到前面放在路上。县官命令收起鞋，狼才走。县官回来，暗地里派人查找鞋的主人。有人传某村有个叫丛薪的人，曾被两只狼紧紧追逐，后来，狼衔着他的鞋走了。于是，县官派人将丛薪拘捕来认鞋，果然是他的鞋。经过审讯，丛薪招认是他杀了宁泰，并取走了宁的钱银，而宁藏在衣服下面的首饰，却没来得及搜寻，后来被狼衔走了。真相大白后，毛大福被无罪释放了。要不是通人性的狼相助，毛大福早已屈死。

